風雨江湖情
第一冊
臥龍生著

臥龍生小說專輯 10
風雨江湖情
第一冊
臥龍生著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鼎：武俠系列

臥龍生著

風雨江湖情

第一冊（全四冊）

封面：
封面題字：楊家麟題
三品：分色製版

風雨江湖情

一册

臥龍生著

風雨江湖情

一冊

臥龍生 著

一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西湖歌舞已休，休止在這個靜寂的午夜。

只見愁雲籠千樹，輕霧迷萬山。

唯有黃梅時節的絲絲細雨，如怨如訴。唯有這淅淅瀝瀝的春寒，惱人情緒。

湖畔、林中，有一角紅樓，也有一縷燈光射出。

這抽絲般的燈光雖然不强，却使得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甸甸的深夜，頓時濛濛地現出一圈淡淡的黃暈，珠網般向四外伸展。

小紅樓，玲瓏雅麗。遠遠望去，有如一座矮矮的小紅塔。面對湖水，背倚南屏，四周景色，清幽已極。

遊湖的人、進香的人，都見過這棟別致的小紅樓。但却沒有人知道，這樓裏住的是什麼人。

因爲，這兒是一片禁地。

江湖中七大禁地之一的「西湖樓外樓」。

樓外樓上逍遙客，不羨鴛鴦不羨仙。

「江湖遊子」秋水仙秋公子，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不僅是江湖四公子之首，而且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

兩年前，他以一式「秋水長天」劍法，在衡山迴雁峯頭，力劈八大天魔，確立了如日中天的盛譽，贏得了天下英雄的景仰。

兩年前，就在他步下衡山之後，突然退隱。

兩年中，他卜居小紅樓，足不出戶，也不見人。

兩年後，在這細雨輕愁的午夜，小紅樓出現了反常的動靜。

隨着那陡現的燈光，樓上傳出了一聲嬰兒的嬌啼。

隨着這嬰兒的嬌啼，也撕破了這份天地的沉寂。

湖畔，突然響起了快速的足步移動之聲。

黑暗中也出現了幢幢鬼影，從四面八方，向小紅樓逼近。

「西湖樓外樓」是江湖中七大禁地之一。

但這禁地，只怕在今夜要被擊破了。

□□　□□　□□

小小的紅樓之內，此刻正傳出了歡愉的笑聲，輕柔的蜜語。

好柔好柔的話聲：「秋郎，我好累啊……」

秋公子在笑：「蓉蓉，別動彈，好好的休養兩天就好了。」

蓉蓉也在笑，很輕、很低：「秋郎，抓住我，我好怕……秋郎，你……你別走開嘛！」

一聲幸福的輕笑，秋郎顯然在安慰着蓉蓉：「我不走，我只是想去看看阿婆怎麼還不把寶寶抱來，天這麼冷，她別給寶寶洗得時間太長，凍壞了他……」

躺在牙床中央的少婦蓉蓉，柔嬌的一笑，道：「你躭的什麼心啊？秋郎，阿婆比我們懂得多……」

秋公子嗤嗤的笑了笑道：「初為人父，少不得是要多躭了些心的，蓉蓉，我錯了……」

他錯了？江湖四公子之首的秋公子錯了麼？

「不羨鴛鴦不羨仙」的秋公子，已然初為人父，正是「既羨鴛鴦又羨仙」；或許，他真是錯了！

小紅樓不再逍遙；小紅樓已是秋公子的藏嬌金屋。

秋公子會是多少江湖上美麗少女心中的白馬王子，如今，他怎麼忽然就有了妻子，也有了兒子？

據說，兩年前他步下迴雁峯時，江湖中漂亮的女人，只爲了想看他一眼，不惜餐風宿露的坐在山石上等他。

據說，當他回到西湖小紅樓時，南屏山上的雷峯塔朝向小紅樓這邊的塔身，承受不了擠在塔上少女們的重量，被壓得入地一尺，成了東方的斜塔，而埋下了日後傾圮的禍根。

如今，這位白馬王子有了他的小仙女，爲什麼江湖上居然沒有人知道？爲什麼江湖上沒有一個人接到他們的喜帖，喝過他們的喜酒？

秋公子爲什麼不告訴別人？甚至包括他的朋友？

他是不是害怕會傷害太多少女失望的心？

他是不是怕有人會對他的小仙女不利？他是不是……因爲，這位小仙女根本不能拿出來亮相？

倘若這件事傳入江湖，那些失望的女人，流出來的淚水，也許眞會滙聚成另一個西湖了。

她們一定會問，這幸運的小仙女是誰？

她們一定會想，爲什麼那女人不是我？

她們也一定會問，秋公子快樂麼？她們更一定會想，如果他娶的是我呢？

少女的夢都是很美的，美得足夠她們充滿了自信，能令秋水仙幸福、快樂。

可惜，小紅樓中的女主人，永遠不是她們。

□□　□□　□□

初到人間的嬰兒，總是會哭的！

年輕的小母親，在咿咿唔唔的哄着，阿婆却忍不住咧嘴笑了笑，道：「小郡主，少爺要過一天才會吮奶的……」

敢情這年輕的小母親，竟是一位郡主！

怪不得秋公子選上了她！

那些坐在山石上的少女、那些壓斜了雷峯塔的大姑娘，她們若是知道，必將會埋怨蒼天無眼，爲什麼不讓自己也生長在帝王之家？

但是，使人不解的是，這位金枝身，玉葉體的郡主，怎會屈身下嫁了一位沒有功名的江湖俠士？

這彷彿是一個謎，誰能解開？是秋公子？還是這年輕小母親自己？

這個謎也彷彿很迷人，因爲，已經有不少人，可以說是很不少、很不少的人在做着這件猜謎的遊戲了。

□□　□□　□□

秋公子正俯身在繡榻之前，看着可愛的小母親和無邪的小娃兒。

他記得，第一次見到這個叫做蓉蓉的小母親時候，她的臉就跟眼前的娃兒一樣，兩個腮幫子也紅得像是小蘋果。

他記得，他第一次拉着她的手時，就覺得她是他這一生中所見過的最溫柔、最美麗、最能叫自己心醉的女人。

現在，他還是有這樣的感覺。

他貪婪的望着孩子和孩子的母親，嘴角蠕動、劍眉不停的揚起。這小小的生命，來得多麼的玄妙、多麼的神奇。

忽然間，蓉蓉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低聲道：「秋郎，什麼時刻了？」

秋水仙定了定神，笑道：「早咧，三更才過……」

蓉蓉那亮晶晶的大眼睛一轉，紅着臉道：「秋郎，不早了，你該去歇着了……委曲你兩天，在外間打個舖……」

秋公子點點頭，戀戀不捨地向阿婆笑笑，囑咐道：「阿婆，好好照顧蓉蓉……」

阿婆笑道：「公子放一萬個心，老身是過來人，一列都懂！」

秋公子這才鬆開了握着蓉蓉的手，含笑轉身，向隔壁的那間屋中走去。

小紅樓本來就不大，小紅樓中的臥房，當然更不大，從床邊走到門口，頂多不過只要五步；但這五步路，却要這位武功超人的秋公子，走了老半天。

就在他一腳跨出房門的剎那，他似乎還在等待什麼。

果然他沒有失望，身後傳來了蓉蓉的低喚道：「秋郎……」

秋公子忽然像一隻受驚的兔子，也像一支脫弦的勁箭，筆直的射回到床邊。雙手抓住了蓉蓉，道：「你——你怎麼了？」

蓉蓉道：「我很好……」忽然一笑，笑得那麼依戀，那麼淒涼：「秋郎……別離開我……我……我……」

秋公子坐到床邊，低聲道：「我陪你，我不走……蓉蓉，這兩年來，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半個時辰，蓉蓉，我現在握着你手，你睡吧……」

蓉蓉滿足的閉上了眼，呢喃道：「秋郎，這可累着你了。我知道……我不該要你坐在這兒，可是，我怕你走，我心裏好……好空洞洞的……」

秋公子笑道：「我才不會累咧！你記得君山那一戰不？那麼多人，力拼兩天兩夜，我沒有閉過眼……」

蓉蓉低聲道：「我記得，我當然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跟你在那麼多人面前同進同退……但我到今天還不明白，你爲什麼一直不讓我插手過問？」

秋公子道：「妳猜猜看？」

蓉蓉笑了笑，搖頭道：「我猜不透你……就算到今天爲止，你們男人的事，我還是猜不透！」

嘆了一口氣，她略顯迷惘的接着道：「那次君山之戰，你力拚了兩天兩夜之後，還敢跟勾魂石女挑戰，我眞是耽心的要死！」

秋公子笑道：「有你在我身邊，我會有什麼事不敢？結果，我還不是重創了那個妖女麼？」

蓉蓉搖了搖頭，道：「我知道你敢！唉，到今天爲止，我還在爲那一戰心驚膽顫……我眞想不透，那時我怎麼會那麼乖，當眞就站在旁邊只看你一個人拚命……」

秋公子笑道：「我記得古人說過一句話，是……聽話的女人才乖，乖女人都一定很幸福……」

蓉蓉怔了怔道：「古人說的麼？是……是那一位古人？」

秋公子道：「我！秋水仙秋古人說的！」

蓉蓉噗嗤的笑了，掙開了手，輕輕的敲了一下他，啐道：「我就知道是你謅出來的……」

阿婆端過來了一碗參湯。

秋公子扶起蓉蓉喝了一口，就推開了碗。

阿婆接過碗，低聲道：「郡主，月子裏要多補補的，您別任性……」

蓉蓉搖頭道：「我不餓……」甜甜的笑笑，向秋公子道：「秋郎，你給寶寶取了個什麼名字？」

秋公子似是一怔，道：「蓉蓉，妳忘了？我們不早就想好了麼？」

蓉蓉道：「沒有，你是孩子的爹，名字應該由你先叫的……」

秋公子嘆了口氣，抓着蓉蓉的手親了一下，低聲道：「太乖的女孩子，有時會要了男人的命……」

蓉蓉笑道：「眞的？」

秋公子道：「眞的！因爲我已經準備交出我的命了……」轉身拍拍那茫然的，還沒睜開眼的小傢伙笑道：「小傢伙，你叫南華，秋南華……」

□□　□□　□□

小紅樓內，充滿了幸福、安詳、溫馨、甜蜜。

小紅樓外呢？

濃得像墨般的夜，抽得像絲般的雨。淒風苦雨之夜，本該是沒有人的。

但此刻，小紅樓的四週，却出現了數不清的鬼影。

這些迅速移動的鬼影，已將小紅樓團團圍住。

一支光度不强的紫色焰火，陡然由林中冲天而起。

這冲天的焰火，冲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人間慘禍……

□□　□□　□□

這裏是西湖樓外樓。樓外樓已經是江湖上七大禁地之一。

武林禁地就是未經許可，不許妄入；妄入者「死」。

沒有一個活生生的人，願意找死。

但，此時就來了不少找死的人。

十處暗樁、五重禁制，外加兩道關卡，彷彿都沒有擋住這批找死的脚步。

也許他們已是快要變成死人了。快要變成死人的人，可能就是膽子特別大的人。大到膽敢伸手敲響小紅樓的朱漆大門。

「篤、篤……」

受了雨水淋濕的銅環，發出的聲音，像是鉛塊般沉重。

小紅樓主人的心，也像是鉛塊般沉重。

本是融在蜜和奶般幸福裏的秋公子，突然像是被踹疼了尾巴的貓一般縱起，閃到窗前。

窗外霧重，濃濃的霧，像是一幅畫，一幅米芾的潑墨山水，而墨瀋未乾，正在向四邊溶透。

畫中有人，在霧雨中走動的活人。

秋公子咬了咬牙，一隻柔和的手已經悄的搭上他肩頭。

他沒有回頭，只低聲道：「妳不該下床的！」

蓉蓉瞪大了亮晶晶的眼睛，附耳道：「有人？」

他冷笑道：「有！蓉蓉，妳回到床上去，他們只不過是些活不久的人。」

蓉蓉不安地看看他，搖頭道：「秋郎，你不能……」

秋公子一怔，回頭道：「我不能？不能什麼？」

蓉蓉嫣然一笑道：「當然是不是不能殺人嘛！今天是你初爲人父的日子……」

秋公子道：「誰說我今要殺人了？」

蓉蓉道：「你不？你不是說他們都是些活不久的人麼？」

秋公子笑道：「活不久，不見得是活不過今天吧？蓉蓉，去躺着……」

他伸手抱起她，送到床上，湊在耳邊笑道：「這才乖……別再起來了。」

她笑笑道：「我不起來，除非你要我起來……」

他看她，笑着搖搖頭，一躍回到窗前。

窗門已開，阿婆正在大叫道：「你們是誰？你們膽子不小，找死，爲什麼不揀個白天？」

樓下，敲門的兩隻手停了。只聽得一陣笑聲傳來道：「阿婆，我是丁翔，你老快開門。我們是奉王爺之命恭賀郡主來的。」

阿婆呆了。

秋公子也呆了。

蓉蓉郡主更呆了。

這麼快，王爺的消息這麼快？怎麼可能？

王府在山西大同，離杭州西湖，好幾千里地，他們怎麼可能在瞬息之間，往返萬里之遙？

蓉蓉忽然失聲道：「秋郎，他們怎麼知道的？」

秋公子冷笑道：「如果他們本就住在杭州，如果他們又正好就住在西湖，蓉蓉，爲什麼他們不能知道？」

蓉蓉驚道：「他們早就來了？你……你看他們……難道在一個月前就來了？」

秋公子嘆了口氣，道：「蓉蓉，你爲什麼不猜得更早一些？妳爲什麼不猜他們兩年前就來了？」

兩年前？那不正是他們剛剛蟄居樓外樓的時候麼？

蓉蓉失聲道：「不……不……」

阿婆也正在向丁翔吼道：「不！不！我不開門，郡主產褥期間，不能見你們。」

丁翔大聲道：「阿婆，你一定得開門，我們也一定得見到郡主，這是王爺的諭令。」

阿婆怒道：「不行就是不行，囉嗦什麼？」

丁翔沒作聲，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白婆婆，有些事只怕由不得你作主了。」

阿婆一怔，道：「誰說我作不了主？你是誰？王府總管丁翔都不敢答話了，你憑什麼多事？」

蒼老的聲音呵呵大笑道：「老朽荆濤，白婆婆怎地如此健忘？」

阿婆似是吃了一驚，脫口道：「荆老兒，你怎麼也來了？你爲什麼要來？」

荆濤道：「老朽不能不來。」他哈哈一笑，接道：「樓外樓是江湖七大禁地之一，老朽不來，丁總管又怎能進得了樓外樓？」

秋公子忽然冷冷一笑道：「你來了也不見得就能進樓。」

荆濤道：「秋公子，你是王府嬌客，老朽只是王府淸客……因此，老朽并不想冒犯秋公子。」

秋公子道：「秋某也不想冒犯你，你最好回去！」

荆濤大笑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王命在身，也不得不爾……秋公子，老朽禮數已到，公子不允，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秋公子冷笑道：「樓外樓來得去不得，我放你一馬，要你回去你不肯，自速其死，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荆濤縱聲大笑道：「好！好！不愧江湖遊子秋公子，夠狂、夠傲——」

笑聲、話聲，夾着人影，一晃就到了窗前。

秋公子怒喝一聲，揮拳擊出。

突然，一隻柔柔的手，拉住了他。身邊響起了蓉蓉的低喚：「秋郎……」

秋公子怔了一怔，荆濤那高大的身材，已兀立在窗沿之上。

秋公子移肩道：「蓉蓉……妳說過，妳不起來的。」

蓉蓉嘆息道：「我說過，但我非起來不可——」

她揮揮手，接道：「阿婆，開門放他們進來，我到客房接見他們……」

阿婆看看秋公子，苦笑着下樓而去。

荆濤上來得快，下去得也快，蓉蓉剛說要阿婆開門，他就像斷線風箏般飄回樓下。

秋公子看着蓉蓉，蓉蓉也看着他。

終於，他笑了：「你不必！」

蓉蓉道：「荆公公是我爹知交，他趕來，一定有很重要的事……秋郎……何況，我也不

能讓你跟他動手……」

秋水仙搖頭道：「蓉蓉，你錯了，我不怕他！」

蓉蓉笑道：「你當然不怕他。但你也決傷不了他。秋郎，當今若是還有一個人能在我爹面前爲我們說話，那就非他莫屬。」

秋公子哦了一聲道：「他會？」

蓉蓉道：「他會。」

□□　□□　□□

小紅樓的客房本來就不大，所以，擠了七個人，就顯得更小了。

這七個人是：小紅樓的主人夫婦和阿婆、白髮魁梧的荆濤、精明幹練的王府總管丁翔，以及一位半截鐵塔般巨漢和一位面貌清癯的中年文士。

客房門外和樓下，擠的人就更多了。

秋公子認識的不多，因爲，他們都是恆王王府的人。

王府的嬌客，認不得王府的人，也不算是離經叛道的事，所以，秋公子幷沒放在心上。

蓉蓉郡主已接受了他們的拜見，她嬌弱的身子，半倚在秋公子臂彎的低聲向荆濤道：「荆公公，父王要你老來找我，一定是有要緊的事。」

荆濤道：「不錯。」

蓉蓉道：「什麼事？從王府到杭州，就算是荆公公的脚程，少不得也要十天半個月……」

荆濤道：「老朽本來就在江南，前天接獲丁總管轉來王爺的飛鴿傳書才趕來西湖。」

蓉蓉一怔道：「你老……不是由王府來的？」

荆濤道：「不是。」他遲疑了一下接道：「郡主初獲麟兒，本是一樁大喜之事，老朽不該前來掃興……」

蓉蓉笑道：「謝謝你，荆公公，你幷沒掃我們興……」

荆濤道：「郡主，老朽會的……因爲……因爲……」

終於，他搖了搖頭，看看丁翔，說不出口了。

丁翔縮肩沉吟了一下，低聲道：「郡主，王爺病了！」

蓉蓉笑容忽然歛盡，呆了一呆道：「爹病了？」

丁翔道：「王爺病了，病得很重。」

蓉蓉有些惶然。看看秋公子，看看阿婆，又看看荆濤，低聲道：「荆公公，爹病得很重

？」

荆濤道：「羣醫束手，自然是十分沉重！」

蓉蓉嘆了口氣，忽然間，眼淚就像水一般流滿雙頰。喃喃道：「怎麼辦？怎麼辦？爹……
……爹……」

阿婆冷冷地看看丁翔，却向那鐵塔般黑漢道：「古大力，王爺病了多久了？」

有人說，四肢發達的人，頭腦可能會簡單些；頭腦簡單的人，多半是老實人，既然是老實人，當然不會騙人。

阿婆問他，當然是不太相信那精明的丁翔。

古大力立即就說了老實話。

他恭恭敬敬的向阿婆一抱拳道：「阿婆，末將見到王爺時，王爺已奄奄一息……」

阿婆臉色一變，蓉蓉已哇的一聲哭得好傷心了。

秋公子像個呆子，這些事，彷彿根本沒有他置詠之地。這些人，也彷彿根本沒看到他秋公子這個人。

郡主在哭，丁翔却在笑。

「老實人要是騙起人來，眞能騙死人。」

丁翔心想，我若不把古大力帶來，這位老虔婆可能會改問誰呢？誰能一句話就答覆得令他們絲毫不起疑心呢？

當然，還是只有靠老實人。靠像古大力這種老實人。

丁翔已在心中默記：「所以，回到王府以後，論功行賞，這件差事的首功，是古大力……
……」

□□　□□　□□

蓉蓉的淚水，沾濕了秋公子潔白的長衫。他終於低聲道：「蓉蓉，妳想怎麼辦？」

蓉蓉茫然哭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秋郎，你說，我該怎麼辦？」

秋公子心裏知道「該怎麼辦」。

他也明白；荆濤、丁翔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趕來，其目的也就是要達成他心中所知道的那個「該怎麼辦」。

他更明白的是，他最好不要說出「該怎麼辦」。

不幸的是，他是個明理的人，明理的人，通常都會做出些讓自己後悔的事。

秋公子現在就做了夠他後悔一輩子的事。他忍不住低聲道：「蓉蓉，事情是有些蹊蹺，

但……父女之情，焉能淡然視之？所以，妳該辦的是馬上回去探視你爹。」

丁翔又笑了，笑得更開心。

荆濤則縮了縮肩。這位威猛的老人，似乎有些詫異，秋公子怎麼忽然不像秋公子了？

誰也看得出的破綻，他偏偏就看不出來，爲什麼？

沒有人知道爲什麼。要是有人知道，那只有蓉蓉和他自己。

一份關懷，一份愛，一份犧牲一份情。

爲了心愛的女人，他當然可以這麼犧牲。

爲了謀取幸福的未來，他更可以這麼犧牲。

蓉蓉好像已經感受到了他的關懷和犧牲，她拭着淚，低聲道：「秋郎，你呢？你跟不跟我回去？」

秋郎忽然呆了。

他幾乎想大喊；我當然想跟妳回去，兩年來，我每天都想着這件事。

丁翔這時忽然不笑了，肅然正容，抱拳道：「郡主，屬下未奉王爺令諭，不能容外人同去。」

王府的嬌客，郡主的夫婿，怎麼是外人了。

秋公子目光冒火，神情激動。

但蓉蓉那隻玉也似滑、冰也似涼的手，按住了他，低沉的向丁翔道：「秋郎不去，我也不回去了。」

丁翔嚇了一跳。

老實人古大力也呆了一呆。

丁翔心想：煮熟的鴨子要是飛了，他們都該找塊豆腐一頭撞死。

也許豆腐并不能撞死人，但若撞瞎了眼睛呢？有時候熬得太老的豆腐，也能碰破眼珠的。

精明的丁翔，當然不去冒這種險，所以，他在心中發誓：這趟差事若是砸了，一定舀一瓢水撞死。

幸好，那位青衫文士李西崖是王府的長史，五品官員，當然很有身份。

他淡淡一笑道：「丁兄，王爺雖說不許外人同往，但王爺并沒說不許秋公子同往，下官覺得，既然郡主要秋公子同去，王爺當然不會見怪。」

丁翔大笑道：「正是！正是……李大人說得對極！」

丁翔雙手抱拳，向郡主和秋公子長揖到地，大聲道：「屬下恭請郡主和秋公子全家歸寧

。」

□　□　□

又是一個風雨之夜。

一台輕轎，廿一騎壯馬，連夜由靈邱馳赴恆山。

他們本該是廿四騎。

丁翔是總管，所以，他有理由爲這一行人打前站。

打前站的人，通常都是最會擺譜的人，而最會擺譜的人，通常都喜歡講個小排場，講排場的人，當然不能沒有兩個跟班。

所以，廿四騎只剩下了廿一騎。

這已經是秋公子離開杭州後的第廿八天。

他們走了將近一個月，才到靈邱。

由靈邱如是連夜趕路，越過北嶽恆山，直趨大同，應可趕上爲郡主生麟兒準備的湯餅之會。

據說，王府已安排了一個盛大的彌月之慶。因此，他們就必須在彌月之日，趕回王府。

二更左右，一行人奔過了王莊堡。

丁翔已在下一個宿站，準備了酒飯等着他們。

下一個宿舍站是搶鳳嶺。

雨，下得更大了。

落雨天垂淚……郡主歸寧，本來不是可悲之事；蒼天又爲何垂淚？

□　□　□

古大力一馬當先。他是將軍，將軍時時都應該以身先士卒自勵。所以，他不能不走在最前面。

這一段路已是山路，崎嶇不平；但王府百中選一的良駒不少，這廿一匹良駒，自然沒把山路放在眼中。

否則，一行人似乎也不必冒雨冒黑的趕路。

但是，如果山路上有着陷阱，那又自當別論。

古大力策馬奮進，雖然渾身上下濕透，倒也仍是鐵塔般威武不凡。

然而，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這百中選一的良駒，居然就在這時候驀地失蹄。

古大力就像石滾般的滾了出去。

廿一騎，剩下了廿騎。

這廿騎人和馬，都像石像般定住了。

輕轎也佇住了。

蓉蓉在迷朦的睡意中驚醒。

她低頭看看懷中嬰兒，嬰兒正在甜夢中微笑。

她掀起轎簾，就看到了那張臉，秋公子的臉。

她輕柔的掠掠鬢角，低問道：「到了麼？秋郎，是不是到了？」

秋公子搖頭道：「沒有！有人來了。」

蓉蓉哦了一聲。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她默然。

他也默然。

這一路，他都默默地，很少說話。廿八天的路程中，他說的話，比不上他在小紅樓中一

天跟她說的話多。

男人本來就不喜多話。所以，她沒有怪他。

□□　□□　□□

來的人不止一個。

古大力從爛泥中爬起來，一眼就看到了七八隻腳。

七八隻腳當然不可能只有一兩個人。

但他是將軍，將軍被人從馬上摔下來，總是不光彩的事，他要發發威，那也在情理之中。

古大力對準離他最近的一個人，噴出一口爛泥，罵道：「是你這兔崽子害老子摔了一跤？」

那個兔崽子倒也不像兔子，他既瘦又高，至少要比兔子高出廿倍，就像一根插在廟門前的旗杆。

他的名字，也正好就叫齊敢。

齊敢抹抹臉上爛泥，冷冷地道：「我是齊敢，不是兔崽子，誰敢說我是兔崽子，誰就死

定了。」

古大力砰的一拳擊出，大喝道：「死定的是你……」

他叫做大力，這一拳的力道自然不小，就算是一堵牆，也會被他一拳擊倒。

可惜他面前站的不是一堵牆，是一根旗杆。

旗杆通常比磚牆要有彈性和韌性。

所以，古大力這一拳就打了個空。

接着是一陣裂帛之聲，古大力就像是被人由頭到腳一下子撕成兩半。

齊敢站在古大力身後，兩手血腥，冷冷地道：「我說過，誰敢叫我兔崽子，誰就死定了……」

古大力死也不會相信。他那半截鐵塔般的身子，會被人一掌劈裂，撕成兩片。

他死也不相信，所以，他終於死了。

齊敢彎下腰，找了個積雨的水窪，去洗手上血腥。

李西崖箭一般由馬上跳下來。蹬着古大力兩片屍體和滿地泥血，嘿嘿一笑，走向齊敢。

齊敢正好洗好了手，躬着身子，抬起頭。

李西崖就在他眼前。

王府裏五品官員，只不過是個青衫文士，但齊敢却像遇見了鬼一般跳了起來。期期道：「是你……」

李西崖道：「是我。」

齊敢道：「我這回沒有惹你。」

李西崖道：「你沒有？」

齊敢道：「我本來就沒有。」

李西崖指指那還在冒着氣泡血沫的古大力道：「他是什麼人？你知道麼？」

齊敢道：「死人。」

李西崖道：「很好！」

很好的意思，一般說來，就是很滿意。

李西崖似乎很滿意。對齊敢的回答很滿意。因此，他跨前了一步，笑了一笑。

齊敢忽然像被人螫了一針，大叫道：「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李西崖冷笑道：「他是死人，你說的，你當然知道！」

齊敢退了五步，雙手亂搖道：「我不知道，不知道……」

忽然，他就像踩到了一腳臭狗屎，跳起來像風一般走了。

李西崖微微一笑，嘆了口氣道：「你回來，死人是不能逃走的。」

忽然，齊敢就眞的回來了。

他回來得比逃走更快。

不過，他逃走的時候沒有影子。

雨夜荒山，無星無月，本來就不該有影子，誰說這種天氣還能看得到影子，他準是瘋子。

但齊敢回來時，就有了影子。

莫非這些人都是瘋子？

他們都看到了齊敢身後的影子，跟着他一步一趨的影子。

而且，這影子還不止一個，是兩個，兩個影子。

一左一右、一矮一胖的兩個影子，夾着齊敢，像箭一般的射回到李西崖身前。

剛剛還威風不可一世，一掌就劈裂了古大力的齊敢，此刻就像綁赴法場的死囚，半點兒威風都沒有了。

據說，喜歡殺人的人才知道怕死，也才知道死的可怕！

齊敢這時就是怕死怕得要命。

李西崖盯着他，道：「你回來了？」

齊敢囁嚅道：「我……我回……回來了……」

李西崖嘆了口氣，道：「你總算是還聽話。」

齊敢道：「是……是……我……我……我很……聽話。」

風已經小了，但是，齊敢的身子，却一直像秋風中的旗杆，既搖晃、又抖動。

李西崖忽然笑道：「聽話的人好像都比不聽話的人要活得久些！」

齊敢忽然不再發抖了。就像死囚遇到了大赦，喜道：「是，是！」

他轉頭看看那兩個影子，低聲道：「閻王不索命，無常請放手……」

兩個影子居然變得很聽話，居然就眞的鬆開了手。

□□　□□　□□

有閻王，就有無常。

「寧去陰曹見冥帝，莫惹人間活閻王！」

老江湖都知道這兩句話；但眞正去過陰司森羅殿的活人，可謂絕無僅有。所以森羅殿究

竟有什麼可怕，能說得出來的人，幷不多。

而見過活閻王而又能活着的人，更是很多。所以，活閻王就比眞正的陰司閻王可怕的很多、很多。

旗杆，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過，最令他不解的是，江湖中人見人怕「活閻王」李西崖，怎麼忽然跑到恆山王府去當了官員？他要是知道王爺府中還有個活閻王，打死他他也不會來湊這個熱鬧。

不幸，齊敢完全不知道。

更不幸的是，邀他同來的那些人，彷彿也不知道。

昧於敵情，就是愚蠢。

而愚蠢的後果，通常就會帶來災難和死亡。

兩個影子鬆開了手，齊敢的雙脚就落了地。

原來他是被兩個影子各自抓了一隻大腿，架回來的。

他雙脚落地，心裏也踏實了不少，居然也溫文有禮的向兩個影子點頭道謝。

李西崖看了看齊敢同來的那幫人，冷冷一笑道：「他們都是你的朋友？」

齊敢道：「是！」

李西崖道：「是你請他們來的？」

齊敢搖了搖頭，道：「不是！」

李西崖道：「這麼說，是他們邀請你同來的了？」

齊敢道：「是！」

李西崖冷冷的哼了一聲，突然就向那幫人走去。

那幫人不算多，只有五個。但這五個人的份量，就不啻代表了江湖上黑白兩道一半的勢力。

這五個人是一僧、一道、一丐，一位神態威猛的白髮老人；以及一位花信年華的宮裝美婦。

一僧是：少林寺的第一高手——大悟禪師。

一道是：武當山上清宮的白雲道長。

一丐是：丐幫九袋長老朱善。

白髮老人是鐵撼山，黑道中的大魔頭，江湖上三個有名大怪物之一。

美麗的少婦來自東海，她是東海桃花島上的女主人，名叫金鶯，曾是秋公子的朋友。很親密的朋友。

男人和女人成了很親密的朋友，意思就是很麻煩。

特別是對於一個有了嬌妻、愛子的男人來說，簡直就可以說是痲煩透頂。

所以，秋公子明明看到了她，却故意裝作沒看見。

所以，秋公子明明應該出面，却故意裝作要守護在嬌妻、愛子身邊，不肯出頭。

二

雨越下越小，風却越吹越大。

王府精製的防風防雨的罩燈，和特粗的火炬，此刻也刮得搖晃不定，半明半滅。

本已十分陰森的氣氛，不由得更加重了三分。

彷彿是到了人間地獄，既恐怖、又詭秘。

李西崖是「活閻王」，閻王到了地獄，就該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地獄中出現的客人，也正該是他的囚徒，馬上就該由他擺佈的罪犯。

但李西崖瞧到了這五個人，瞧清楚了這五個人是什麼來歷時，也不禁爲之變色。

他雖然吃驚，究竟還不失活閻王氣派，微微笑了一笑道：「想不到，眞想不到……」

鐵撼山冷冷地笑道：「李老三，你本該想得到的！」

李西崖哦了一聲，道：「我本該想得到？」

鐵撼山道：「齊敢一見到你就怕得要命，明知逃不了，還是要逃……」

他忽然哈哈大笑，接道：「我們爲什麼不逃？明明知道你是活閻王，我們憑什麼要留在

這兒？這還不夠叫你明白麼？」

李西崖嘆了口氣，笑道：「不錯，不錯……至少我也該想得到，能夠不怕活閻王的人，至少還有你這位活霸王鐵老二。」

鐵撼山道：「你總算還有一點兒自知之明；你總算還沒丟盡江湖三怪的臉……」

原來李西崖也是被人目爲江湖三大怪物之一。他是活閻王，鐵撼山是活霸王，還有一個楚長江，是活龍王。

李西崖似乎並沒把鐵撼山的冷嘲熱諷放在心上，他看了看少林大悟禪師，道：「大師不在少林清修，跑出來幹這荒山攔路的勾當，究是爲了什麼？」

少林高僧，在他口中忽然成了占山爲王的强盜，饒是大悟禪師道行高深，也不禁爲之長眉聳動，面現怒容。口宣佛號；低叱道：「施主妄逞口舌之快，死後必陷拔舌苦境，我佛縱然慈悲，也難渡無緣之人……老納委實爲施主可悲、可憫……」

李西崖淡淡一笑道：「大師莫要忘記，我本來就是閻王，下不下拔舌地獄，其權在我……」

一個人如果自以爲是閻王太久了，他腦子裏只怕再也想不到自己死後是不是還能當閻王了。

李西崖正是這種人，他以爲自己永遠是活閻王。

大悟禪師長嘆一聲道：「執迷不悟，冥頑不靈……」

突然橫移兩步，走向路邊。

李西崖怔了一怔，瞪了鐵撼山一眼，道：「鐵老二，你們在玩什麼花招？」

鐵撼山道：「誰跟你玩花招了？」

李西崖道：「結夥攔路，非搶即盜，你還說沒有？」

他冷冷地掃視了那幫人一眼，又道：「你們總該知道，王爺郡主歸寧，無關江湖恩怨……」

背了九個麻袋的丐幫長老朱善忽然笑道：「你錯了！」

李西崖道：「哦？」

朱善看了一直未發一言的白雲道長一眼，嘻嘻笑道：「我跟這牛鼻子，是衝着你這位閻王爺來的！」

白雲道長哼了一聲，寒着臉道：「李西崖，別說你躲在恆王府中，就算你躲到皇宮內院，貧道也要把你揪出來！」

李西崖不愧是閻王，此刻他依然很鎮定，微微一笑道：「你們是衝着我來的，他們呢？

」

朱善道：「他們當然也有主子可找……」

鐵撼山一指那全神戒備的荊濤道：「我找他，姓荊的，你過來！」

荊濤搖了搖頭。

鐵撼山一跺脚，忽然就大步走了過去。口中却道：「好！你不過來，我過去！」

李西崖聳了聳肩，但却沒有阻攔鐵撼山。

因爲，他目光正在那宮裝美婦身上轉動。

她一直就坐在那裏。坐在一個用桃花編成的花籃裏。

這花籃夠大，大得要四個勁裝大漢抬着。

剛才雖然下過雨，但花籃上面却有篷，所以，別人都淋濕了，只有她沒有。

除了坐在軟轎裏的郡主和那剛滿月的嬰兒以外，這兒只有她身上是乾的。

李西崖沒有見過她。但他聽說過她。

江湖中沒聽過桃花娘子金鶯的人不多。

不過，見過她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因爲，見過她的男人，不是被她迷死，就是被她殺死。

而見過她的女人呢？

據說，見過她的女人，都成了桃花島上的奴婢。

唯一見過她，既沒被她迷死，又沒被她殺死的男人，就是秋公子。

所以，她才生平第一次離開了桃花島。

□□　□□　□□

李西崖盯着她，她却連正眼也沒看他一眼。

李西崖一向頤指氣使，自以爲是閻王，但此刻面對桃花娘子金鶯，却有些侷促不安。

他是男人，彷彿凡是男人，見到她都會自慚形穢。

她似乎天生就是男人心目中的神。

她沒有穿什麼華麗的衣服，只是一件清淡的鵝黃絲衫。

她沒有濃粧艷抹；但她却面泛嫣紅，叫人捨不得不去多看一眼。

她雖然挽了一個鳳髻，却沒有環珠擁翠，只用了一根金簪，綰住了髮結，讓人看來，清爽明快。

她的嘴很小，她的鼻子很直，她的眉毛像兩彎新月，她的眼睛却像一泓秋水。

這是一泓在緩緩流動的秋水；若似無情却有情，如果說眼睛也會說話，她的眼睛就是。

李西崖乾咳了一聲，道：「姑娘呢？妳……妳……」

桃花娘子這才彷彿看到了李西崖，這才彷彿發現李西崖這個人似地。

她伸手一掠被夜風拂亂的鬢角，幽然長嘆一聲，道：「我是來找秋郎的！」

李西崖雖然明明知道她是爲了秋公子而來，明明知道她跟秋公子的關係，但此刻仍然有些吃驚。

桃花娘子那雙水汪汪的眼睛一轉，忽然笑了一笑，道：「你們已經吵吵鬧鬧的鬧了半天，也該讓我過去跟秋郎見面了吧？」

她這一笑，直笑得有如百花盛開，春雲乍展。

李西崖明明知道自己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但他却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

他好像是成了一個傻子，瞪着眼瞧她從桃花籃中走了出來，走向那軟轎，走到秋公子身前。

山野崎嶇、山路更泥濘。

但她却宛如凌波仙子，飄然而行，脚下纖塵不染，一眨眼就到了秋公子身前。

李西崖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氣。他忽然間發現，桃花娘子的能耐，只怕比傳聞中還要高明了。

他忽然間才發現，郡主的安全大爲可慮。

他忽然間更發現，活閻王的威風，已經要到了盡頭。

因爲，白雲道長的長劍和丐幫長老的打狗棍，忽然就到了他眼前。

秋公子臉上神情很怪，說不出是喜是愁，是苦是怨。

最難風雨故人來。

此刻正是有風雨有故人。可惜，秋公子却沒有那份最難風雨故人來的雅興。

他本來就在頭疼，這時，他覺得不止是頭疼，而是頭大如斗？

他知道，蓉蓉在看他。

他也知道，金鶯也在看他。

一個大男人，如果讓兩個女人這麼盯着看，他的頭不大才怪。

秋公子心裏比誰都明白，儘管自己頭大如斗，但有些話却不能不說。

他嘆了一口氣，道：「妳好。」

金鶯搖了搖頭，道：「不好！你不到桃花島來看我，我怎麼會好？」

秋公子聳了聳肩，又嘆了一口氣，道：「妳不該來的……妳不屬於這裏！」

金鶯凄涼的笑笑，道：「我沒法子不來！你知道，我一定要來。」

秋公子回頭看看蓉蓉，蓉蓉正在笑。溫柔、體諒而又信任的笑。

她永遠那麼乖順，她永遠那麼純眞。彷彿她心中只裝下一件事。那就是愛。愛她所愛的人。

秋公子滿足的吐了口氣。望着金鶯，笑道：「妳已經來過了。」

金鶯道：「是！我是來過了！」

秋公子道：「現在，妳應該可以回去了！」

金鶯道：「不錯，我是該回去了。」

秋公子笑道：「那——妳爲什麼還不走？」

金鶯忽然咭咭一笑道：「我在等。」

秋公子道：「等？等什麼？」

金鶯瞪秋公子，詫異的道：「等什麼？你難道一點都不明白？」

秋公子搖搖頭。

金鶯咬唇一笑，低聲道：「你爲什麼要裝傻？你爲什麼要搖頭？你明明知道我在等什麼……是不是？」

秋公子道：「不是！我什麼都不明白！」

金鶯道：「你騙人，你明白，你比誰都明白！」

她笑得好聽，說話也好聽，但她話說得像聯珠砲時，就更好聽，就眞如夜鶯般鳴的好聽。

寒着臉的白婆婆，本來是很緊張，此刻却笑了。

但是，秋公子却彷彿變得很不知趣，他冷冷地瞧着金鶯，冷冷地道：「如果我明白，我就只明白一件事！」

金鶯哦了一聲道：「你說！」

秋公子一字一字道：「妳可以走了！」

□□　□□　□□

妳可以走了！

萬里迢迢，由東海趕到西北。最後，只聽到這五個字。

金鶯哭了。

她哭得好傷心，好傷心。

白婆婆已經有些忍不住想說話了。

但她看到秋公子那沒有表情的臉色，却不敢開口。

蓉蓉也已經在揉眼睛。

揉着那正在暗中流淚的眼睛。

金鶯終於止住了哭聲，抬頭看着秋公子。

一串串的淚，還在她那美麗的臉上流着，流過她那微微翹起的嘴角，跌碎在泥地上。

秋公子咬了咬牙，兩手握緊了拳頭，冷冷地道：「妳可以走了！」

金鶯怔怔地看着秋公子，終於一頓足，咬牙道：「好，我走……」

她慢慢轉身，慢慢的向那桃花編成的花籃走去。

她走過來的時候，快得連活閻王李西崖都瞧不出她用的什麼身法。現在，當她走回去時，連螞蟻好像也要比她快。

秋公子終於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

白婆婆也偷偷地擦着臉上分辨不清的汗水和雨水，喘喘的說道：「眞是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蓉蓉却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秋郎，你……你其實不必這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秋公子低聲道：「我非這樣不可。」

蓉蓉柔聲道：「秋郎，她總是來看你的，按理說，她總算是我們的客人，你這樣……將來會把朋友都得罪了的。」

秋公子抓住了蓉蓉的手，笑了笑道：「這是山上，不在我們家裏，所以，她不算是客人……蓉蓉，妳根本不必爲難她難過。」

蓉蓉凝視着秋公子，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爲了我……」

秋公子笑道：「我是爲了妳，我這一生所能做的，都將是爲了妳……」

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道：「桃花島主人金鶯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比妳了解，所以，我非這樣不可……因爲，我不能讓她傷害妳……」

蓉蓉看着他，大大的眼睛裏充滿了滿足的笑意，但眼角的邊沿，却滴落兩顆豆大的淚珠。

據說，女人是水做的，所以，無論在悲傷的時刻，或是高興的時刻，都會流淚。

而男人，却只有在眞正傷心的時刻，才會流淚。「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不過，此刻却有一個不該流淚的男人在流淚。

□□　□□　□□

流淚的，是活閻王李西崖。

一個人的鼻子若是挨了一下，又酸又辣，就是他幷不傷心，也恐怕非得流淚不可。

李西崖的鼻子，就挨了一下打狗棒。

所以，他流淚。

雖然丐幫長老朱善那一棍，只是輕輕的碰了他鼻子一下，雖然他手中的摺扇已經快了那麼一瞬，敲碎了丐幫長老朱善的腦袋，但朱善那打狗棒落下時，却仍然掃中了他的鼻尖。

一個人在面對兩個絕頂高手的時候，眼睛絕對不能出毛病，否則，吃虧的準是自己。

李西崖的淚水，雖然不多，但已經夠叫他傷心了。

白雲道長的劍，就在他眨眼的那一刹那，突然刺入了活閻王的心臟。

冰冷的劍鋒，穿過發燙的前胸，帶着一滴滴冒着熱氣的鮮血，由後心冒出。

李西崖楞楞地看着，看着那露在外面的半截烏黑發亮的劍身，就在自己的眼前，彷彿是自己身上長出來的那麼自然。

他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抬頭看着白雲道長，白雲道長也在自己眼前。

白雲道長的手，還穩穩地握着劍柄，白雲道長的聲音也在他耳邊響起：「李西崖，你殺人無數，嘿，嘿……總算今天你也該嘗嘗死亡是什麼滋味……」

白雲道長的話音忽然斷了線……

死亡是什麼滋味？他也說不出來了。

李西崖的摺扇就在白雲道長說話的時候，忽然張開，十一根精鋼打鑄扇骨，每一根都像箭一樣扎在白雲道長的胸前。

白雲道長的臉在扭曲，身子在顫抖，手脚在發冷……然後，就忽然向後倒了下去。

劍未離手，劍也跟着他向後倒拔而出。

李西崖的前胸頓時開了一個大洞。

血，由洞中噴出，濺了白雲道長一身。也濺了他自己一身，因爲他正好也向後面摔倒下去。

活閻王終於成死閻王。

□□　□□　□□

閻王死了，無常也沒得要了。

旗杆低頭看看兩個影子，齜牙一笑。

兩個影子也正抬看頭他，也齜牙一笑。

旗杆心中一動，向前走了一步。

兩個影子也居然跟着向前挪動了一步。

旗杆的影子，當然會隨着他移動，這本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旗杆却覺得有悖常情般冷冷一笑道：「你們還要當我的影子？」

影子不能說話，但會點頭。

所以他們點頭。

旗杆忽然覺得閻王雖然死了，無常却仍然纏身。

這個罪仍然夠受。

他嘆了口氣道：「閻王已喪命，無常怎不走？」

這回，影子搖了搖頭。

搖頭當然是不肯走，影子不走，旗杆就有罪好受。

任何一個人若是背後老是跟着一矮一胖兩個影子無常，那日子想必非常難過。

所以，旗杆往後想過得好些，就必須擺脫影子，必須想辦法擺脫這根本不是影子的影子。

幸好，他想得很快，幸好他也知道，沒有了閻王，至少他還有機會跟無常拚上一拚。

於是，他彎下腰來，看看兩個影子，苦笑道：「你們跟定我了。」

影子們點頭。

旗杆嘆了口氣道：「我如果現在坐下來，你們也要坐下來？」

影子們又點頭。

旗杆忽然眞的坐在泥地上，兩手抱着腿，不動了。

影子們居然也學他坐下。

旗杆看看影子，道：「你們眞成了我影子了……」

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道：「我在想，倘若我現在一拳頭打碎自己的腦袋，你們是不是也跟我一樣去死？」

影子們似乎從來沒想到會死。

影子無常向來都是跟着活人，死人本來就沒有影子。所以，旗杆這一問，倒把影子們問住了。

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兩個影子正你看我，我看你在發呆。

旗杆忽然一笑，弓起的兩腿一挺，彷彿沖天砲一般，彈起兩丈，直向山角裏落去。

影子們雖然沒料到旗杆有這一手，但他們的反應還眞不慢，旗杆還在半空，他們就已彈起。

旗杆落地的時候，影子們也落了地。

不過，他是被人振落到地上的。

□□　□□　□□

金鶯正傷心地，慢慢地走過來。

影子們由地上匆匆地挺身躍起，却正好擋在金鶯跟前。

於是，金鶯伸出玉手。

一左一右，抓住了兩隻脚，輕輕的一摔，就像摔掉兩隻破鞋。

於是，影子無常的腦袋開了花。

金鶯仍然在慢慢地向前走，走向那桃花編成籃子。

旗杆像釘子一樣釘在地上，他嚇呆了。

嚇得忘記自己本來就是要擺脫影子的。

也忘了自己本來打算一落地就逃到樹林中躲起來的。

他呆呆地看着金鶯，看她走向了那個籃子。

看她坐進那個籃子。也看她向四名抬籃子的勁裝大漢揮手，更看到她拉起了布簾，把她自己遮斷在花籃裏面。

旗杆心想，她要走了，多可惜……

美麗的女人，雖然剛剛殺了人，但她如果要走，男人更是覺得可惜。

旗杆剛剛嘆了一口氣，就發現自己想錯了。

桃花編成的籃子并沒有抬起來。

四個勁裝大漢，反而向秋公子的那個方向走了過去。

旗杆忽然發覺，這個搶風嶺不是個好地方。一種極爲不祥的預感，突然像針一般在刺着他。

半個時辰不到，他遇到的武林高手，比他活了卅五年來遇到的還要多。

自己一見就怕得要死的活閻王，已經成了死閻王。

自己想盡了辦法都擺脫不了的影子無常，却像破鞋般被人家輕輕一摔，就摔得腦袋開花

，全身不剩一根完整的骨頭。

他還留在這兒算什麼？頂多也不過是一隻螞蟻，好像這兒至少有三個人可以輕輕地摔死他。

何況，請他來的白雲道長，早已喪命！

於是，像一隻貓似地，他順着樹幹，溜入了林中。

□□　□□　□□

四名勁裝大漢，已到了秋公子身前，八隻眼睛，狠狠地瞪着轎中的蓉蓉郡主。

秋公子皺起了眉頭，蓉蓉却受驚的向轎內挪了挪身子，低聲道：「秋郎，他們要……要做什麼？」

秋公子拍拍她的手，也低聲道：「他們不會做什麼，妳放心……」

白婆婆柱着拐杖，忽然攔在轎子前面。

四名勁裝大漢，收回那好像要吃人的目光，互相看了一眼，每個人移動了一步，將白婆婆堵在中間。

白婆婆冷冷地哼了一聲，喝道：「你們想幹什麼？」

四個人又互看一眼，一揮手，每個人手中就多了一根軟劍。

能用軟劍的人，絕對不會是泛泛之輩。

江湖中能以軟劍成名的人，更不會超出七位。

此刻，一下子就出現了四位，白婆婆不由心中大爲不安。

秋公子忽然緊緊的咬着下唇。

他本來就知道，桃花娘子金鶯不是那麼會乖乖聽話的。

他應該想到，金鶯既然間關萬里，來到中原，也絕不是只爲了要聽那一句：「你可以回去了」的話。

他更該想到，她就算捨不得要自己的命，她也絕不會放過蓉蓉郡主的命。

四支軟劍，已經夠說明一切。

秋公子覺得手心在冒汗，也覺得眼前的一切，似乎是早已佈好的網，也是早已挖好的陷阱。

他看了看古大力和李西崖，爛泥般堆在地上。

他再看看荊濤，荊濤和鐵撼山都已經拚得在喘氣。

很顯然，兩個人都已拚到了筋疲力竭；他們已是強弩之末，誰勝誰敗，都已無關緊要了

。

他覺得，自己已掉入了陷阱。

那張網，也正在收。

當大悟禪師不再閉目肅立的時候，也許就是魚兒落網之際。

秋公子連脚心也在冒汗了。

三

四支軟劍忽然同時閃動。

寒芒吞吐，就像四條毒蛇吐出的信子。

但它要比毒蛇的信子歹毒得很多。

眨眼之間，每支劍都已攻出七招之多。

白婆婆的拐杖也不慢。六七十歲的老婆子，能夠揮得動六七十斤重的拐杖，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輩。

軟劍輕靈，鐵拐沉實；以白婆婆的功力，本該可以在十招之內，震斷對方的軟劍。

但是，這四名勁裝漢子，雖然是抬轎的僕役，武功上却大有過人之處。

四支劍配合得極爲巧妙，任何一支劍碰到了鐵拐，必然就會有另一支劍挑開鐵拐。任何一支劍遇到險招，就必然會有另一支劍，毒蛇般刺向白婆婆的要害。

蓉蓉本已縮向轎內一角的身子，緊張的探出轎外，低聲道：「秋郎，你快去幫幫白婆婆……」

她轉頭看看自己的轎伕，和圍在轎子側面的王府侍衞，大聲叫道：「你們還站着發什麼呆，你們爲什麼不去幫幫白婆婆？」

轎伕和侍衞還是靜靜的站在原地。

蓉蓉又氣又急，叫道：「你們是聾子……」

秋公子低聲道：「蓉蓉，妳不能怪他們，他們不會離開這頂轎子，他們是爲保護妳才派來的。」

蓉蓉道：「可是，秋郎……你看，白婆婆她……你去幫她吧……」

秋公子看看蓉蓉。

蓉蓉忽然溫柔地一笑，低聲道：「我能照顧自己，他們也能保護我，你只要擊退那四個人，我們就可以走了……」

秋公子點了點頭，道：「好……」

他好字出口，劍已拔出。

□□　□□　□□

這是西湖布衣秋公子兩年來第一次拔劍。

劍一出鞘，頓時在夜色中泛起一片炫目的光華。

秋公子的人，也泛起了耀眼的神采，倜儻溫柔的秋公子，一下子就不見了。

森森的劍氣，由他身上射出，這個人，忽然就似變成了他手中的劍。

白婆婆感覺到了身後的劍氣。

那四名勁裝大漢，也感覺到了那逼人的寒意。

劍在手中，劍也刺出。

秋公子的劍，無情的劍。

劍似閃電，人似流星。

劍光如虹，劍氣刺骨。

四支軟劍，忽然就失去了踪影。

四支軟劍，忽然就變成了八支。

每一支軟劍，都斷成了兩截，每一個持劍的人，都由胸前劃開了一個裂口。

鮮血滴下、迸落……

四名勁裝大漢，忽然睜大了眼，看着秋公子，他們不信，不信世間上有這樣的劍，不信世間上有這樣的人。

他們不信世間上有人能一劍就同時殺了他們四個的人。

他們倒下，不是向後，而是向前。

白婆婆也呆了。

這也是她第一次看到秋公子用劍。

却也是他最後一次看到秋公子用劍。

因爲，那四個倒下的死人，四支剩下半截的斷劍，忽然都同時刺中了白婆婆的身上。

白婆婆也倒下。

却倒在那四個死人的身上。

秋公子握劍的手忽然青筋暴露，瞳孔也在收縮。

好惡毒的計謀，好巧妙的手法。

他忽然轉身。

□□　□□　□□

轎子還在，轎中的人却已不在。

轎伕、侍衞都倒在地上，他們都已是死人。

秋公子突然嘶聲大吼：「蓉蓉……」

他撲向軟轎。

軟轎像砲竹般炸開。

秋公子的身子也像爆竹般炸開。

雨一般的血，塵土般的肉，夾着碎裂的轎桿，洒落在泥濘的地上。

只有那把劍，無情的劍，還握在手內，跌落在十丈以外的林中。

劍揷入了一株大樹中。

入木三寸，在顫巍巍的抖動。

劍柄上有手，秋公子的手，斷了的手。

好歹毒的計謀，好巧妙的手法；秋公子都料到了。只是，他沒有料到的是，那頂由王府派來的軟轎，居然也會是計劃中的一部份。

所以，秋公子只能抱恨終身，慘死在搶風嶺下。

□□　□□　□□

這變化太過出人意料。

荆濤和鐵撼山已經忘了動手。

兩個人都呆呆地望着那頂炸散了的軟轎，望着那血肉糢糊的殘肢剩體，臉上全是不敢相信的神態。

犬悟禪師似乎也被眼前的劇變所震。雙手合十，口中不住的唸着佛號。

這位佛門高僧，刹那之間，忽然發現自已這次趕來恆山，實在是上了大當，也犯了大錯。

他來，是應白雲道長和朱善之邀，對付一個昔年惡名昭彰的大魔頭，而今已在王府中出任總管的丁翔的。

所以，大悟禪師明明知道李西崖罪孽深重，却并未出手。

他是在等着丁翔，他本是爲了丁翔而來的。

現在，白雲道長和朱善，已經跟李西崖同歸於盡，秋公子也突遭慘變，而丁翔依然不會露面，這是爲什麼？

大悟不笨，當然能想得出爲什麼。

老丁翔在暗中搗鬼，是丁翔設下的一個圈套，是丁翔要一網打盡今日在場的高手。

大悟禪師忽然舉步向荆濤和鐵撼山走去。

荆濤和鐵撼山正在查看那頂炸裂了的軟轎。

這兩個本是拚得你死我活的人，此刻忘却了昔日的恩怨，小心的在察看着變故的由來。

大悟禪師低喝一聲道：「此非善地，你速速速離去爲是……」

鐵撼山兩眼一瞪道：「大和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要我鐵某人逃走？你須知道，我鐵撼山有生以來，還從來沒有逃走過。」

大悟禪師嘆了一口氣道：「鐵施主威武勇猛，老衲萬分欽佩……只是，此時此地，敵暗我明，有人做好了圈套，正等着我等自行陷入；施主若是徒逞匹夫之勇，只怕……只怕……」

鐵撼山忽然哈哈大笑道：「怕什麼？想當年西楚霸王，兵敗烏江，寧可自刎，也不肯逃回江東，我鐵某人既然叫做活霸王，豈能未敗卽逃？」他拉起荆濤大喝道：「來，來，來，你我再戰三百回合。」

荆濤看着鐵撼山，搖搖頭道：「經此劇變，咱們這一戰，今天是不能再打了……」

鐵撼山道：「你敢情是認輸了？」

荆濤道：「今天在場的人，恐怕都已經是輸家……鐵撼山，秋公子慘遭粉身碎骨之禍，郡主與尚未滿月的嬰兒突告失踪，王府同來之人，只剩荆某一人未死，你知不知道荆某還有

多少大事要辦？」

鐵撼山怒道：「荆濤，你不論有多少大事要辦，也和鐵某人無關，你我勝負未分之前，你休想離此一步。」

此人確是有些霸氣，這種不通人情的話，在他口中說出來，反倒像是合情合理。

荆濤的臉上發出了怒意。

大悟禪師忽然嘆息道：「三代之下，無有不好名者……我佛慈悲，古往今來，這名韁利鎖四字，當眞是誤盡了蒼生。」

鐵撼山狠狠的瞪着大悟禪師，喝道：「你在嘀咕什麼？你知不知道，這世上的人，若是個個都像你一樣，人人都出家當了和尚，不爭名也不爭利，結果却是每個人都及身而斬，你道這世界成了什麼世界？」

大悟禪師脫口道：「當然是一片祥和，無紛無擾的世界。」

鐵撼山道：「錯了！那會成了禽獸世界。」

大悟禪師道：「怎麼會？」

鐵撼山大笑道：「大和尚，每個人都出了家，每個人都絕了代，人死光了，剩下的當然只有魚鳥蟲蟻，豺狼虎豹，那不是禽獸世界是什麼？」

大悟禪師閉上了口，一語不發。

荆濤長長嘆了口氣道：「大師，他是活霸王，天生的就只知道霸裏霸氣的講歪理，你根本不用把他說的話放在心上。」

他轉頭向鐵撼山又道：「我認輸了……我可不可以去辦我的事了？」

鐵撼山怔了一怔，道：「你肯認輸？」

荆濤道：「肯。」

鐵撼山道：「三十年來，你我激戰十次，其中至少有三次你已經輸了……」

他搖了搖頭，道：「你却不肯認輸，今天，你似乎佔了七成勝面，居然……居然……」

荆濤苦笑道：「我非認輸不可，不然，我就只好跟你耗到兩敗俱傷，然後，就會什麼事也辦不成了。」

鐵撼山大笑道：「好，你既然認輸了，我鐵某人當然可以放你一馬。」

荆濤橫跨一步道：「我此刻是否可以離此一步，是否可以去辦我的事情了？」

鐵撼山道：「不能！」

荆濤皺眉道：「你——」

鐵撼山沒等他多說，忽然大笑道：「誰說只是你的事？死了這麼多人，出了這麼多怪事

，豈能沒有我們的份？」

他看看大悟禪師：「大和尚，你說是不是？」

大悟禪師合十道：「是！是！人既不能遺世孤立，這兒的事，當然就是我們的事了！」

荊濤看看他們兩個人，眼中泛起了笑意，彷彿一個剛從冰窟裏爬出來的人，到了一間爐火正旺的暖房。

他心中熱熱地，身上也熱熱的。

但他却一句沒有說，轉身向白婆婆和那四個黑衣劍士的身邊走去。

鐵摵山和大悟，跟在他身後。

□□　□□　□□

白婆婆死得也很慘。

四把斷劍，交叉的揷在她身上，每一支劍都穿胸而過，從她那微駝的背上露出。

血還在流。

流在殺死她的四個人身上。

黑衣劍士的血也在流。

不過，四個黑衣劍士，却只有三個人在流血。

有一個似乎血已乾了。

荊濤彎腰去挪開白婆婆，他希望白婆婆還能剩下一口氣。

他希望白婆婆剩下的那一口氣，能給他一點暗示。

最後跟郡主說話的人，只有兩個人。

秋公子粉身碎骨，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指望。

所以，荊濤急於來查看白婆婆的光景。

大悟禪師彷彿已知道了他的心意，口宣佛號，低聲道：「這位老施主，已經過世了！」

荊濤嘆口氣道：「是……」

半句話沒說完，他突然像受驚的兔子，一躍而起，雙手向後一揮，大叫道：「快退……」

鐵摵山和大悟禪師實在也料不到死了的人，還會作怪，荊濤雙手一揮，着着實實的，擊在他們身上，把他們撞得向後連退了五六步才勉强站穩。

荊濤自己還站在原地，鐵樁一樣的挺立在原地。

他沒有退，他正在說話：「原來是你……」

忽然間，鐵椿般挺立的身子，就倒了下去。

他的前胸，開了一個青花磁碗般大小的洞。

大悟禪師和鐵撼山看得呆了。

鐵撼山剛剛叫得一句：「荆老哥，你……」

徒然又像見了鬼一樣，噤口不語。

死人居然會復活了。

四個死在一堆的黑衣劍士，居然在打滾。

其中三個，滾倒了一邊，然後就舒舒服服的躺在那裏不動了。

另外一個沒有滾，因爲他一下子就站了起來。

死人會變成僵屍。這是很古老的傳說。

但所有的傳說，都沒有記載過屍體還沒變得僵硬的死人，會成爲僵屍。

可是，這裏就居然有了這種僵屍。

大悟禪師不禁喃喃的唸起了往生咒。

鐵撼山却反而哈哈大笑。

鐵撼山本來很怕鬼，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鬼究竟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才怕。

所以，他剛剛才嚇得不敢說話。

現在，鬼既站了起來，他忽然發現，鬼跟人一樣，那就沒有什麼可怕了。

所以，他才哈哈大笑，他才笑着指指那站起來的死劍士，大聲道：「你不是鬼，你也不是僵屍……」

那站着的死劍士陰森森的應道：「誰說我是鬼？誰說我是僵屍？」

他忽然揮舞了一下右手，手裏面有一把小小的七首：「你們才是鬼，你們才會變成僵屍……」

鐵撼山忽然覺得這個死劍士很可笑，所以，他又哈哈大笑道：「我們明明是人，怎會是鬼？我們……」

他這「我們」兩個字剛剛說出口，胸前就冒出了一股鮮血。

是滾熱的血。

他吃驚的低下頭去找，找這鮮血是怎麼冒出來的。

他吃驚的看到自己心口，竟然長出來了尺許長一段劍尖。

血，就是由劍尖上湧出來的。

他呆呆地看着這截劍身，呆呆地看着那冒出的熱血，他根本就不相信這是眞的。

可是，他舌尖上也泛起了一絲鹹味，一股鮮血，由口中噴了出來。驀地裏狂吼一聲，向前撲倒。

他斷氣的那一瞬，還是回頭看到了鬼。

那本該死去的轎伕，居然正站在他背後，手中拿着一把劍，劍尖上仍在滴血。

他忽然也看到大悟禪師的臉。

因爲，大悟禪師正倒在他的身旁。

不過，刺穿大悟禪師的是一把刀。

一把又細又長，除了是單刄而外，跟普通長劍幾乎沒有什麼分別的怪刀。

刀尖也在滴血，持刀的，却是一個本該死去的恆王王府中的侍衛。

□□ □□ □□

雨忽然大了。

風却反而停了。

樹是濕的。

山石也是濕的。

泥土更是濕的。

人在水中，雨水和血水中。

所以，人也是濕的。

不管那是死人，或是死而復活的人。

王府的風燈，已經在秋公子臨死前熄滅了。

就是因爲那些燈光忽然熄滅，才會使秋公子撲向軟轎，也才會使這位武林中名重當世的高手，慘遭殺身之禍。

現在，風燈忽然又點亮了一盞。

三個幽靈般的人影，在這一圈燈光中拉得很長，躺滿了死人的山野，越發的顯得陰森恐怖。

他們沒去找那突然失蹤的郡主和嬰兒，却是在查看那些死去的人。該死的，都死了，甚至連不該死的也死了。

但他們仍在尋找什麼。

而且，找得非常仔細。

因爲，他們發現有兩個絕對該死的人也失了踪。

一個是旗杆。

另外一個是桃花娘子。

桃花娘子金鶯本該坐在那桃花編成的籃子裏面。

但此刻那籃子裏面却是空的。

沒有人見到她離開那桃籃，自然也沒有人知道她是怎麼失了蹤的。

三個死而復活的人，呆呆地看着那花籃，然後就刀劍齊舉，把花籃劈得粉碎。

本是香氣馥郁，綴滿了灼灼大桃的花籃，忽然間香消花萎，化作塵泥。

然後他們就呼嘯着向山上奔去。

□□　□□　□□

山野又恢復了寧靜。

死一般寧靜。

死的已死、失踪的已消失，死而復活的也走了。

這裏本該連野獸也不會出現的。

大雨中野獸也不肯出來覓食的。

但是，此刻不該出現的事，又出現了。

一條人影，突然閃到那砸碎的花籃前面。

他又瘦又高，就像是一根旗杆。

他恰巧就是齊敢。

齊敢活了三十多年，遇到的怪事，都沒有今天一晚上遇到的多。

他本該是最早就應該死掉的死人。

但他居然沒有死。

非但沒有死，而且還活得很長。

□□　□□　□□

齊敢是個殺手，他天天都活在刀光血影之中。

也天天都活在殺人與被殺之間。

他從廿五歲出道，十年之中，最少也有十次面對難逃一死的危境。而他却平平安安的對付過去了。

死的，反而是他的對手。

就像今天所遇到的情景，齊敢已是自分必死。

結果，死的，還是那些要殺他的人。

江湖上很多人認爲他是在走運。

但齊敢却否認。

因爲，一個人不可能長長在走運，天天在走運。

所以，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能活着，那不是因爲走運，而是他知道怎麼樣才能保護自己的這條小命。

他此刻就是在絞盡腦汁，想着怎樣保命。也再想怎樣讓自己能平平安安地活着離開這搶風嶺。

如果換了別人，一定認爲，人已死光，殺人的那些人也已走光，還會能有什麼危險？

但齊敢不然。

他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最不危險的時候，也許就是最最危險的時候。

秋公子、荊濤、白婆婆就是這樣丢了命的。

大悟禪師和鐵撼山又何嘗不是一樣呢？

他們都死在自己認爲最不可能被殺死的時刻。

他們也都死在最不危險的時刻。

而最不危險的時刻，也就是自己最疏忽的刹那。

一個武林人物，忽然疏忽、閃神，結果就免不了血流五步，遺恨終身。

齊敢決不做遺恨終身的事。

他仔細的打量着四週，連一草一木都很仔細。

他相信，死而復活的人，遲早還會回來。因爲，桃花娘子金鶯，既然沒有死，他們就必然要追查。

雖然，他們此刻追錯了方向，但他們一定會很快就發現自己的錯誤，然後，他們也一定會回來再從頭查起。

因此，齊敢很快的想出辦法。

同時，他也在想，桃花娘子明明坐在花籃裏面，爲什麼會忽然不見了蹤影。

齊敢走到了花籃前面。

花籃已碎。

殘枝碎片，攤滿了地上。

齊敢彎下腰，伸手去抓那些殘枝。

突然，齊敢驚覺到又有怪事，連忙縮手。

他天生是個殺手，殺手的長處，就是機警。

但是，這一刹那，他却慢了一步。

一隻手，由花籃的殘枝中伸了出來，閃電般扣住了他的手腕。

一隻白生生的手，一隻吹彈得破，十指尖尖的玉手。

齊敢呆了。

他呆得比遇到了鬼還要可憐。

□□　□□　□□

很快，齊敢就看到這隻手的主人。

桃花娘子金鶯。

金鶯由地下冒了出來。

她正瞪着他，冷冷地道：「你沒有死？」

齊敢喘了一口氣。

他暗想，還好是她……因爲她決不會做出害死秋公子的事，所以，齊敢知道，她也不會跟主持這樁陰謀的人是一夥的。

只要不是這一夥人，他就不會被殺死滅口。他就有機會找到活下去的主意。

齊敢點點頭道：「我沒有。」

他既沒掙扎，也沒反抗，桃花娘子的武功，他早已聞名，他不必冒險。

金鶯看了看四週，忽然鬆開了手。

齊敢意外的怔了一怔。

但他心裏却在笑；果然沒錯，桃花娘子是不會要自己命的人。

他看看金鶯，金鶯看也不看他，就往那破碎的軟轎走過去。

她的脚步很慢，她的雙肩在聳動。

秋公子死了，她當然很傷心，但她却能在那椎心泣血的一瞬，沒有冒然從花籃中跳出來，這就表示，她保護自己的智慧，決不比齊敢差。

她此刻正在泥濘中尋找。

她一塊一塊的把秋公子的殘骸拾起來，用自己那潔淨的黃衫兜着。

她拾得很仔細，也很徹底。

除了那留在劍上的半截右手，秋水仙的殘骸，幾乎能找到的，她都找到了。她找不到的，都已化爲塵泥。

齊敢呆呆的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一個美似天仙的少女，在泥濘中揀拾死人的骸骨。

他幾乎忘了這正是該逃走的時候。這位冷酷的殺手，似乎已經被這傷心的場面，感動得呆了。

四

金鶯低頭看着那兜在長衫中的殘骸，臉上，掛着珍珠般的一串眼淚。

她咬着唇，唇邊泛出了血絲。

忽然，她一掌割裂了黃衫的前襬，將秋水仙的殘骸，用那半幅黃衫包紮成個小小的包袱。

少了前襬的黃衫，已經遮不住她那修長結實的雙腿。

她的腿很美，齊敢看她走了過來，却不敢正眼相視。

腿上濺到了幾滴血，就像鑲在玉石上的珍珠，更襯托了那玉石的白皙、晶瑩。

死的玉石都能誘惑人，何況這是活的？

齊敢低眉閉目，一動不動。

金鶯直到這時，才似乎有些詫異的道：「你沒走？」

齊敢道：「我沒有！」

金鶯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道：「你……好像叫做齊敢？是嗎？」

齊敢道：「是！」

金鶯道：「你不是他們的人？」

齊敢盯着她，咧咧嘴，道：「他們是誰？死的、還是走了的？」

金鶯怒道：「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齊敢道：「是你問我。」

金鶯道：「那就回答我的話！」

齊敢吁了口氣，道：「我不是！」

金鶯伸手抹去臉上的淚珠，嘆了一口氣，道：「你不是，他們一定會殺你。」

齊敢道：「我知道。」

金鶯道：「你……你眞的知道？」

齊敢道：「是！」

金鶯忽然搖了搖頭，道：「你好像幷不眞的知道，否則，你剛剛爲什麼不逃？」

齊敢道：「他們能安排這麼巧妙的陷阱，他們能一擧毫不費力的，殺死了這麼多武林一流高手，他們怎會不想到安排堵截的人手？他們又怎會讓倖生的人逃走？」

金鶯意外的點點頭，表示同意道：「想不到你還很聰明。」

齊敢道：「我是殺人的人，像我這種人太笨了，就活不長了。」

金鶯道：「我相信。你果然不笨……」

她一面說話，一面把那個包袱，重新攤開，捲成一個薄薄的長條，束在腰間。

齊敢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瞪大了兩眼。

金鶯的長衫，本來只剩了半截掩在身前，這時再經那小包袱一束，就縮得更短了，短得連金鶯的桃紅肚兜都露出了出來。

金鶯似乎幷不在意，她拍拍那圍在她腰間的死人骨頭，嘆了一口氣道：「你知不知道？秋郎也是個聰明人，比你更聰明的人，但他却死了……」

齊敢不敢再向下看，只好平視眼前，目光由金鶯的髮髻上望出去，茫然的應道：「我知道，我也看到了。」

金鶯道：「他爲什麼比你聰明，却反而比你先死？」

齊敢道：「也許……也許他心地太好，也許他太過於相信別人……也許，他太高估了自己……」

金鶯冷哼了一聲道：「錯了！」

齊敢道：「錯了麼？那……他爲什麼會先我而死？」

金鶯道：「因爲，他就像現在一樣，見到了女人的大腿，失魂落魄，心智不明。」

齊敢悚然一驚。連退了三步，脫口道：「你……你是說……我會跟他一樣？我也會……也會……」

他囁嚅了半天，却不肯說出那個死字。

金鶯寒着臉道：「你很怕死？」

齊敢點頭。

金鶯道：「你殺了很多人，但自己却怕死怕得要命？」

齊敢點頭。

金鶯道：「如果我要你死，但在你死之前，除了我的腿，還可以多看些地方，你願不願意去死？」

齊敢搖頭。

金鶯道：「如果我不要你死，但我仍然多給你看些地方，你願不願意？」

齊敢搖頭。

金鶯一怔道：「你……這一次你還是搖頭？」

齊敢道：「是。」

金鶯掠髮嘆道：「多少男人跑着求過我，只想看看我的腿，你知道嗎？」

齊敢點頭道：「桃花娘子，迷人不死，在下早就聞名了。」

金鶯道：「我不要你死，你還是搖頭，爲什麼？」

齊敢長嘆道：「我不想學秋公子。」

金鶯忽然笑了。

這麼悲痛時刻，淚痕未乾，她居然笑了。

齊敢道：「怕死並不好笑。」

金鶯仍然在笑，笑過後道：「我不是笑你怕死，我是笑你讓我很滿意！」

齊敢一怔道：「妳滿意？」

金鶯道：「不錯。」

齊敢搖頭道：「桃花姑娘，我不懂你的意思！」

金鶯笑道：「我是桃花娘子，不是桃花姑娘。我姓金，叫金鶯，你可以叫金姑娘，也不可以叫桃花姑娘。」

齊敢道：「是，金姑娘！」

金鶯又笑了笑道：「你不問我爲什麼滿意了？」

齊敢道：「我已經問過了，如果你不願意說，我多問一次也沒有用。」

金鶯點頭道：「你這個人很實際。好像也很懂得不說廢話。」

齊敢道：「我很懶，懶人正常連話也不多。」

懶人是不是眞的話少？

這世間眞正的懶人，好像不是話少的人。

因爲，他們都是動口不動手的人。

金鶯搖頭道：「那可不一定，我看到的懶人，好像都是說話最多的人！」

齊敢道：「那不是我。」

金鶯忽然瞪着齊敢，一字一字道：「桃花島上沒有男人，你知道麼？」

齊敢點了點頭。

金鶯嫣然一笑道：「現在，你明不明白，我滿意什麼了？」

齊敢剛剛一搖頭，忽然皺眉道：「你——你是不是想要我去桃花島？」

金鶯道：「你的確不笨！」

齊敢忽然有些激動，大聲道：「你……爲什麼會看上了我？」

金鶯笑道：「因爲你眞的很聰明。」

齊敢深深地吸了口氣：「你……不嫌我醜？」

金鶯道：「男人的美醜，好像并不重要。」

齊敢忽然熱血上衝，脹紅着臉道：「我曾經有過很多女人……你不在意？」

金鶯道：「你以前的事，我爲什麼要管？」

齊敢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你……你……眞的要我……」

金鶯道：「眞的！」

她笑了笑，道：「桃花娘子好像在江湖上還沒有失過信吧？」

齊敢道：「沒有。」

金鶯道：「那就好了，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齊敢兩眼開始在她腿腹之間遊移，低聲道：「金姑娘，天下男人多得很，妳爲什麼選我做你的老公？」

金鶯忽然呆了一呆，道：「你說什麼？」

齊敢道：「我說，你爲什麼偏偏選我做你的老公？」

金鶯忽然咭地一聲笑了。

她笑得彎下了腰，她笑得好像叫化子，一下子撿到了一百八十個金元寶。

齊敢呆了。

他實在想不出自己這句話有什麼好笑。

他看着她笑，也盯着她那玉一般的誘人的大腿在抖動。

對一個男人而言，這雙腿確實很誘惑人。

金鶯總算止住了笑聲。

她瞪着齊敢，低聲道：「你想做我的老公？」

齊敢道：「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金鶯皺起雙眉道：「我幾時說過了？齊敢，我幾時說過要你娶我？我幾時說過要嫁給你了？」

齊敢想了想，也笑了：「你是沒有。」

金鶯道：「那你爲什麼認爲我想嫁給你？」

齊敢道：「桃花島沒有男人，你要我去，當然是……」

金鶯打斷了他的話，冷冷地說道：「我要你去，并不是要嫁給你！你難道不明白？」

齊敢忽然覺得臉上又在發燒，囁囁道：「我……我……我原以爲秋公子死了，你……你想找一個丈夫……」

金鶯冷笑道：「齊敢，我眞要找丈夫，也不會急在秋郎剛死的日子吧？你以爲我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你……」

她長嘆一聲，搖搖頭，低聲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桃花島除了我，還有很多漂亮女孩子，只要你喜歡，我可以送一個給你。」

齊敢不作聲。

金鶯皺了皺眉，忽然向那桃籃殘枝的地洞口走去。

齊敢沒有移動身子。

金鶯回過頭，笑道：「你還願不願去桃花島？」

齊敢沒動。

金鶯嘆息道：「你最好去，不然，你就死定了！」

齊敢仍然沒動。

金鶯搖頭笑道：「他們很快就會回來，你如果不跟我走，你只有死路一條！」

齊敢似乎移動一下，不過，他還是沒轉過身子。

金鶯沒再理會他，她把用來鋪在地洞上面的那塊大青石，移動了一下，然後，把地上的殘枝和泥土沾到石塊上，以免人下去以後，蓋上石塊時，把殘枝抖落。

齊敢終於轉過身子來了。

金鶯抬頭看看他。

齊敢也在看她，不是看她的眼睛，是看她的腿。

蹲在地上時，金鶯的腿，似乎更充滿了彈性。

金鶯笑笑：「想活麼？」

齊敢道：「想。」

金鶯道：「想活的人，就該聽話！」

這已是齊敢今天第二次聽到這句話了。

他也知道眞聽話，有時眞還管用。

所以，也收回那貪婪的目光，點頭道：「我跟你去！」

金鶯微微一笑道：「我也知道你會去……」

忽然間，她一閃身，向地洞中跳下去。

那隻白玉般的手，向齊敢招了招。

齊敢想也不想，就跟着跳下去。

然後，石塊就移回原位，堵住了那個地洞入口。

然後，就有三條人影，疾馳而來。

雖然是三條人影，但却是四個人。

因爲，其中一人手裏抱了一個嬰兒。

這三個人，正是剛剛離去的那三位，他們爲什麼抱一個嬰兒回來？

這嬰兒又是誰的孩子？

□□　□□　□□

擠在地洞裏的齊敢，此刻實在是很不好受。

地洞很小，小得剛剛只能把兩個人塞在裏面。

一個人如果是塞在一個小地方，當然是連頭也抬不起來的了。

但糟的却不是抬不起頭。而是伸不開腿。

旗杆總是瘦瘦長長的，所以，人如果像旗杆，那個人的腿一定特別長。

長腿弓在地洞裏，少不了就得像一隻蝦子。

直立着弓起身子的蝦子。

而這個蝦子不同的是，他懷中還蹲了一個大美人。

髮香、衣香、脂粉香……幾乎齊敢鼻子聞得到的，都很香。

他想不出金鶯的身上，爲什麼會這麼香。

要人命的異香。

他也奇怪，爲什麼地洞中一點兒也沒有泥土的怪味。甚至，本該還有秋公子殘骸的血腥氣，也一點兒聞不到。

他明明知道，在自己身旁的這個美人惹不起。

但他此刻却躍躍欲動，大有一親芳澤，雖死何憾的英雄氣概。

金鶯好像完全沒有注意到身邊的男人反應。

她正在一條極細的縫隙中，向外面張望。

她發現，那三個人把那個嬰兒放在白婆婆身邊，斜斜的靠着揷在白婆婆胸前的劍上。

他們似乎對於把一個嬰兒，放在死人的身上這件事，很得意。

他們左看看、右看看，然後，其中一人，拿出了一塊淡紅的絲巾，非常小心的放在嬰兒的頭上，擋住雨水，淋到嬰兒的臉上。

在殺人的時候，這三個人是兇狠毒辣，陰沉險詐。

但他們此刻安置嬰兒的動作，却是十分輕柔，而且還小心翼翼，生恐將嬰兒驚醒，就像

慈母般，看上去還挺令人感動。

金鶯一向很聰明，但她這時却有點糊塗了。

她完全想不出這三個人，爲什麼要這樣做。

倘若說這是一個餌，想把什麼人從暗中釣出來，那麼，他們釣的是誰？

金鶯當然不會相信，這些人會用這個餌來釣出自己。

因爲，她已經想得到，這孩子一定是秋公子和那位蓉蓉郡主所生的孩子。

她們所生的孩子，自己當然不必去關心。

所以，金鶯才會不相信這個餌是來釣自己的。

因爲，她自己認爲，孩子既然是另一個女人爲秋公子生的，她當然不會去過問。

但是，她眞的不會去過問麼？

□□　□□　□□

那三個人在仔細，小心的放好那嬰兒之後，就很快的呼嘯而去。

金鶯沒有動，她並沒有馬上就掀開青石鑽出去。

她本來已經伸手想去掀動石塊，想出去看看那個嬰兒是生還是死。

但她居然沒有。

因爲，她忽然明白，那個餌若不是用來釣自己，還會釣誰？

一個女人，對自己心感的男人和別的女人生下來的孩子，雖然不會關心，但她一定會好奇。

好奇，就會忍不住想看看。

想看看，當然就上鈎了。

所以，她沒有移開石塊，她沒有出去。

但是，她却又不得不出去，而且要趕快的出去。

□□　□□　□□

齊敢的臉像戲台上的關公一樣的紅。

齊敢的呼吸，聲音大得像鐵匠舖裏的風箱。

齊敢的眼睛，似乎是要冒火。

齊敢的雙手，箕張着，像是暴怒中的豹爪。

齊敢的腿，像風中的竹竿，不停的發抖。

齊敢的鼻子，正像獵食的野狼，湊在金鶯的頸子後面。

金鶯剛一回頭，就碰到了那鼻子，汗津津的，冰涼的鼻尖。

金鶯嚶嚶出聲，身子向下一縮。

可是，這只是個土洞，沒有地方可以讓她縮下去。

齊敢的雙手，已經到了她的肩頭。

齊敢那整個的身子，也像一片烏雲，遮了過來。

金鶯已無處可避。

何況，她本來也不必避，她的身子就像一條魚一樣，從齊敢的手中脫出。

巨大的石塊，一飛冲天。

金鶯的身子，就隨着那石塊，升起在空中。

石塊重重的落在一丈之外。

金鶯却像一小片黃雲，輕飄飄的落在洞口。

齊敢忽然被一陣冷風吹得打了一個寒顫。

弓屈的身子，也突然挺直。

他一抬頭，就看到了一雙腿。

赤裸裸雪白的腿。

金鶯那雙動人的大腿。

齊敢的眼睛，又像要噴出火，他雙手一伸，抓向那一雙雪白的大腿。

金鶯沒有挪開。

她不但沒有挪開，反而格格的嬌笑。

笑得連那雙腿都在抖動。

齊敢的雙手，也在抖動。他的手還抓在金鶯裸露的膝蓋上，但他的人，却忽然像釘子樣一動也不敢動。

金鶯的一隻纖纖玉手，正按在他的泥丸宮。

色膽雖然包天，但若是腦袋上有一把刀架着，恐怕連西門慶也不敢自誇有包天膽了。

何況，金鶯的手，比鋼刀還要厲害。

齊敢除了發抖，他還能怎辦。

金鶯還在笑，甚至笑得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着道：「你的膽子，怎麼忽然變小了？」

齊敢低聲道：「我……我的膽子本來不大。」

金鶯道：「哦？」

她又笑了道：「剛才，我好像覺得你膽子不小。」

齊敢道：「那……那……是因爲……因爲……」

金鶯道：「齊敢，有一件事，你最好記住。」

齊敢沒吭聲。

金鶯那隻手，按了探齊敢的頂門，冷笑道：「如果你眞想活下去，最好是以後看到我，就像是見到你娘一樣，不然，你就早些去死，免得多受活罪。」

一個人可以對任何人不尊敬，但對自己的母親，却不會不尊敬。

除非是畜牲。

而畜牲，也有很多在吃奶的時候，是跪下雙腿的。

所以，羔羊跪乳，一直傳爲美談。

齊敢當然懂得金鶯這句話的意思。

他很快的應聲道：「是！」

他那抓在金鶯腿上的雙手，也很快的鬆開垂落。

金鶯笑了笑，道：「你果然能聽話，我果然還是沒有看錯你。」

齊敢道：「是！我一向很聽話！」

金鶯慢慢地擧起右手，慢慢地扯了扯那撕裂的衣衫，道：「你可以跳出洞來了。」

齊敢一躍而出，垂手肅立，一臉恭謹之容。

他知道，自己又在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了。

金鶯這時正擧步向那個嬰兒走過去。

齊敢跟在身後。

金鶯忽然停下步子，回頭一笑道：「你先過去！」

齊敢遲疑了一下，終於走過金鶯身邊，走向那嬰兒的身邊。

他剛才并沒有瞧到那三個人把嬰兒送回來，所以，當他看到那個包着嬰兒的襁褓時，不禁怔了一怔。

金鶯低低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那是不是一個嬰兒？」

齊敢道：「是！」

金鶯道：「活的麼？」

齊敢搖頭道：「不知道……」

金鶯道：「你爲什麼不看看呢？如果他是活着的，躺在死人身上，他豈不也會變成死的

了麼？」

齊敢道：「是……」

他不失是名殺手，所以，他并沒有用手去抱那嬰兒。他拾起白婆婆的拐杖，挑起了襁褓，然後挑到自己手中。

金鶯道：「是死是活？」

齊敢揭起了那淡紅絲巾，一張紅通通的小臉就露在他的面前。

嬰兒睡得很熟，呼吸也很勻稱，那嘟起的小嘴巴，還不停在吮動着。那麼天眞，那麼可愛。

冷酷的殺手也不由得笑了笑。

天下能令齊敢這樣冷酷的人，發出這樣慈祥笑容的事，本就不多。而這熟睡的嬰兒，却能令他微笑。

金鶯也不由得怔了一怔。

她嘆了一口氣道：「他還活着吧？」

齊敢道：「是，活得很好！」

金鶯走了過來，她凝視着那孩子半天，忽然笑了笑道：「這孩子將來會很聰明。」

齊敢道：「是！」

金鶯伸手似乎想接過那嬰兒，但她又忽然改變了主意，撥了撥那嬰兒的眼皮，道：「齊敢，你知不知道，這是誰的孩子？」

齊敢沉吟了一下，搖頭。

他本來應該猜得出來，這是什麼人的孩子。

但他却沒有說。

金鶯笑笑道：「你應該猜得出。」

齊敢道：「是！」

金鶯詫異的看看齊敢道：「你猜得出，但却不肯說出來，是麼？」

齊敢道：「是！」

金鶯道：「你是怕我傷了這孩子，才不肯說麼？」

齊敢道：「不是。」

他突然變得非常謹愼、小心，每一句話都說得很愼重，每一句話也回答得很簡略。

他至少明白一件事，少說一句，就會少出一點兒錯。

金鶯沒有再問他，齊敢有着如釋重負的感覺。

不過，他此刻却又發現金鶯的臉上神情有些不對勁。

她瞪着那嬰兒，彷彿要吃掉這孩子。

齊敢突然覺得混身像抽筋般的難過。

他抱着嬰兒的兩手，也不由得直抖，怯怯的看了看金鶯，低聲道：「金姑娘，這孩子……

……我們怎麼辦？」

金鶯還是直盯着嬰兒，還是那種怕人的眼光，但是，她聲音却是柔柔地：「很好，很可愛。」

齊敢呆了一呆，手也不抖了。

他咧了咧嘴，道：「是，很好。很可愛。」

金鶯道：「這麼好的孩子，死了實在是可惜。」

齊敢道：「是可惜。」

金鶯道：「但，一定有人不會讓他活下去，是不是？」

齊敢道：「是！」

金鶯道：「所以，他要活下去，很難。」

齊敢道：「不錯。」

金鶯忽然冷冷一笑道：「不過，他還是會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齊敢道：「是！」

金鶯道：「你——你能不能保他活下去？」

齊敢一怔道：「我？」

金鶯道：「你。就是你。」

齊敢道：「金姑娘，我……縱有此心，只怕……只怕……」

金鶯道：「不敢？還是不肯？」

齊敢搖頭道：「既不敢，也不肯。」

金鶯忽然笑了：「你很老實。」

齊敢道：「我是。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爲我老實。」

金鶯道：「齊敢，你知不知道，老實人總是不會寂寞的，所以，你不必不敢。」

齊敢看看她，她還在笑，笑得那麼動人。

金鶯道：「桃花島是個好地方，非常好的地方。」

齊敢道：「我知道。」

金鶯道：「那，你肯不肯？」

齊敢沉吟不語。

金鶯道：「人活着，就免不了有問題，要想沒有問題，那只有死，是不是？」

齊敢道：「是！」

金鶯道：「你想死？」

齊敢道：「不！」

金鶯道：「好。很好。只要不死，總還有希望。現在，你是不是肯了？」

齊敢道：「是！」

金鶯突然一轉身，向山下走去。

齊敢沒有動。

金鶯只走了五步，就停了下來。

她又回頭看了看齊敢，冷笑道：「你爲什麼不走？」

齊敢道：「我不能走。」

金鶯道：「爲什麼？」

齊敢嘆了一口氣，道：「我從來沒有帶過孩子，如果要我扶養一個未滿月的嬰兒，我想，我還不如死了好。」

金鷺一跨步，就到了齊敢身前了。

她冷冷地盯着齊敢。

齊敢居然也低着頭，狠狠地瞪着她。

金鷺的手抬起，但她很快的又放了下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你想怎麼樣？」

齊敢遲疑了一下，道：「我可以保護他，但我不能照顧他，我不是女人。」

金鷺咬了咬牙，終於點了點頭，道：「下山以後，我會爲他找一個奶媽。」

齊敢又笑了。

能夠折服桃花娘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居然折服了她，所以，他笑了。

□□　□□　□□

金鷺和齊敢走了。

他們由山路上，折入了小徑，向山下走去。

不過，他們沒走多遠，金鷺就發現有些不對勁。

齊敢發現得也不遲。

百步之外，五個人，站在小徑的中央，似乎正在等着他們。

金鷺看看齊敢。

齊敢看看懷中的嬰兒，搖頭道：「金姑娘，我們不能拚。」

金鷺道：「是你不能拚，我能。」

齊敢仍然搖頭，仍然說道：「你也不能。除非，你願意讓這孩子去死。」

金鷺皺了皺眉頭，低聲道：「你就在這兒別動。」

齊敢剛張開口，剛想說什麼，但金鷺已經走了。

她已經到了那五個人身前。

五個紙人的身前。

金鷺臉色一變，陡然向後一躍，倒退十步，回頭看去。

齊敢的身邊，却多出來了七條人影。

好巧妙的安排。

金鷺當然發現，這些安排，彷彿都針對着她而來，彷彿都已算定，她會救走那個孩子。

這是爲什麼？

主持此事的人，爲什麼會能樣樣都搶先她一步。

金鷺咬了咬牙，一閃身，衝到那七個人身後。

齊敢眞像是一根旗杆。他一手抱着那嬰兒，一手按在腰際，目光在那七個人身上轉動不停。

雖然他已看到金鶯回來了，但他仍然沒有移動半步。

這七個人都是黑衣大漢，都是臉上塗了污泥，很顯然，他們都是不敢以本來面目見人的人。

金鶯嘆了一口氣，忽然右手一揮，一片淡紅的薄霧，隨着她那一揮，飄了出去，捲向那七個人的身上。

七個人都沒有閃讓。

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機會閃讓。

他們剛剛拔出劍，只拔出一半的劍，就忽然倒了下去。

像一灘泥般的倒了下去。

七個人忽然就無聲無息的倒下。

連齊敢也爲之變色不已。

「桃花千朵霧，南海一聲雷。」

齊敢終於見識到這千朵霧的威力了。

那雖然只是一片薄薄的淡霧，却一眨眼之間，就令七名高手倒地不起。

過去，齊敢總覺得江湖中傳言過甚。

桃花娘子既不是千手千足，這「桃花千朵霧」的話，就根本不通。但他現在却寧可相信這是眞的。

金鶯不過是揮了揮手，七個人就在同時倒了下去，如果他要多些人倒下去，齊敢相信，那也不是難事。

不過，他不明白的是，自己離那七個人并不遠，爲什麼自己不受波及？

桃花霧的奧妙，妙在何處？

他不敢問。

他只是在想，桃花霧的威力，他已經見識到了，而「南海一聲雷」呢？

他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些，活到能看到「南海一聲雷」是什麼？更能看看「南海一聲雷」的威力，是不是比得上「桃花千朵霧」。

因爲，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桃花娘子和南海雷神是生死對頭。

遲早，他們總會拚一個你死我活。

齊敢有一股迫不及待的企望，希望早一天看到這兩位海外高人的生死之搏。

他相信，那一定是曠世難逢的一場決戰。

他也相信，只要自己跟着去桃花島，就一定有機會能欣賞到這番不死不散的決戰。

□□ □□ □□

金鷲一直沒有說話，她看到了齊敢吃驚的臉色，也看到了齊敢那充滿了疑問的目光。

但她一語未發，只是向他招招手，轉身向那五個紙紮的假人走去。

五個紙紮的人，仍在原處。

相距不到五尺，齊敢終於也看出那些人是紙紮的了。

雨還在下。

雖然不大，但也足夠把紙淋濕、淋碎。

但這五個紙人沒有碎，而雨點打在紙人身上，滴溜溜的向地上滾落，並沒有浸透那層紙。

塗過桐油的紙，當然滲不透。

齊敢皺眉沉吟道：「五個紙人？他們用心何在？」

金鷲冷笑道：「紙人當然不怕桃花霧，這個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

齊敢搖頭，仍然盯着那五個紙人：「金姑娘，紙人雖然不怕桃花霧，但他同樣也不能傷人，同樣也不能阻止我們下山，不是麼？」

金鷲道：「不是！」

齊敢怔了一怔。

紙人怎能傷人？

紙人又怎能阻止我們下山？

他想問，但他沒有。

因爲，那五個紙人，已經用事實給了他最恰當的解答。

當他們走到紙人身前兩尺的地方，就發現了危機。

雨後的山路，本來很泥濘，很鬆軟。

但是，這紙人身邊的山野，却並不泥濘，也不鬆軟。

金鷲一脚踏下，就暗叫不妙。

她可不像齊敢那麼老實，眞以爲人家紮了五個紙人來做晃子，嚇人的。

她早就在留心尋找這紙人會不會有什麼可以操縱、控制的樞鈕，直到她這一脚踏了下去。

雖然只是那麼輕輕的一脚，却已足夠令那五個紙紮的死人，變成了活人一樣有用處。

這關鍵的一步，幸好是由她先踏下去的。

所以，她們才有機會活着。

如果這一脚換了是齊敢踏下去，這搶風嶺的半山上，至少又要添了三名新鬼。

五

金鶯應變之快，委實驚人。

她一脚踏實，剛剛覺得脚下的土地忽然變軟了，立卽就勢借力，向後倒躍而退。

「快退……」她低叱一聲，右手還不忘拉了齊敢一把。

齊敢不笨。就衝着他今天能活着，就可以看出，他在面臨生死存亡的刹那，是如何的善於自處。

借着金鶯一拉之力，他也飛退了八步。

兩個起落，她們已在十丈以外，是十丈以外一棵大樹的後面。

就這一瞬之間，五個紙人身上，忽然在冒煙。

煙不濃；若非夾着些火光，在這烏麻漆黑的雨夜，還眞不容易看得出來。

「好歹毒的手段！」

金鶯鶯訝得直咬銀牙。

她突然一頓足，拉着齊敢，旋風似地又退了十丈。

兩人身形未穩，身後已然傳來了一聲爆炸。

這一炸之威，居然使得十丈之內的林木夷爲平地。

若非金鷲見機，又拉了齊敢疾退十丈，此刻兩人和那嬰兒，必將和那棵大樹一樣，被炸裂成幾段了。

□□　□□　□□

齊敢的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

他楞楞的看著那一片在雨水中冒火的樹枝雜草，長長的嘆息道：「姑娘又救了我一命。」

金鷲冷冷地哼了一聲怒道：「齊敢，命是你自己的，以後你最好小心些，別總是要別人救你！」

齊敢一怔道：「是……」

他沒想到，她爲什麼忽然爲了他這句話而生氣。

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

金鷲逼近了那棵倒地的大樹，仔細的看了一番，突然格格一笑，大聲道：「齊敢，你聽說過『南海一聲雷』這句話麼？」

齊敢呆了一呆，心想，她怎麼忽然間說出這句話來呢？但他口中却應聲回答道：「聽過。」

金鷲點頭道：「『桃花千朵霧』呢？」

齊敢應道：「也聽過。」

她忽然又格格嬌笑道：「你明白這兩句的意思麼？」

齊敢遲疑了一下，皺眉道：「知道……這是指的兩個人……」他看了金鷲一眼，閉口不語。

金鷲點頭道：「沒錯，『桃花千朵霧』是我。那『南海一聲雷』……」

她咬了咬牙，恨恨地：「是指的南海的雷神……雷公望一家。」

齊敢應道：「是！我聽說過。」

金鷲忽然一笑：「你很幸運，江湖人物夢寐以求而難以見識得到的桃花霧和一聲雷，你今天都見到了！」

這炸裂五個紙人的，就是『南海一聲雷』？

一聲雷原來就是炸藥麼？

他忽然明白，金鶯剛才爲什麼生氣了。不過，他還有些不明白，她爲什麼又很快就高興的笑起來？

金鶯看着齊敢那吃驚的臉色，又笑了：「雷公望一家，總以爲他的一聲雷比我桃花霧高明，但今日一見，也不過如此……」

齊敢想都沒想，脫口道：「一聲雷很霸道！」

金鶯冷冷地看了齊敢一眼，道：「兵双暗器太霸道，就不容易聽人控制，是麼？」

齊敢聞言，呆了一呆。

他似乎從來沒想過這一問題。

不錯，不但是兵双、暗器，連人也是一樣。

太霸道的東西，常常會帶來意外的災害。

他點點頭道：「是！」

金鶯又道：「炸藥做的東西，每個人都能用，一聲雷又有什麼可怕？」

齊敢心想：不可怕？頃刻之間，足以令人粉身碎骨，還能說不可怕？

他緊緊地閉上了口。

金鶯微微一笑道：「你不信，是不是？」

他仍然不開口。

金鶯道：「你不會明白的！」

齊敢點頭：「我是不明白。」

金鶯笑笑：「當然，有一天你終於會明白。」

齊敢暗暗搖頭，嘆了一口氣道：「我會嗎？」

金鶯道：「你會。」

□□　□□　□□

在那五個紙人的附近，幾乎像一片火場樣的零亂。

金鶯很小心的在那兒撥弄着地上的殘枝斷幹。

齊敢抱着那依然熟睡的嬰兒，冷冷的瞧着。

他有些奇怪，這麼大的爆炸聲，爲什麼沒把這孩子驚醒，也沒招來什麼別人。

這未免不合情理。

他忍不住低下頭看看那嬰兒。

嬰兒還在睡着，呼吸依然那麼勻稱。

他很想查查這孩子是不是被人做了手脚。

但他沒有，因爲，他總覺得，未滿月的嬰兒，是經不起任何折騰的。

何況，金鶯這時已然十分滿意的走了過來。

她一面走，一面把自己的衣衫撕裂，就像一個發了瘋的女人。

齊敢吃驚的瞧着她。

金鶯瞪了他一眼，喝道：「有什麼好看的？你沒見過女人？」她忽然一笑：「還不把你自己的衣服撕破？」

齊敢忽然覺得，她大概眞的瘋了。

只有瘋子才會要人把衣服撕破。

但金鶯沒有瘋。

齊敢知道，南海一聲雷就算很嚇人，却也不會把桃花娘子嚇瘋。

既然沒有瘋，她爲什麼要撕破自己的衣服？

而且，還要齊敢也把衣服撕破？

金鶯發現齊敢沒有動，不禁怒道：「你是聾子麼？」

她身上的衣服，已經撕去了一半，長衫，已經變成了短衫，袖子也全部扯脫了。

玉石似的腿，藕也似的臂，在夜色中，特別的顯眼。

更顯眼的，是兩隻玉臂上，分別戴了兩只金光閃閃的金釧。

齊敢嘆了口氣道：「姑娘，你這是爲了什麼？」

金鶯冷笑道：「你想不想活下去？你想不想早些離開這殺人的屠場？」

齊敢道：「想！」

金鶯道：「那你就趕快把衣服撕破，而且，連這孩子的衣服，也要扯碎。」

齊敢怔怔地看看嬰兒，道：「連這孩子也要？爲什麼？爲什麼？」

金鶯道：「不爲什麼！想活，你就撕！」

她忽然衝過來，把嬰兒抱過去，很快的就把那襁褓撕開，連嬰兒的衣衫，也扯下兩片來。

才把孩子交還齊敢。

然後，她抓着那些碎片和她自己的衣服，很迅快地在十丈左右的斷枝殘榦間，走了一圈。

那些碎片，就是丢在那些枝榦之間。

齊敢不笨。

他眞的不笨，因爲，他不再問爲什麼，也學着金鶯，把衣衫撕裂，迅快的丟棄在那些枝榦之中。

他終於笑了。

這是他第二次笑：「姑娘，妳比我聰明很多。」

金鶯哼了一聲，道：「能事後聰明，你總算還不太笨。」

她走過來，看看嬰兒，笑了笑道：「他還在睡？」

齊敢道：「是！」

金鶯凝視着嬰兒半晌，道：「他爲什麼不醒？他爲什麼能睡得這麼熟？」

齊敢道：「不知道，姑娘，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抱這麼大的嬰兒。」

金鶯掠掠鬢角，嫣然一笑道：「我也是……」

她拍拍那孩子，又嘆了一口氣道：「不管他爲什麼不醒，我們也該走了！」

齊敢道：「是，該走了。」

金鶯指指右側的山巒，道：「走這邊。」

齊敢道：「是！」

他遲疑了一下，第三次笑了笑，道：「姑娘，這些撕破的衣衫，爲什麼要撒得這麼遠？那五個紙人……爲什麼不丟在紙人的附近？我們裝死，也可以裝得像些……」

金鶯冷笑道：「那是你，不是我。你可以把衣衫丟在五個紙人身邊，我却不會。」

齊敢一怔道：「爲什麼？」

金鶯道：「因爲，我比你聰明，我一旦踏到脚下的機括，決不會不退，就像我們剛剛經過的一樣。不過，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們退出十丈之後，還會再退十丈，你明白了麼？」

齊敢心中升起了一股由衷的敬意。

他忽然發現，漂亮的女人，不一定個個都是腦筋簡單，也有像桃花娘子這樣精明的美女。

所以，他恭敬的應道：「是！在下明白了。」

金鶯笑笑道：「你能明白，所以，你眞的不太笨。但願那些人，沒有你這麼腦明！」

齊敢第四次笑了：「姑娘，他們不會。」

金鶯一怔道：「哦？」

齊敢道：「全盤大勝，總會叫人忘形的！」

金鶯道：「不錯！」

她又看看那嬰兒，搖頭道：「不過，他們也不會忘形多久，所以，我們要走，就得快。

」

齊敢道：「是！」

金鶯又看了嬰兒一眼，笑道：「但也不必太急，至少，他們想變得聰明些，也得等到看了這兒情況以後才會，所以，我在想，我們得給這孩子想一個名字。」

齊敢道：「是！」

金鶯想了想，笑道：「這兒是不是已經可以算是北岳恆山了？」

齊敢點點頭。

金鶯道：「我們就叫他北岳吧。將來，好讓他記住，他能活下去，是因爲他在北岳這地方遇到了我。」

齊敢道：「是……」

他忽然脫口道：「他姓什麼？秋北岳麼？」

金鶯道：「是——」

但她很快的又搖搖頭道：「不好！他至少應該在認祖歸宗以前不能姓秋。」她看看齊敢，笑笑道：「當然也不能姓齊。」

齊敢道：「是！」

但他却很想加一句：「爲什麼不能跟我姓齊呢？」

金鶯瞪着嬰兒，忽然輕嘆一聲道：「他可以跟我姓，不管他長大了叫我什麼，至少，我可以要他跟我姓金，至少，他現在可以叫做金北岳。」

齊敢失望的嘆了一口氣道：「金北岳，這是個很好的名字。」

沿着上山的路，金鶯和齊敢抱着金北岳走了。

雨停了。

天色也逐漸的開朗了。

黎明，透出一線白色的光環，很快的就舖滿了山野。

薄霧在林中升起。

薄霧中，忽然出現了幾條人影。

領頭的，是恆王王府的總管丁翔。

身後是四名王府侍衛。

他爲什麼到現在才來？

他爲什麼在等不到郡主和秋公子時，早些趕來。

他去做什麼去了。

為什麼他看到了現場的一切，却彷彿並不驚訝？

難道他早就知道這兒出了事了？

但他為什麼却又向那四名王府侍衞故作大驚失色之態？還要他們迅快地去尋找郡主和秋公子的屍體。

丁翔雖然很着急、很暴燥，罵得那四名王府的侍衞有些緊張、害怕，但他却自己并不去找。

如果一個領頭的人遇到了痳煩事，自己不去查察，那一定有原因。

可惜，四個王府侍衞並沒有丁翔那麼聰明。

所以，他們就只能當侍衞。

而丁翔就能當總管。

□□　□□　□□

秋公子的屍體，當然找不到。

他非但已被炸碎，而且已被金鶯撿去了大部份。

四名侍衞充其量只找到了金鶯故意留下的一隻脚。

她留下那隻脚，是給他們作證用的。

她不想讓他們發現秋公子的骸骨已被自己拾走。所以，她才留下一隻脚，一隻可以辨明是秋公子的脚。

那隻脚比別人多生了一個歧趾。

丁翔看到了這隻長了六趾的脚就笑了。

當然，他並不是大笑，只是在心裏面笑。

秋公子死了，這表示自己的問題，大部份解決了。

他當然會笑。

即使那四名侍衞看得大為不解，他也不在乎。

蓉蓉郡主連一根頭髮也沒有留下。

丁翔沒有再追問。居然沒有再追問。

四名侍衞暗暗喘了一口氣。他們可是明白，丁總管一旦要追問什麼事，那可是要人命的事。

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們可從來沒見到有人能在丁翔手下敢偷懶、騙人。

找不到蓉蓉郡主，他們四個人已經頭皮發痳。

想不到，丁總管也有菩薩心腸的時候。

他們忽然覺得，丁總管變得可愛多了。

他們也覺得，跟丁總管辦事，也不壞。

丁翔拿着那隻血肉模糊的斷脚，一點兒也不噁心，反而悲天憫人的長長一嘆，搖頭道：

「可憐，可憐……想不到西湖布衣秋公子，也有今天……」

□□ □□ □□

丁翔還沒走。

山下却又有人趕來了。

來的是五個人，四男一女。

四個男人中，有三個是黑衣持劍的武士。

他們已經在這兒出現過三次。

第一次，他們是扮作兩名轎伕，和一名抬挑花籃的脚伕。

第二次，是送那嬰兒回來。

現在，是第三次。

而陪着一身錦綉的一男一女同來。

丁翔見到那位身着團龍錦服的大漢，顯得十分恭敬，抱拳長揖道：「丁翔恭迎四貝勒……」

四貝勒一笑，揮揮手：「丁總管辛苦了！」

丁翔笑道：「不敢，丁翔幸不辱命……」

四貝勒掃視了四週一眼，點了點頭，道：「很好，很好。郡主呢？」

丁翔恭聲道：「郡主已回王府。」

四貝勒沉吟了一下。

那隨着四貝勒同來的少女，忽然格格一笑，道：「丁總管，你這趟差事辦得不錯。我四哥會好好賞你的！」

丁翔忙抱拳道：「七格格好說……在下能不誤四貝勒的大事，就已心安……」

四貝勒哈哈一笑道：「你很會辦事……將來，本王若能躍馬中原，少不得還要仰仗你大力相助！」

丁翔大喜道：「多謝四貝勒恩典……」

七格格兩個大眼睛眨了眨，道：「四哥，炸死秋水仙，眞可惜……」

四貝勒看了七格格一眼道：「可惜？可惜什麼？」

七格格笑道：「你當然不可惜嘛！」

四貝勒搖搖頭，道：「七妹，妳別忘了，要置他於死地的是妳，不是我呀！」

七格格嘆了一口氣道：「是我要他死嘛！我得不到他，我就要別人也得不到……」

丁翔聽得微微一驚。

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

這位七格格，只怕不止是毒了！

丁翔忽然覺得，自己最好裝得愚蠢些。因為，他知道，像這樣的女人，能夠不認得她，那才安全。

但是，天下事那能盡如人意？

丁翔想避開七格格遠一點，偏偏她就要靠他近一些了。

七格格看看丁翔，嫣然一笑，道：「丁總管，你說是不是呀？」

丁翔一怔道：「我……我……」

七格格道：「怎麼？你……不同意嗎？」

丁翔忙陪笑道：「是！是！七格格說的極是，得不到手的東西，就該毀掉……」

七格格笑着，笑着，推了一下四貝勒：「四哥，你在想什麼呀？」

四貝勒皺眉道：「我在想……秋水仙死了，荆濤也死了，白婆婆、李西崖、鐵撼山、朱善、大悟禪師、白雲道長也都死了，可是，為什麼這兒沒見到齊敢和桃花娘子的屍體？」

七格格看看丁翔，道：「丁總管，是這樣的嗎？」

丁翔心中一驚，暗想，這四貝勒好厲害的眼力。

居然能很快就發現少了金鶯和齊敢的屍體。

但他却不慌不忙笑道：「他們逃不了的！」

七格格道：「逃不了？」

丁翔道：「是！他們已在半山被五個紙人炸死了！」

四貝勒冷冷地看了丁翔一眼道：「炸死了？」

丁翔道：「是！」

七格格忽然嬌笑了一聲，道：「炸死的人，總是屍骨無存嘛……丁翔，你去查看過嗎？」

丁翔心中暗罵道：哼！太精明的女人，永遠會找不到好老公的，妳這一輩子，準要打一世女光棍……

不過，他口中却道：「查過……他們都炸死了，只剩下殘肢破布。」

四貝勒微微一笑，看看七格格，道：「滿意了麼？」

七格格哈哈地一笑，搖頭：「不！」

不？丁翔心中一震！

這個姑奶奶怎地如此難伺候？

她想怎麼樣？她要怎麼樣？

四貝勒也覺得大爲意外，失聲道：「七妹，妳……妳還不滿意？」

七格格道：「不滿意就是不滿意！」

她忽然向丁翔一笑，尖聲叫道：「丁總管，秋水仙的那個還沒滿月的兒子呢？」

丁翔脫口道：「死了！」

七格格道：「死了？屍體呢？」

丁翔道：「我要他們把嬰兒送到這兒來了。」他指指那三個黑衣人：「他們說，嬰兒是放在白婆婆屍身上的。」

七格格道：「是麼？」

她回顧那三個黑衣人一眼，道：「你們眞的把那孩子送來了？」

三個黑衣人恭恭敬敬的應了一聲：「是！」

七格格皺眉沉吟了一下，又道：「現在那孩子已不在白婆婆身上了，爲什麼？」

三個黑衣人互看一眼，其中一人道：「是桃花娘子抱走了！」

七格格道：「你看到了？」

三個黑衣人同時搖頭。

丁翔道：「七格格，我在半山看到了嬰兒的殘肢和包嬰兒的包袱、尿片的破片。」

七格格哦了一聲。

她忽然笑笑道：「四哥，你信不信他的話？」

四貝勒看了丁翔一眼。

丁翔也看着他。

四貝勒微微一笑，道：「相信。」

丁翔深深的喘了一口大氣。

七格格搖頭一笑道：「丁總管，我四哥可眞的很看重你了！你眞該高興！」

丁翔笑道：「是！是！」

他看了四貝勒一眼，接道：「此後還仰仗四貝勒多多提攜……」

七格格却嬌笑道：「一定會的，丁翔，你放心，我四哥會好好重用你的！」

丁翔道：「謝謝……謝謝……」

七格格突然一沉臉，道：「不過，丁翔，有件事，你也得記住！」

丁翔呆了一呆，暗道：這姑奶奶又在出什麼花樣？我得小心些才好。口中忙道：「是！七格格請明示！」

七格格道：「我四哥雖然很看重你，但你若是得罪了我，哈哈！你就只怕要空歡喜一場了！」

丁翔心中把七格格罵了一萬遍；但表面上却裝得極其恭順，笑道：「我知道……我會好好記住。」

七格格流盲轉盼，直向丁翔飛來飛去。

丁翔忽然覺得頭皮直發麻。

他眞想狠狠地痛揍自己一頓，爲什麼不早走一步。

這冰冷孤寂的山上，自己爲什麼要丑表功一樣的等着跟四貝勒見面？

七格格還在看他，水汪汪的眼睛，彷彿像是要張開血盆大口的狼。

丁翔想躲，却無處可躲。

這刹那間，他忽然就像個童養媳一樣，可憐巴巴的。

他越可憐，七格格就越感興趣。

連四貝勒也有些兒忍俊不禁，看看七格格道：「七妹，夠了！妳瞧，丁總管臉都紅了！」

丁翔本來倒不一定臉紅，但經四貝勒一說，可眞的覺得臉上像火一般燒起來。

七格格一點也不在乎，笑道：「紅臉還不行，我要看到他像哈巴狗兒一樣……」

她終於忍不住笑得說不出話來了！

丁翔可不認爲好笑！

至少，他對哈巴狗可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誰要教他學做哈吧狗，他一定會要對方變成哈巴狗。

當然，他目前不敢要七格格變做哈巴狗。

可是，誰敢說他日後不會？

如果一個男人能讓一個女人死心塌地愛他，別說他要女人學哈巴狗，就算要她變成踏脚板，她也會願意的。

丁翔會不會在心中這麼想呢？

誰知道？

至少，現在還沒人能知道。

七格格這時已伸直了腰，她終於忍住了笑。

丁翔剛剛是深鎖雙眉。

但七格格一抬頭，他已換成了一副笑臉。

他自己不知道，這種嘴臉，就是十足的哈巴狗。

七格格向他招招手。

丁翔走了過去。

四貝勒笑笑，他是不是在想，丁翔已成了哈巴狗了。

七格格盯着丁翔，笑笑：「到目前爲止，你所辦的事，都還差强人意。」

丁翔道：「謝七格格……」

七格格道：「往後，不知道你能不能也像現在一樣的把許多事辦好？」

丁翔道：「七格格請吩咐，只要丁翔力所能逮，一定全力以赴。」

七格格笑道：「眞的？」

丁翔道：「是！」

七格格忽然湊到丁翔耳邊，低聲說了幾個字。

丁翔呆了一下，看看她，皺眉道：「在下……在下的右耳有些重聽……」

七格格柳眉一揚：「討厭！」

四貝勒笑了笑，大聲道：「七妹，你說大聲點有什麼關係？這兒也沒有什麼外人呀……」

七格格似是有些意外。

她看看四貝勒，格格一笑道：「四哥，你……你怎麼能聽？」

四貝勒一怔道：「我不能聽？」

七格格道：「是嘛！」

四貝勒道：「漢人說：事無不可對人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沒聽說過麼？」

七格格笑道：「四哥哥，他們說的事無不可對人言，并沒包括男女閨房之事啊！」

四貝勒皺眉道：「啊！原來……原來漢族聖人的話，也有些地方不適當，不能引用……」

七格格道：「本來就是嘛！」

四貝勒不再說什麼，緩緩地移步走開。

丁翔眞恨不得一把把他拉住。

可是，他不能。

現在，有一隻手拉住他。

是七格格的手。

她嬌滴滴地聲音，在他耳邊升起來。

「你要爲我去辦事，拚命賣力的事！」

丁翔苦笑。

七格格瞄了他一眼：「你怎麼了？」

丁翔道：「沒什麼！」

七格格道：「那……你爲什麼提不起情趣？」

丁翔恨不得長上一雙翅膀飛走。

此時此地，有那一個男人能提得起情趣？死屍、雨水、冷風，還有三個黑衣大漢和四貝勒在虎視眈眈……

別說是人，就算是禽獸，恐怕也不行。

七格格可沒放過他，狠狠地捏了他一下：「你說呀？你是……」

丁翔嘆了一口氣，道：「我……我很累，我已經忙了一夜……」

他故意打了一個哈欠，苦笑道：「七格格，我已非復當年了！老了！快要進棺材的老頭子了！」

七格格嫣然一笑道：「你老了？丁翔，你如果是老頭子，那我也該快作老太婆了！」

丁翔頭皮都在發炸，但口中却不能不說道：「你還年輕得很，七格格，我是……熬了一夜就累，這才是老呀！」

七格格看了他一眼，搖了搖頭道：「丁總管，你爲什麼故意裝累啊？」

爲什麼？丁翔心中在笑，還不是爲了妳？丁翔可是很自知，他知道他惹不起她，所以，他並不會自以爲是美男子，天下女子都會一見自己就着迷。

但是，這一回他可眞算錯了一着。

丁翔若是知道七格格要他辦的什麼事，他一定會後悔得要找塊石頭把自己撞死。

他看看七格格，故作可憐的嘆了一口氣，低聲道：「七格格，我沒有裝啊！」

七格格笑了笑：「沒有裝？那眞是很累了？」

丁翔道：「是！我累的要死！」

七格格長嘆一聲：「眞可惜。」

丁翔道心中暗笑，我也覺得可惜，這麼好的女人，我却沒有膽子。

但他却實實在在的鬆了一口氣：「唉，是可惜！七格格，我……」他低聲：「只好下次了！」

七格格笑笑，搖頭道：「如果能有下次，又有什麼好可惜的呢？丁翔，你呀——」

她忽然向四貝勒走去，說道：「四哥，你聽到的，丁總管很累，這可是他自己不肯辦的！」

四貝勒沒吭氣，只是看看丁翔。

丁翔怔了一怔。

他還眞的不明白，這一對兄妹，怎麼把這種男女之間的私事，像閒話家常一樣的，放在口頭上討論。

他也不明白，爲什麼沒有下次？

七格格又走了回來，看看丁翔，嬌笑着。

丁翔忽然心中一動，他忽然想起剛剛七格附耳問他的話，似乎是自己誤解了她的意思了。

剛剛七格格問的是：「漢人說；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你能不能做給我看看？」

這話在丁翔聽來，代表了什麼？這也難怪他會聽得只好裝累。

但是，七格格不是漢人，她也許是眞的不懂……

丁翔眞想再問她一聲，她究竟是什麼用心。

只可惜，他已經沒有機會再說了。

七格格不再笑了，只是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道：「丁總管，我們本來想借重你的，只可惜你太累，那也只好算了！」

丁翔又是一怔，心想，他們本想借重我？他們？

他不禁脫口道：「你們？你——跟四貝勒麼？」

七格格道：「是呀！我哥哥既然要娶你們郡主，總得準備一點新房裏的東西啊！我們那兒沒有，所以，我四哥本想要你去一趟蘇杭備置……」

丁翔頓了頓足道：「是採辦新娘子的用物麼？」

七格格道：「是呀！我……」笑笑，搖頭道：「我未來四嫂的閨房，應該有些什麼陳設，應該怎樣才能做到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這些事，別說我四哥不懂，連我也一樣不懂……」

丁翔道：「七格格，你要問我的，是這件事？」

七格格道：「本來就是這件事，你以爲是什麼？」

丁翔恨不得割下自己的舌頭，恨自己爲什麼剛才那麼會扯謊。

七格格沒等丁翔說話，又道：「你太累，我們當然不能勉强你……」

丁翔很想大叫，誰累誰是龜孫子！

可惜，他沒法子叫。他這才明白，爲什麼沒有下次。

七格格看看他，又笑了：「我四哥派的人，準備的錢，都在山下鎮上等着，原想等你去跟我商量一下，決定那些該買的東西，就請你上路去蘇杭二州的……」

丁翔在咬舌頭，咬得幾乎要出血。

他比誰都明白，這位四貝勒爲新娘子採購用品，少說，也會花上百而八十萬銀子。

四貝勒的大手筆，天下馳名。

他記得第一次到山西見恆王時，見面禮是一對夜明珠、十對一模一樣的萬年溫玉如意，就這兩樣，就足足價值千萬，別的禮物就不用提了。

他還記得，他離去時，交給自己，用來犒賞王府下人的錢，就是一萬兩黃金，折合白銀，足足廿多萬兩。

這樣的人，這樣的大手筆，天下能有幾名？

丁翔眞恨不得宰了自己算了！

上次四貝勒的犒賞金，他自己吞沒了一半，賺了十萬兩銀子。

這回採辦新娘用品，多了不說，賺他一個兩成是決無問題，兩成，就是廿萬兩白銀。

他只是一個累字，就把廿萬兩白銀給累丟了，他眞是想哭，却哭不出來了。

丁翔看着七格格，忽然發現，她眞可愛。

只可惜，七格格看他，却再也不可愛了。

她冷冷地笑笑，道：「幸好我四哥知道我在蘇州還有個朋友，所以，你說太累，無法跟我商量，當然我只好自己去蘇州一趟了……」

丁翔又恨不得跪下去求她，說自己願意陪他去蘇州、杭州，甚至天下任何地方。

但他却知道，自己決不能說這種的話！

剛剛，他已經太自作多情，得到了這麼大的一個教訓，如果他再以爲自己跪下去求她，她就會答應，眞不知道會碰到另一個什麼大釘子。

所以，他不敢求，連半句話都不敢求。

七格格還有話要說，她走到丁翔身邊，低聲道：「我在想，蘇州那個朋友，一定會告訴

我，閨房之樂，甚於畫眉該用那些陳設，是不是？」

丁翔不能不說話了，他苦笑道：「是……是……」

七格格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扭動了一下楊柳小蠻腰，嬌笑道：「其實，我眞是很想由你告訴我！只可惜你推說很累，我想，說這事一定很費力，所以，我也不好逼你了——」

丁翔咬牙，他在心裏狂叫，妳爲什麼不逼我？妳這小妖精，妳莫非是故意這麼對付我嗎？

七格格伸手拍拍丁翔的手，關心地笑笑：「丁總管，王府事煩，可得多多保重，別再太累了！」

丁翔已經快要瘋了。

但他依然只能回答：「是，是！」

當然，他還得多加一句：「謝謝七格格關懷！」

丁翔的多謝，七格格根本沒聽。

□□　□□　□□

她走向四貝勒，然後，領着那三名黑衣人，由來路向山下奔去。

丁翔眼看他們沒了蹤影，這才吐出了滿入口中的一口濃痰。

叭的一聲，重重的落在泥地上。

鹹鹹的，還有點腥味，也好像還有一點兒紅色。丁翔伸頭去看，忽然，他呆了。

不是痰，是血，自己的血。

人被氣得吐血，丁翔看到過。

他就常常做出叫別人氣得吐血的事。

但他沒有料到，自己也有把自己氣得吐血的時候。

丁翔雖然明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話還眞是大有道理！

他拭了拭嘴角，淡淡地看看四名王府侍衞一眼，大聲道：「走！」當先向山上奔了過去。

四名侍衞低着頭，沒有動。

丁翔走了幾步，一回頭，雙眉一揚，大怒喝道：「你們是聾子麼？你們……」

四個侍衞仍然沒有動。

丁翔臉色微變，一閃而回，上上下下的看了四名侍衞一番。

他突然不再生氣。

他不但不生氣，反而倒笑了。

「何方高人，丁翔有禮了！」

敢情，那四名侍衞是被人點了穴道了。

丁翔雖然精明，但也猜不透是什麼人是用什麼手法點了四名侍衞的穴道。

所以，他抱拳望空一揖，說了句他一向不肯輕易出口的客氣話！

六

有人。

丁翔沒有料錯。

這人是個年紀和秋水仙差不多的公子。

一身黑衫，從頭到脚，全是黑色。

但他那張臉却是蒼白得可怕，隱隱還泛着冷氣。

他由林中緩緩步出，冷冷地瞧着丁翔，手中抓了秋水仙的那根劍，斷手也還在劍柄上。

丁翔被他瞧得混身在冒冷汗。

他是誰，丁翔知道。

否則，丁翔也不會冒冷汗了。

「原來是藍公子！幸會，幸會！」

他果然是個公子。

「斷情公子」藍田玉，跟秋公子是同等身份的人。

他看看丁翔，道：「我來取劍！」

丁翔這才注意到他手上的劍。

這劍是秋水仙的劍。

五年前丁翔就見到過。

因此，他脫口道：「這劍是藍公子的麼？我還以爲是秋公子的呢！」

藍田玉突然臉色一變，道：「我是斷情公子，這是斷情劍，不是我的是什麼人的？」

丁翔笑了笑。

不錯，斷情劍是歸斷情公子所有，這彷彿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藍田玉怒道：「你笑什麼？」

丁翔心想，我笑也不能笑麼？

但口中却道：「我想到了斷情公子用斷情劍，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才笑。藍公子，這有什麼不對麼？」

藍田玉道：「本來也沒有什麼不對，只可惜你笑的不是時候……」

他忽然屈指連彈，四名侍衛立即各自吐出了一口大氣，手脚已能活動。

藍田玉盯着丁翔：「他們穴道已解，丁翔，你們可以聯手和我一戰。」

丁翔一怔道：「我們要跟你一戰？爲什麼？」

藍田玉道：「不爲什麼，只因爲這是我說的！」

丁翔道：「哦？藍公子，你說的難道是金口玉言麼？難道別人一定要聽麼？」

藍田玉道：「不錯。」

丁翔搖頭道：「很抱歉，在下此時還有要事待辦，無法奉陪！」

丁翔向四名侍衛揮揮手，又轉身對藍田玉一抱拳：「藍公子，恕罪……」舉步向山上走去。

四名侍衛已經先走了一步。

遠在五丈之外。

藍田玉哼一聲，一閃身，擋在丁翔身前，冷冷喝道：「要走？」

丁翔連忙一挺身子，阻住去勢，也變色道：「藍田玉，我只是有事在身，不便躭擱，你別以爲我怕你！」

藍田玉道：「我也不要人怕我，要走，得勝過我手中的斷情劍。」

丁翔道：「爲什麼？」

藍田玉道：「因爲是我說的！」

丁翔氣極却反而不怒了。

他笑笑：「很好！很好……我也要說一句話，你想不想聽？」

藍田玉道：「什麼話？」

丁翔道：「要走，我就走，誰也留不住我！」

藍田玉目光泛起了寒意，道：「你何不試試？你何不看看你走不走得了？」

丁翔道：「我當然要試……」

突然一揚手，硬向藍玉田手中那把斷情劍抓去。

丁翔膽子不小，一個人居然赤手空拳，要奪藍公子的劍，這等事，至少藍田玉自己還沒遇到過。

因此，他不禁呆了一呆，右手一帶，將長劍掩向身後。

因爲那支劍，藍田玉並不是握住劍把，而是揑着劍尖，因爲劍把上還有另外的一隻手在。

這是秋水仙的斷手，血還在向下滴着的手。

丁翔不笨，所以他才抓向這支劍。

因爲他已經算準，藍田玉不會拿這支劍來還擊。

揑着劍尖當作兵刃的事，江湖上還沒有過。

除非，想把長劍送給別人的人。

藍田玉當然不是把劍送給對方。

他是斷情公子，一個連情人都能斷的人，必然是個冷酷的人。

冷酷的人，通常不會授人以柄。

但他却忘了一件事，丁翔不是逼他出手的人。

是他逼丁翔，所以，當藍田玉抽回斷情劍的刹那，丁翔居然一閃身，就像一陣風一樣，由他身邊上越過，向那四名侍衞奔去。

以進爲退，本是老掉牙的計謀。

而這個老掉牙的計謀，居然就常常見效。

□□　□□　□□

藍田玉眼看丁翔疾馳而去，目光中露出一絲笑意。

他沒有追。

丁翔的輕功雖然不錯，但藍田玉能夠列名江湖四公子，當然也不是泛泛之輩。他如果要

追上去，大概丁翔決逃不出五里之外。

但他沒有追。

冷酷的人，忽然露出笑容，那也不是一件常有的事。

他爲什麼要笑？

他本來是要殺死丁翔的，但他沒有。

而且丁翔走了，他也不去追，這都是很反常的事。

藍田玉爲什麼要做這些反常的事。

誰能知道？

□□　□□　□□

劍在手中。

藍田玉看着那隻手，臉上的笑意更濃。雖然那是了無生機的斷掌，但對他却是彷彿別具意義。

他從死去的轎伕身上撕下一塊衣襟，很小心的，把劍和手，包紮成長長的一個布包袱。包袱背在肩後，就跟背着劍一樣。

因爲，這本來就是劍。

本來就該這樣背着的。

他掃視了死去的人一眼，長嘆一聲，喃喃道：「斷腸風雨斷腸人……秋兄啊秋兄，錯的是你，不是我……只可惜，你永遠也不會明白了！」

□□　□□　□□

秋天！

重陽剛過不久，說冷還不算太冷。

秋到江南草木凋。

梧桐已在落葉，遍山，也有了紅葉。

停車坐看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葉雖紅，却不是花。

車雖有，却沒有停。

車上，也許坐的不是詩人墨客，所以，誰有那份閒情來欣賞這不是二月花的紅葉。

趕車的人很壯。

簡直像一頭牛犢子那麼壯。

坐車的人，却很瘦，瘦得像根旗杆。

很巧，趕車的叫做小牛。

小牛當然不懂壯，而且一定是很蠢。

初生之犢不畏虎，如果不蠢，小牛就不會去鬥虎。

坐車的像旗杆，他當然就是齊敢。

□□　□□　□□

齊敢的兩鬢已經漸斑。

他已經不再是十六年前的那個殺手了。

一個人的一生，並沒有多少十六年。

這十六年，他生活在桃花島上。

十六年來，他的那股慓悍之氣，消失殆盡。

也許，是因爲桃花島只有他一個大男人的關係吧！他總不能對那些嬌滴滴的小丫頭們，整天寒着臉呀。

所以，眼前的齊敢，已是年過半百的老人。

通常來說，老人是比較有修養，比較不容易讓人瞧出他的深淺。

馬蹄得得，車輪轔轔。

正經由錢塘官道，馳向杭州。

這是一輛很別緻的馬車。

車身是白的，纖塵不染。

雖然已經走了不少路，但仍然乾乾淨淨。

車身的後面，却繫了一朵淡紅的桃花。

江湖上沒人不知道這朵花的意義。

桃花島主人桃花娘子名號，目前可眞夠嚇死人。

當然，也能夠迷死人。

十六年來，好像至少有一百名武林一流高手，見過桃花娘子。

當然，這些見過她的人，不是嚇死，就是迷死。

□□　□□　□□

齊敢本不想坐這輛漆了桃花的素車。

他也不想用這匹白馬。

他上了年紀，上了年紀的人，忌諱也就多了。

白馬素車，不是好兆頭。

但他不能不坐。

這些年來，他已經習慣於聽從桃花娘子金鶯的話。

她的話，對齊敢已是綸音懿旨一般，除了聽命，決無一個不字可言。

所以，他心中不願，也沒法子反對。

素車白馬，就只好是素車白馬。

不過，有一件事，桃花娘子沒有勉强他。

不用女人駕車，是齊敢決定的。

於是，小牛成了車伕。

他和小牛是很久的老朋友了。

打從這頭小牛生下來那天，齊敢就跟他有了交情。

小牛是東海邊上一個漁婦的兒子。

也是個遺腹子。

齊敢和桃花娘子由搶風嶺回轉東海，在海邊上等船時，正是這小牛出生的刹那。

齊敢幫了忙，也留下他衣袋中僅剩的五十兩銀子。

從那時起，十六年來，齊敢常常來看小牛。

□□　□□　□□

車在走，小牛在唱。

齊敢對小牛一切都欣賞，最不欣賞的就是他唱歌。

本來，小牛該唱漁歌才是，他是在漁村中長大的。

但他却偏要唱山歌。

別人唱山歌，總有抑揚頓挫。

但小牛不然，他唱歌就像是拉直嗓子在吼。

吼得人心神煩燥。

齊敢嘆了一口氣：「小牛，你不累？」

小牛大笑道：「不累。大叔，你是不是累了？要不要我把車子停下來？好讓你睡一覺？

」

齊敢想笑。

因爲，能要小牛說話，至少可以叫他不唱了。

他不唱，齊敢就覺得舒服多了。

齊敢連忙搖頭道：「不要，不要！我雖然上了一點年紀，還不會累得連坐車子也不行了……」

小牛笑道：「大叔，我也知道你老不會那麼差勁……」

唰的一聲，小牛把鞭子甩了一下，關心地笑笑：「大叔，如果你不累，我再唱一支山歌給你解悶好不好？」

齊敢一呆。嚇得雙手亂搖：「不要！不要……小牛，大叔忽然又覺得很累了！」

小牛回頭笑笑。

齊敢果然已閉上眼睛了。

小牛對齊敢很尊敬，所以，他自作聰明，一拉馬扼，把車子停了下來。

齊敢一驚，睜開了眼，大聲道：「小牛，你怎麼把車子停下來了？」

小牛道：「大叔，你歇歇，時辰還早，我們用不着那麼急着趕路……」

齊敢道：「不行！不許你停車，明白麼？」

小牛想了想，笑道：「明白……不過，大叔，我覺得還是歇歇好。」

齊敢道：「爲什麼？小牛……」

小牛指指前面，笑道：「大叔，你看嘛，這路上……路上有這麼多大姑娘在跳舞，我們怎麼走得過去？」

大姑娘跳舞？

大姑娘在官道上跳舞？

齊敢呆了一下，心想，我們是不是碰到瘋女幫了？不然，大姑娘怎會跑到官道上來跳舞？

齊敢探出了頭。

但他只看了一眼，就傻了。

小牛沒說錯，這條官道上，還眞的有七個大姑娘，在載歌載舞。

這七個大姑娘，年紀頂多都不過只有十八九歲，但她們舞動手足時的姿態，卻是很像三四歲的小女孩。

三四歲的孩子，如果跳舞，一定不會怎麼合乎韻律。

她們現在就跳得很亂，很沒有規律。

不過，這倒並不見得就認定她們只有三四歲，至少她們跳得比三、四歲女娃兒跳得好看。

但齊敢覺得她們仍然很像三四歲的女娃兒。

因爲，只有三四歲的女娃兒才會，也才敢只穿了一個肚兜，就跑到大路上來玩。

她們七個大姑娘，每個人都只穿了一件肚兜。

漆黑而滾了金邊的肚兜，當胸繡了一個骷髏，這骷髏是黃色絲線繡的，雖然不見得嚇人，但却在黑肚兜上顯得萬分搶眼。

骷髏的兩眼，是兩個大洞。

但這兩個大洞却不是凹進去的，而是凸出來的。

因爲，少女的胸部，總會挺出得很結實。

而這兩個大洞，就繡在每名少女的胸上。

她們一擧手一投足，都似乎能扇動一陣陣香風，少女動人的肉體芬芳。

小牛已看得兩眼發直。

七個大姑娘似乎也知道小牛正在欣賞，所以，跳得更起勁，不但那藕也似的雙臂，忽上

忽下的擺動。

連那光滑、晶瑩修長、圓潤的玉腿，也越舞越高，越踢越慢。

看少女跳舞，快動作的看起來本來是夠動人的，至少，可以看到她全身在動。

但如果看的是全身上下，只有一件肚兜圍在胸前的大姑娘跳舞，越慢就越有風味。越能讓你想瞧個仔細。

小牛瞪眼，就在想瞧得更仔細。

十七八歲的壯小子，血氣方剛，他若是不想看得仔細些，這小子就一定有毛病。

小牛當然沒有什麼毛病。

□□　□□　□□

齊敢不是小牛，他雖然也沒有什麼毛病，但他究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

七個大姑娘，就像七仙女一般可愛、迷人。

但齊敢還不會自作多情，頂多，他只是想看看她們能把大腿踢得多高。

她們確實已踢得很高。

高得足夠讓小牛和齊敢看起來十分滿意。

而且，她們也越跳越向馬車靠近。

幸好，拉馬的白馬，不是一匹公馬。

沒有男人的桃花島，當然不會飼養公馬惹事。

但卽令是匹牝馬，也似乎有些耐不得七位大姑娘撩人的舞姿，而有着春情發動特的煩燥。

半裸的少女還在跳舞，小牛也還在瞪着發直的眼睛，看得直吞口水。

齊敢却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壓力。

一股前所未有的凌人殺氣，正緩緩地包圍着齊敢。

□□　□□　□□

曼妙的舞姿，動人的歌聲。

小牛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的少女既歌又舞。

雖然這些舞不一定是眞的舞。

但小牛已經看傻了。

男人看半裸的女人跳舞，本就沒有幾個人是眞爲欣賞舞姿舞藝的，何況這個不識時務的小牛。

他直在哼哼，連手脚也在抖抖，若非齊敢一伸手拉住了他，他已經跳下車去了。

「小牛……」齊敢低聲在小牛耳邊說道：「這官道上忽然冒出女人來跳舞，你不認爲奇怪麼？」

小牛失笑道：「奇怪？這麼好看的事，有什麼奇怪？大叔，我認爲很有趣嘛……」

小牛嘴裏在說話，眼睛却沒有離開過那七名少女。

齊敢搖搖頭，道：「你這小子……」

突然，小牛掙脫了齊敢抓住他的手，大吼道：「別碰我的馬車……」

別瞧小牛像個傻瓜，也別瞧他那雙色迷迷的眼睛要噴火，但若有人要動這馬車，這小子却不含糊的警覺了。

齊敢心中暗笑，這小牛還不錯，雖然在色授神與，心亂魂馳之際，居然還能不失本性，也不枉自己一番苦心，五年來不停的督促教誨這小子的心意了。

小牛吼着，人已跳下車去。

齊敢如果想拉住小牛，小牛怎麼可能跳得下車去？但他能跳下去了，而齊敢居然沒拉得住他，豈不是怪事。

怪事本來不少，但却沒有此時此刻來得多。

七名少女之中，有四個人已經拉住了那匹白馬。

拉一匹馬，只要一個人，頂多也只要兩個，但却有四個少女在拉馬，小牛想抓住她們，還眞不知道怎麼抓法！

小牛能抓住一個，却無法同時抓住四個人。

何況，他根本不敢去抓。

小牛抓過海中的各種魚，各種滑不溜手的魚，到了小牛手中都溜不開。

但這四個少女的身上，好像比大海中的魚，還要滑，還要溜，指頭沾上去，用不着力，也吃不上勁。

所以，小牛根本就沒法子抓。

白馬到了少女手中，變得乖了。

小牛很生氣，這匹是母馬，簡直混帳，平常不肯讓生人靠近，今天却俯首貼耳，比哈巴狗還乖，難道不穿衣服的女人，眞有那麼大魔力？

連馬也見到她們就百依百順？

小牛生氣，當然就會想到手中的鞭子。

他大吼一聲，一鞭子就向白馬屁股抽下去。

□□　□□　□□

白馬挨了一鞭子，按理本該驚得跳起來。

但白馬依然未動。

這一鞭好像抽在木雕的馬屁股上。

小牛呆了一呆，脫口叫道：「這畜牲，今兒怎麼變得這麼不聽話了……我不信你能不怕打……」

鞭子又擧了起來。

但鞭梢却停在半空，落不下來了。

一隻手，揑住了小牛的鞭梢。

手是從車篷頂上露出來的。

這隻手很白，指甲却像血一樣的紅。

小牛一使勁，馬鞭却紋風不動，就像生了根一樣。

須知小牛叫做小牛，正因爲他有股蠻勁，所以，他一拉沒拉動，頓時雙手用力，再去拉

。

鞭子仍然不動，彷彿就長在那纖纖的白手手指上。

小牛一賭氣，丟開了鞭子，跳上了車頂。口中大罵道：「什麼混帳東西，敢拿我的馬鞭……老子要剝你——」

他只罵了一半，就忽然閉上了口。

馬車頂上坐着一個人。

這是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大孩子。

小牛怔了一怔，上上下下的瞧着這個大孩子。

大孩子也在看他，微微笑道：「你剛剛說什麼？你要剝什麼？剝花生，還是剝橘子呢？」

小牛想笑，他居然以為我要剝花生……

但小牛沒笑。

他指着鞭子，大聲道：「這是我的馬鞭，你拿着做什麼？」

大孩子道：「我只是替你拿着，也不要你的，你急什麼？」他笑笑，又道：「那白馬雖然是個畜牲，但牠也會疼，對不對？」

小牛想想，道：「對！」

他忽然咧口一笑：「牠要是不疼，我怎會打牠？」

大孩子也笑了。

笑得很怪，道：「牠疼，你才打他，如果不疼，你就不打牠了？」

小牛道：「是的！」

大孩子道：「如果有人打你呢？你疼嗎？」

小牛道：「疼！」

大孩子道：「那你為什麼要打牠？牠為你拉車，讓你們坐在車子上，舒舒服服的，還不夠麼？你為什麼要拿個鞭子打牠？」

小牛大笑道：「你眞笨，不打牠，牠怎麼會聽話？連這點道理你都不懂麼？」

大孩子冷冷地笑笑，抓住馬鞭的手一揮，馬鞭就像一條毒蛇一樣，直向小牛抽來：「我也打你，看你聽不聽我的話……」

小牛大笑，叫道：「你打不到我……」

只可惜，人家比他高明，高明得很多，所以，他只好被自己的鞭子，抽得由馬車頂上，摔了下來。

但他摔下來時，却摔得並不疼。

不但不疼，而且是非常的舒暢。

三個赤裸裸的手臂，接住了他。

三張如花似玉笑靨，在看着他。

小牛忽然覺得好香、好癢……

胭脂香、桂花油香、少女身上的肚兜也香。

胳膊被人架住癢，腿被人抓住也癢，那烏黑濃長的秀髮，拂在自己臉上，更癢。

他不想動，因爲這一刹那，他覺得十分舒服。

但小牛就是小牛，他眞能讓三個不穿衣服的大姑娘抱在懷裏，像個還在吃奶的孩子？

所以，他大叫：「放開我，放開我……不要摸我，我怕癢……我怕癢……哈……哈……」

他剛一叫，就有兩隻手在搔他癢。

小牛忍不住笑，笑得全身亂跳。

三名少女的手，似乎有些掌握不住小牛，不得不用力抓牢他。

於是，小牛全身上下，被六隻手扯來抓去，抓得他更癢、更笑。

□□　　□□　　□□

齊敢還是坐在車子上。

他大馬金刀的坐着，眼看小牛跳上去、跌下來。

眼看他又笑、又叫。

他居然不動，就像在看戲式的欣賞着。

馬不動、車不動，齊敢也不動。

七名仙女似的大姑娘却沒有一個人不動，她們全在忙着，忙着要剝小牛的衣服。

齊敢嘆了口氣，道：「小牛，你不該說要剝別人的皮的！不然，人家也不會想到要剝你的皮了！」

□□　　□□　　□□

小牛在掙扎。

衣服幾乎要扯破了，但小牛却依然在拉着破裂的衣服邊，不肯讓三個少女剝光了自己身。

大孩子還在車頂上笑。

他那一身藍色長衫，都笑得像秋風中的落葉，亂飄亂舞，人也像落葉，由車頂上飄了下來。

齊敢微微變色。

這個大孩子落地時的身法，他似乎看來很眼熟。

當他再看這大孩子的臉，他不禁在心中暗叫不妙。

齊敢也曾想到，這七個半裸的大姑娘來得很不尋常，但他却沒想到，會是這麽出人意料的不尋常。

齊敢本來還穩如泰山，這時，却穩不住了。

他咬了咬牙，緩緩地站了起來，看看那大孩子，喝道：「你不是衝着我來的麽？爲什麽要作弄一個趕車的小子？」

大孩子回頭看看齊敢，大笑搖頭。接着道：「衝你來？你算什麽？我是衝這馬車來的！」

齊敢有着一種人不如車的惱怒。

但他沒有發作，看看大孩子道：「你是衝着馬車來的？你要這輛車？」

大孩子笑道：「是呀！」

他忽然拿出一錠金子，又道：「我買你這輛車，你賣不賣？」

齊敢搖頭道：「車不是我的，我怎麽能賣？」

大孩子失望地苦笑，拿着那錠金子，不知如何是好。

正因爲他只是一個大孩子，所以，他才會不知怎麽才能勸說齊敢賣掉這輛車子。

齊敢下了車，看看那三個還在跟小牛拉來扯去的少女，忽然笑道：「你可以叫他們住手了。」

大孩子忽然也笑了：「可以，但你得把這馬車賣給我才行。」

他居然找出機會來了。

他笑得很得意：「你若是肯把馬車賣給我，我也許還可以給你一點錢，讓那小子買套新衣服。」

齊敢笑笑。

大孩子道：「怎麽樣？你肯不肯？」

齊敢又笑笑。

大孩子彈了一下金子，大聲道：「你賣不賣？」

齊敢走了過去，忽然暴喝一聲道：「放手！」

他身形迅捷得有似鬼魅，在三個少女身邊一轉，那三個少女倒也聽話，果然放了手。

她們不但放了手，而且每個人都蹲了下去。

而且每個人都抱着自己的手腕直叫疼。

小牛也跌落在地上。

但他一下子就蹦了起來，拉拉身上衣服，哭喪着臉，道：「大叔，我要她們賠我衣服……」

齊敢冷笑道：「她們會！她們一定要賠你衣服的！」

大孩子似乎有些意外。

他看看齊敢，皺眉道：「你武功不錯！」

齊敢道：「馬馬虎虎……」忽然一伸手，指指大孩子手中的金子：「給他！賠他的衣服！」

大孩子一怔道：「你要我……你敢命令我？你是什麼東西？」

齊敢笑了笑道：「我是人，不是東西。你最好把你的金子給他！」

大孩子笑了。

他看看那七名少女，忽然一揮手。

七名少女隨着他的手勢，忽然就圍了過來。

連那三個本來還蹲在地上叫疼的少女，也都跳了起來，衝到齊敢身邊。

齊敢也笑了。

雖然他知道這個大孩子不好惹。

非常不好惹。

但他却有把握能夠勝過他們。

當然，他也知道，除非他的長輩也來了。否則，這個大孩子今天是絕對討不到好處的。

□□　□□　□□

大孩子咧咧嘴，哼了一聲，道：「先擒下這瘦子，再奪他的馬車。」

七名少女嚶哼的應了一聲：「是……」

十四隻雪白的小手，全向齊敢身上招呼過來。

齊敢目光轉動，兩手一伸，迎向那七雙手。

七雙手很白，齊敢的手却很黑。

黑白分明之中，倒像是七隻白兔子繞着一棵枯樹幹在打圈。

飛快的打圈。

小牛直看得兩眼發花。

大孩子也有些吃驚。

七名少女的武功，他比別人了解。

別說她們是在對付一個人，就算她們在對付十個人，那十個人就算是武林中的高手，此刻也應該躺了下去。

但齊敢沒有。

大孩子所以才會吃驚了。

七

此時齊敢非但沒有倒下，反而像是成了一座黑塔般的矗立當地，任令那七隻白兔在四周兜圈子。

他那一雙黑手就像是兩根皮鞭，在鞭策着她們。

而她們却像是聽話的騾子，在鞭策下轉動着。

汗珠在七個半裸的少女身上滾落。

她們很累。

但她們却停不下來。

大孩子忽然覺得，這已經是一件不怎麼好玩的事了！自從他出來以後，這還是他第一次覺得不好玩。

過去，只要七個女孩一出現，沒有人膽敢反抗。

何況，他們自己也不想反抗，這麼漂亮而又穿得這麼少的女孩子在你面前，誰還能說個不字？

然而，今天他們遇上了。

遇上了一個不解風情的，又瘦，又醜的老怪物。

齊敢本來就很醜、很瘦，現在老了，當然更難看了。

但他人雖然又老、又醜；武功却是又俊、又棒。

大孩子顯然已經沒有了主意。

他雖然年輕，但並不笨。

他如果很笨，他的長輩也就不會放他只帶了七個女奴到江湖上闖蕩了。

何況，斷魂谷和瘋女幫的名號，近十年來，在江湖上簡直是如日中天，足可把人嚇死的。

這個大孩子就是斷魂谷主人屠九和瘋女幫副幫主秦飛雨的私生子。

屠九生具異像，天生的一副上濶尖的下甲字型的猴兒臉，這大孩子也遺傳了他老子的那副猴兒臉。

所以，齊敢才會在初初看到他時，吃了一驚。

齊敢在廿年前就見過屠九。

屠九那時的名氣，當然比不上秋水仙那些人，但是在黑道上，已經算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而廿年後，屠九已非復昔日吳下阿蒙。

斷魂谷已經成了江湖中人人頭疼的地方。

齊敢雖然退隱了十六年，但他並不眞的與世隔絕。桃花娘子也不時把江湖上的情形告訴他。

所以，屠九的一切，他可以說是瞭如指掌。

對於瘋女幫，他知道的不多，桃花娘子只告訴他有這麼一個新近崛起的幫派。

幫內的人，好像桃花島一樣，全是女人。

不過，桃花島已經因爲有了一個他，打破了只有女人沒有男人的禁制。

但瘋女幫仍然全是女人。

所以，連她們副幫主秦飛雨和屠九生的兒子，也還是個私生子。

瘋女幫的女人，不准正式嫁人。

所謂不准正式嫁人，就是不能拜堂，不能坐花轎抬進男方的大門。

如果她們願意走旁門，她們隨時可以有一個黑市老公。

□□

齊敢當然還不知道這些。

所以，他根本沒把那瘋女幫七名少女放在眼中。

如果他知道瘋女幫的眞正底細，他就不會拿這七名少女當猴子一般來要了。

齊敢一向很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同樣的，他也很知道如何不去多樹强敵。

瘋女幫少女們的武功，也許不如他想像的那麼强。

但是，一個女人如果隨時可以經由旁門找到一個黑市老公，她也就很可能隨時找到一個武功高過齊敢的男人，權作黑市老公，來對付齊敢。

可惜，齊敢並不知道。

所以，她才會戲弄了七名少女，也和瘋女幫結下了永遠解不開的樑子。對齊敢而言，這是他過去沒有犯過的大錯。

□□

七名少女終於累得一個接一個的躺下去。

她們是不是累倒的，還是被齊敢擊倒的，在小牛眼中，並沒有多大分別。反正，齊大叔勝了，她們一個個都躺下就夠了。

小牛跳着拍手道：「齊大叔，你眞行。」

齊敢沒有笑。

他勝了，却並沒有那份獲勝的歡樂。

他目光射向那個大孩子，冷冷的笑了一笑，道：「你是不是姓屠？」

大孩子一怔，脫口道：「你……你認得我？」

齊敢道：「屠九是你爹？」

大孩子忽然笑了：「是……你跟我爹很熟麽？」

齊敢道：「不太熟……你叫什麼名字？」

大孩子皺了皺眉，道：「我叫小風，屠小風。」

齊敢看看大孩子，忽然笑了：「你叫小風很好，我看你簡直就是個小瘋子。」

小風雙手亂搖，大叫道：「我不是小瘋子，我是風風雨雨的風，不是瘋子的瘋！」

齊敢笑了笑，道：「你不是？我看你十足的就是！如果你爹不叫你瘋子，你爹就錯了！」

」

小風呆了一呆，怒道：「你——你敢說我爹錯了？你是誰？」

齊敢道：「我叫齊敢。」

小風怔了一下，道：「旗杆？」

忽然哈哈大笑，道：「你很像旗杆，你這個名字很恰當。」

齊敢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我很恰當，不錯，但你是瘋子更恰當！你帶了這七個瘋丫頭，你不是瘋子，誰是？」

小風眨了眨眼道：「你聽說過瘋女幫麼？」

齊敢道：「聽說過！」

小風道：「他們就是瘋女幫的。你不知道麼？」

齊敢道：「我不是瞎子，我看得出來。」

小風冷笑道：「你既然看得出來，你怎麼會拿我當作瘋子？」

齊敢大笑道：「你不是？你如果不是，你爲什麼要跟這些瘋女幫的人在一起？」

小風大笑道：「她們是我的奴才，爲什麼她們不能跟我在一起？」

齊敢呆了一呆，道：「她們是你的奴才？」

小風道：「不錯！」

齊敢不禁吃了一驚。

瘋女幫的人，爲什麼會是他的奴才？

「你跟瘋女幫有什麼關係嗎？她們爲什麼要做你的奴才呢？你爹幾時跟瘋女幫……」

小風不等他再說，插嘴道：「反正她們是我的奴才，我跟瘋女幫有沒有關係，你管不着！不過，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齊敢聳肩道：「什麼事？」

小風道：「瘋女幫的人，決不受辱，不管你是什麼人，欺侮了瘋女幫的人，遲早會自食惡果！」

齊敢道：「你也是瘋女幫的人？」

小風道：「我？你看我是男是女？瘋女幫只有女人，你難道不明白？」

齊敢冷笑道：「我聽說過瘋女幫只有女人，我正在奇怪，瘋女幫怎麼冒出你這麼一個不是女人的小瘋子！」

小風咬了咬牙，道：「很好！你一定要叫我小瘋子，你總有一天會後悔的！」

突然小風又冷冷的怪笑，指着齊敢道：「旗杆，我爹就算放過你，我娘她也不會……

」

齊敢雖然對瘋女幫所知不多，但此刻也已明白了三分。

他微微笑了一笑，道：「小瘋子，你娘是瘋女幫的人，對不對？」

小風呆了一呆，他想生氣，但他却不敢生氣。因爲，他娘不許他告訴別人他跟瘋女幫的關係。

齊敢雖然猜出來了，但他却絕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

當然，他也就不敢生氣了。

齊敢睹狀，失聲大笑道：「果然是個道道地地的小瘋子，瘋女幫中女人的兒子，不瘋才怪！」

小風瞪着兩眼，大叫道：「你說，你再說我就跟你拚命？」

齊敢笑道：「拚命？」

小瘋道：「不錯！我不只是拚，我還想要你的命！」

齊敢看看小風，冷冷笑道：「小瘋子，我告訴你，這世上能要我命的人，不是沒有，但絕對不會是你？」

小風忽然一頭撞了過來，大吼道：「我現在就要你的老命……」

齊敢雖然口口聲聲喊他小瘋子，但他並沒料到他眞會像瘋子一樣玩命。

現在，屠小風就是眞的成了一個小瘋子了。

他像個無賴漢一樣，一頭撞了過來。

齊敢皺了皺眉，他不想跟屠小風玩這種要無賴的把戲，所以，他車身想讓開小風的一撞。

但他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小風這一撞，並不是如他想像的要無賴。他想讓，却沒有讓得開。

小風的頭雖然沒有撞到他，但小風的兩隻手，却像兩隻鐵鉗，一下子抓牢了齊敢的兩隻腿。

齊敢又瘦又高，小風只到他的胸前，所以，要抓住齊敢的大腿，可再也沒有人比他更恰當了。

齊敢大吃一驚，蝦子一樣弓起身子，雙手反向小風的雙肩拍去。

小風好像早就算準了他會有這一招。

也許，這種要無賴的撞人抓腿法，他並非是頭一次施展。所以，齊敢的反應，他早就算準了。

齊敢的雙手剛剛落下，小風已失去了蹤影。

小風機伶的由齊敢胯下，鑽了過去。

齊敢念頭還沒轉過來，忽然背後的腰眼，重重的挨了小風兩拳。

這兩拳打得並不重。

但是，齊敢却是再也不能轉過身子跟小風動手了。

齊敢做夢也沒想到，小風會由他胯下穿過他背後。

他更沒想到的是，自己的穴道，會被小風這麼大的一個大孩子制住。

他忽然發現，小風說要他的命，好像並不假。

此時此地，齊敢就像俎上之肉，只好任人宰割了。

□□　□□　□□

小牛眼見齊敢臉上苦笑的神情，忽然發現，今天遇到的怪事，怎麼連這位無所不能的齊大叔也吃了癟了呢？

他看看齊敢。

他再看看那屠小風。

忽然，他發現屠小風正在用一塊雪白的手帕，擦拭着一柄小刀。

一柄鑲滿了珍珠的小刀。

小牛呆了一下，心想，這個小風爲什麼要擦刀？

如果他要想殺人，那麼該等到殺了人以後再去擦呀！

現在，他爲什麼要擦刀？

自己想不通的事，換了別人，會藏在心裏，等到遇到能解釋的人，再去問明白。

可是，小牛他不！

他一向是不懂就問。

他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無知當作可恥的事！

所以，他一旦想不通爲什麼小風要擦拭那柄珍珠刀，立即就脫口笑了笑，道：「嘿，你爲什麼要擦那把刀？」

□□　□□　□□

小風的手沒有停，還在擦着刀。他就站在齊敢的身前。

他的每一個動作，似乎都是做給齊敢看的。

他每擦一下刀身，一定要揚起小刀，吹一口氣，然後再刮一刮刀鋒，試試刀鋒是不是很利。

他當然也會注意到齊敢的眼神和反應。

不過，小風對齊敢的反應遲鈍，並不滿意。

他過去用同樣的方法，幾乎嚇死過不少人。

至少，對方也會瞪大了眼，嚇得直討饒。

但齊敢沒有。

小風忽然覺得很沒味。

如果你是屠戶，當你在被宰的豬面前磨刀時，而那隻豬却在呼呼大睡，那個屠夫一定很心安理得。

但小風要殺的不是豬，所以，齊敢沒有反應時，他當然覺得索然無味了。

他正想收起白絹，不再玩這套嚇人的把戲時，小牛却冒出了這麼一句問話。

「嘿，你爲什麼要擦那把刀？」

□□　□□　□□

爲什麼？小風笑了。

他看看小牛，指指齊敢，大笑道：「爲他！」

小牛一怔：「爲他？爲什麼爲他？」

小風道：「刀擦得乾淨些，殺起人來，也俐落些呀！你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麼？」

小牛心中大爲嘀咕，心想；果然不錯，這個大小子眞是想殺人了。

不過，他不相信齊大叔會讓他殺！

因爲，打他出世那天起，他就沒見到有人能比齊大叔的本事更大。

所以，小牛終於笑了。

「大小子，你想殺齊大叔？」

小風道：「沒錯！我本來就是要殺他！」

小牛道：「你沒錯？我看你錯到家了！」

小風笑了笑，揚了揚手中珍珠刀，道：「等我殺了他，再來殺你的時候，你就知道，究竟是誰錯到家了。」

小牛呆了一呆，道：「你……你還要殺我？」

小風道：「是呀！」

他指了指齊敢，道：「你們本是一路來的，我送你們一路回老家，又有什麼不好？」

小牛抓了抓頭道：「對！我們一道來的，一起回老家，有理，有理……」

但小牛却有些不明白，這個屠小風，憑什麼要送我們回老家。

所以，他又抓了抓頭道：「不對！不對！我們如果還不想死，你又憑什麼要殺死我們呢？」

小風冷冷一笑道：「爲什麼？因爲我比你們强，因爲我手上有刀，因爲我不殺你們，我就要不到這輛馬車！」

他忽然哈哈大笑：「這些理由，夠不夠？」

小牛搖頭道：「不夠！」

小風一怔：「還不夠麼？」

小牛道：「不夠！因爲，你不一定眞比我們强，因爲你手上有刀，我手上也有鞭子。何況，你若是眞想要這輛馬車，我和齊大叔也不見得眞的不肯送給你！」

小風也不由得怔了一怔。

他看看齊敢，齊敢正望着他笑。

他再看看小牛，小牛也在望着他笑。

小風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也有點道理……不過，我剛剛拿金子要買你們的馬車，你們爲什麼不賣？」

小牛道：「車子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怎麼能把它賣掉？那豈不是跟小偷一樣麼？」

小風道：「我看你天生就有一點賊相！賣都不敢賣，你還敢說送掉？」

小牛笑了笑：「送當然敢！因爲，我們沒有拿這個去賺錢，你說對不對？」

小風道：「對！對——」

忽然他發覺自己也被小牛給攪糊塗了。

「你……你對個屁！只有我屠小風說的話才是金科玉律，你說的話半句也不對！」

小牛笑了。

因爲，他已經發現齊大叔正在朝自己點頭。

十多年相處，小牛對齊大叔的心事，可以說了解得比任何人還透徹。

所以，當他瞧到齊大叔苦笑的時候，就已明白眼前的處境很危險。

所以，他才故意裝傻。

他也故意拿話逗屠小風，讓屠小風把自己當作傻小子。

其實，誰要是把小牛當作傻子，那個人自己才眞是天大的傻瓜。

屠小風就是這個自己以爲聰明的傻瓜。

只可惜，當他明白時，却爲時已晚！

□□　□□　□□

小牛笑笑。

「我說的如果連半句都不對，你爲什麼要跟我說話？難道你不明白，話不投機半句多麼？」

小風瞪着小牛。

他這會可眞的生氣了。

這個土小子也敢諷刺他，他可眞是有些受不了。

他突然揚起手中珍珠刀，大喝一聲，道：「好！你這土豹子也敢跟我鬥口？我宰了這根旗杆，你等着我，看我怎麼慢慢地讓你過日子……」

話沒說完，刀已向齊敢的胸前削去。

嗤！嗤！兩聲衣襟破裂的聲音響起。

接着，本該是齊敢的慘烈的吼叫和小風的狂笑才對。

但狂笑的不是小風，却是齊敢。

慘烈吼叫的不是齊敢，却是小風。

刀，到了齊敢的手中。

撕裂的衣襟，不是齊敢的，而是屠小風的。

兩隻藍色的長袖，正在齊敢的手中。

齊敢正用那把鑲滿了珍珠的小刀，一下一下地把那兩隻袖子，像小西瓜刀在削麵一樣，削成一條又一條的布條，落在小風的脚前。

小風果然變成了傻子。

任何人遇到這種事，也只好變成傻子。

俎上肉，活了，煑熟的鴨子，飛了，如果你不是傻子，你怎會相信這是眞的？

偏偏跟前的事就是眞的。

齊敢的穴道解了。

誰爲他解的穴道？

誰？

屠小風像是見到了鬼！

他瞪着眼看齊敢。

齊敢還在削那兩隻袖子。

每一刀下去，屠小風却彷彿覺得像是在削他的肉一樣痛苦，一樣可怕。

他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

還好，齊敢還在專心一志的削袖子。

屠小風嘆了一口氣，暗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一轉身，就想逃。

可是，他彷彿轉的方向有些不對。

小牛的那張笑臉，正湊在他鼻子前面。

「想走麼？」小牛在笑，又道：「你不是要送我們一道回老家麼？爲什麼想走呢？」

「我——」小風楞了。

小牛推了他一下。

推得很輕，但小風却覺得很重。

其實，小風的武功高過小牛很多，很多。

但是，此刻小風却彷彿有一點弱不禁風了。

小牛這一推，居然把他推得倒退了五步。

「你——」小風想罵人：「你混帳……」

小牛像蛇一樣順着小風的退路跟上來，道：「你敢再說半個字，你腦袋瓜就會挨上一刀！」

□□　□□　□□

刀，在他腦後。

只有五寸不到的距離，閃閃發光的珍珠，像是在笑。

小風的頸子繃直了。

珍珠刀是自己的刀，刀鋒究竟有多利，他當然比任何人都明白。

所以，他一動也不敢動了。

他那發乾的喉嚨，好不容易吐出了幾個字：「你……你們想怎麼樣？」

小牛笑笑。

齊敢沒笑，冷冷地道：「我們想怎麼樣，你還用得着問麼？」

小風的牙齒開始捉對兒作戰了。

他僵直着頸子，大叫：「你——你敢殺我？」

齊敢道：「爲什麼不敢？」

小風本來有一萬個理由說對方不敢。

但是，當他瞧到小牛那討厭的笑臉時，就忽然覺得說出自己的理由，全派不上用場。所以，他只好閉口。

他一向很聰明，比許多人聰明。

所以，他忽然閉上了口，倒眞比說話有用得多。

齊敢和小牛似乎本在等着他吼叫。

一旦小風閉上了口，當然是大出他們意料。

齊敢看看小牛。

小牛也看看齊敢：「大叔，這小子裝孬種！」

齊敢笑了：「小牛，他不是裝孬種，他是自作聰明！他以爲不說話，我們就不好意思下手。」

齊敢又道：「他以爲他不跟我們對罵，我就可憐他，放過他，其實，他要是眞敢大叫大罵？大拚大鬧，我也許還會佩服他人小膽子不小，放他一條生路……」

小牛忽然眨了眨眼。

齊敢也眨了眨眼。

他接着道：「爲了不讓屠九一世英名，都斷送在這個沒吭氣的兒子身上，我只好狠一狠心宰了這小子……」

小風忽然覺得混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

刀身上的七顆珍珠，正像七個魔鬼的眼睛，一寸一寸的逼向自己眼前。

他忽然慘吼一聲，跌倒在地。

小牛噗嗤一笑，道：「大叔，你把他嚇死了！」

齊敢道：「是麼？你爲什麼不再看看？」

小牛低頭去看，忽然也楞了。

屠小風沒有被嚇死。

不但沒有被齊敢的話嚇死，反而他還賴在地上笑。

小牛糊塗了。

他眞的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讓屠小風此刻能笑得出來。

但他便是在笑。

小牛看看齊敢：「大叔，他在笑。」

齊敢點點頭：「我知道！」

小牛怔怔地看看小風，又怔怔地看着齊敢道：「大叔，你……你知道他會笑？你知道他不怕？」

齊敢嗯了一聲，道：「小牛，他比你聰明，這一點，你不能不承認！」

小牛嘟着嘴，不出聲。

通常嘟嘴的人，都是不滿意的人。

嘟起嘴而又不出聲，當然也不是默認了。

齊敢一笑道：「小牛，你別不服氣，他至少知道，我們不會馬上殺了他！」

小牛脫口道：「憑什麼我們不會？」

齊敢道：「因爲他知道，我們不問明白他爲什麼要這輛馬車以前，我們一定會留他活口！」

小牛抓頭道：「對！對……大叔，如果換了我，我大概想不到這一點了……」

齊敢笑道：「所以，大叔才說你沒有他聰明！」

小牛搖頭道：「那也不一定，太聰明的人，有時候也許會自己給自己上當……比如剛才，他就上了我的當……」

齊敢笑了，道：「不錯！剛才你比他聰明！小牛，不過，你也記住，那是因爲他得意忘形，才予你可乘之機……」

他忽然低頭看看小風，又道：「像此時此情而論，你再想要他上當，可就難了！」

小牛大笑道：「大叔，我現在也不想要他上當，我只想要他的小命了……」

八

小風本來十拿九穩，算準齊敢不會沒問明白一切之前，就下手殺人。

但是，小牛這句話，可叫他吃驚不小。

他知道，這個土豹子可不像齊敢那麼講理。他既要殺人，可能連別的念頭都不轉，就下手殺了人。

因此，小風不得不想法子了。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他能有什麼法子可想？

小風的眼睛瞪得好大好大。

因爲小牛的一雙手，正在朝下伸來，對準了小風的脖子壓過來。

小風瞧着這雙手，這雙歷經過海上風濤，常日與粗糙的魚網、繩索打交道，而顯得既有力、又有粗硬的雙手，不禁頭皮直發麻。

但小風豈能眞的就這麼令小牛把自己扼死。

何況，小牛也不見得有本領眞能扼死他。

小牛的手忽然就到了小風的頸子上。

小風喘了一口氣，喉嚨咕嚕響着。

突然，他大聲叫道：「慢一點……」

小牛的手指本在用力，被小風一叫，小牛的手立即就鬆開了一點點。

小牛嘿嘿笑道：「爲什麼要慢一點？這本來是你惹出來的，爲什麼要我慢一點？」

小風道：「你殺不死我的，所以，如果你想以後活得沒有麻煩，你最好對我客氣一點兒！」

小牛大笑道：「我才不怕別人找我麻煩呢！小子，我跟你說，我天天在海邊上跟大海打交道，實在很膩了，所以有人要找我麻煩，那可求之不得。」

小牛的手，忽然又用上了勁道。

小風這下子可眞的有些害怕了。

眼前這個傻小子，眞是有些兒難對付，至少，他明白，威脅利誘，對小牛都派不上用場。

想要這個傻小子手下留情，還得從齊敢身上打主意。

於是，小風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告訴你們，我爲什麼要這輛馬車了。」

小牛一怔，雙手不再用勁，轉頭去看齊敢。

齊敢也笑了一笑，道：「屠小風，你最好別再出什麼鬼花樣，明白麼？」

小風道：「明白！」

他看看小牛的手，吼道：「拿開你這雙手！」

小牛還眞想不出他爲什麼忽然吼了起來。咧嘴一笑道：「好小子，你還敢逞兇？你還吼叫？」

小風道：「我爲什麼不敢？你以爲我是怕你？哼，門兒都沒有！」

小牛呆了一呆。

他並不是眞的很聰明，至少，他比不上小風聰明，所以，他才想不出小風爲什麼會大吼。

不過，小牛也有小風比不上的地方。那就是小牛有時候會發起火來，變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人。

他本來就像野人一樣在海邊長大的人嘛，所以，他如果撒起野來，那也是在情理中的事。

小風剛罵了小牛一句，小牛就冒火了。

他本已鬆開的雙手，忽然就回到了小風的頸子上。

小風的臉，忽然就脹成了豬肝一樣的發紫。

小風不敢再吼，只能大叫：「齊敢，齊敢，你……他眞要捏死我了……」

齊敢居然笑了一笑。

齊敢居然彎下腰來，低聲道：「眞的麼？」

小風已經有些吃不消，叫道：「眞的，你沒看到，他這雙手……我若死了，你就會後悔一輩子……」

齊敢笑道：「我會！但我不會後悔一輩子，你也知道，你那老子見了我，也不敢動手。」

小風一怔道：「你吹牛……」

小牛的手，越來越重，小風的話，也說不清楚了。

不過，小牛也覺出有些不對勁。

要捏死一個人，並不難，但他此刻却發現，小風的頸子比別人的結實很多。

通常只要把氣管捏住，這個人就會斷氣。

但小風却不像要斷氣的樣子。

小風的頸子，似乎頗有彈性。

小牛的手指，很有力量。

但是，有彈性的東西，總是壓力越大，彈性越强。

於是，小牛壓得越用力，小風的頸子就越發的有韌性，有彈力。

小牛忽然覺得，要想揑死這小子，不容易。

可是，小牛不能明白的是，小風爲什麼要假裝？爲什麼要假裝害怕？

小牛忍不住向齊敢看看。

齊敢還在笑，笑得很高興。

「屠小風，我如果在吹牛，你爲什麼不敢跳起來跟我拚命？你爲什麼要躺在這兒假裝快要被人揑死了？你老子屠九難道就是這麼教導你的？」

齊敢瞪着小風，珍珠刀還在他手中。

小風忽然覺出，齊敢果眞不好對付。

他記得，過去他遇到很多江湖高手，有些人氣派比齊敢大多了，聲望也比齊敢響亮得很多。

但他們一旦聽到屠九是他老子，誰都不肯再跟自己爲難，再跟自己爭執什麼。

而齊敢却不！

齊敢就似乎專爲找他麻煩而來一樣。

於是，小風不能不再度另作打算了。

他終於又嘆了一口氣，道：「齊敢，你贏了！」

齊敢大笑。

「你總算並不是眞笨！屠九總算是還沒有把你慣成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

小風笑了笑。

小牛的手還在他脖子上，他居然還能笑

他居然還能不再喘氣的說話：「齊敢，你說吧！你要怎麼樣，你說出來，我會考慮……」

齊敢道：「你沒有機會考慮，我問的話，你就得老老實實回答。」

小風道：「好！」

□□　□□　□□

小牛耳中剛剛聽到這個「好」字，小風的人已經像箭一樣彈了起來。

小牛的手，本來揑在小風脖子上，揑得很緊很緊。

但小牛却不知道小風怎會跳得起來，怎會在自己鐵箍般的雙手之下，毫不費勁的跳了起來。

小牛怔怔地看看自己的手，他不太相信，却又不能不信。

屠小風剛才是騙了他。

屠小風有足夠的本領擊倒自己，而他却沒有。

爲什麼？

小牛本該不必多想就會明白，但他却忍不住要多想。

因爲，就算屠小風很怕齊敢，但他也沒有裝作害怕自己的必要。

何況，屠小風如果擊倒自己，拿自己當作人質，豈不正好用來要脅齊大叔麼？

他爲什麼捨此不圖？

小牛不是細心人，但他這會兒却變得比任何人都細心了。

他忽然大叫：「大叔，這小子一定還在使詐，他一定還有別的花樣。」

齊敢又笑了。

他看看小牛，很讚賞的點頭而笑。

□□　□□　□□

小風也有點意外。

他心想：這傻瓜居然也會有聰明的時候，居然也會看出我別有別圖。

忽然，小風覺得，人有時太自作聰明反而不好。

不過，屠九的兒子，自作聰明一些，別人也不敢怎麼樣，所以，他並不後悔自己做得太矯情，反而笑了笑道：「齊敢，有什麼話，你可以問了。」

齊敢道：「誰要你來搶這輛馬車的？」

小風笑了一笑道：「我自己。」

齊敢皺眉沉吟，搖了搖頭。

小風道：「你不相信？你以爲有什麼人能指使我做事？齊敢，你想錯了！我做任何事，別人都管不了！」

小牛心想：這倒是可以相信的。像他這樣的脾氣，別人想叫他去做事，眞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齊敢可不是這麼想。

他冷冷地瞧着小風，沉聲道：「我當然不相信。」

小風笑道：「你不信，我也沒法子了！」他撣撣身上的泥土：「這本來就是我一個人的事。」

小風又道：「你要認爲有人指使我來，你就去想吧！我總不能逼着你相信我的話！」

齊敢道：「屠小風，瘋女幫的人，難道也不能指使你做事麼？」

小風咭的笑了出來。

「你以爲瘋女幫的女人個個都是我長輩麼？你——」

他忽然覺得這話又漏了口風，連忙改口道：「瘋女幫的女人只有我指使她們的份，她們支使不了我。」

齊敢道：「你娘呢？」

小風搖了搖頭道：「她也不會……」

他忽然住口，瞪大了眼，怒視齊敢，又道：「你究竟想問什麼？你想套我的話，你想我說出我娘是誰？是不是？齊敢，你少做夢了！馬車我不要了，你還能拿我怎樣？告訴你，我……哼，我不會上你的當！」

齊敢笑道：「你不會？」

小風道：「不會！因爲，我要走了！」

齊敢搖頭道：「你不能走！」

小風剛剛轉身，齊敢就已攔住了他：「我沒有說讓你走之前，你那兒也不能去！」

小風笑道：「誰說的？我要去那兒，誰也管不了我！」

齊敢道：「我說的？別人管不了你，那是別人的事，今天，屠小風，你只好聽我管一次了！」

小風怔了一怔，瞪着齊敢道：「你管我？你要想管我？你以爲你是誰？」

齊敢大笑道：「區區齊敢！」

小風咬了咬手指頭，搖頭道：「你叫齊敢，你就能管我嗎？」

齊敢道：「我叫什麼都沒有關係，反正，遇到了我，你就只好聽話！」

小風冷笑着頓足道：「憑你還不配……」

突然，小風一轉身，跳過馬車，直向道旁一片樹林中奔去。

小牛一驚，大叫道：「大叔——快追。」

但，齊大叔居然也不在眼前了。

□□　□□　□□

小風身子剛入樹林，剛自哈哈一笑，突然，像是遇到了鬼怪般的呆立在當地，動也不敢一動。

齊敢居然就在他眼前。

齊敢在笑，笑得很難看。

小風也想笑，也想學齊敢那樣皮笑肉不笑的樣子，但他却笑不出來。

因為，他覺得齊敢這種笑，簡直是就像貓兒抓住了老鼠時那麼可惡。

齊敢齜着牙，道：「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吧？」

小風終於嘆了口氣。

他這時才眞正發現，自己是遇上了對頭了。

齊敢揮揮手：「退回去！」

小風皺了皺眉頭，道：「我——我——」

齊敢道：「我要你退回去，你就最好退回去！免得我老人家動手趕你回去，你就不好看了！」

小風想說什麼，但他張了張口，却一個字沒說出來。

老鼠一旦被貓抓住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他乖乖地往後退。

不過，他心中實在有些不服氣，他總想找個理由，總想表示自己並不是一個聽命於人的人。

但他却找不出半點理由。

所以，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向後退。

□□　□□　□□

馬車還在原地。

但是，七名少女，已不在原地。

她們本來都已經累得躺在地上，累得汗濕重裘。

當然，她們沒有重裘，只有一個肚兜，但那肚兜却也被汗水濕透，貼在她們玲瓏剔透的嬌軀上。

然而，此刻却是玉女不知何處去，空留地上濕泥痕。

小風笑了。

齊敢却楞了。

小牛呢？

却像在馬車底下，直發抖。

屠小風的膽子忽然大了，哈哈大笑道：「齊敢，你還要我聽你的話麼？」

齊敢目光閃動，冷冷的接道：「要！」

小風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道：「齊敢，齊敢，我本來是想聽你的話，可惜，這會兒有人偏偏要我不聽你的話了，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齊敢道：「很好辦，聽我的，不聽別人的！」

小風哦了一聲，笑道：「別人也要我聽她的呢？你們這不是……」

齊敢冷冷的打斷了小風的話：「屠小風，是你娘來了麼？她爲什麼不站出來？」

小風笑了，搖着頭笑了，道：「我娘來了，你還能站着說話麼？」

齊敢心中微微一驚，屠小風似乎對他的母親很自信。這表示屠小風的娘，在瘋女幫中的地位不低。

地位不低，難道會是幫主麼？

齊敢皺了皺眉頭，沉聲道：「屠小風，你娘是瘋女幫的幫主？」

屠小風臉色一變，顯然，他吃了一驚。

齊敢忽然笑了。

屠小風是屠九和瘋女幫幫主的私生子，這可是意外得來的消息。

所以，齊敢笑了。

不過，他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 □□ □□

屠小風臉上也沒有笑意。

顯然是齊敢的話，令他感到了不安。

他看看馬車。

馬車本來是空的。

因爲齊敢下車以後，車內就空了。

然而，此刻的車內，却似乎有人。

而且，還不止一個人。

齊敢冷冷地向馬車走過去。他究竟還是這輛馬車的主人，如果有人進入車內，他不能不管。

車內果然有人。

齊敢剛一探頭，就迎面碰上了一張宜喜宜嗔，眉開眼笑的嬌靨。

當然是女人，瘋女幫來的人，本該是女人。

不過，這個女人，比那七名少女更美、更誘人。

齊敢退了一步。

他跟女人打的交道太多、太多。

所以，他已經厭煩了女人。

十六年來，他終日在那些桃花般少女身邊上打轉，已經轉得他毫無丈夫氣概。

所以，他怕見女人。

但是，偏偏他就非遇到女人不可。

壞的是，車內的女人，不止一個，是兩個。

一個是宜喜宜嗔，眉開眼笑的嬌靨。

另一個，是一張艷如桃李，却冷若冰霜的寡婦臉。

笑着的，穿了一身淡藍色絲衫，腰間繫了一根鵝黃的絲絛，雲髻高梳，斜簪了根金光閃閃的鳳釵。

從她的衣衫到人，全都是鮮明照人的色調。

寒着臉的，則是一身白衫，繫了一根黑帶子，垂肩而下的長髮，沒有任何釵、簪綰結，一陣風來，長髮就會飄然拂起，予人一種不敢揣摩的印象。

她的衣飾，就像她的臉色，寒中透冷。

齊敢尋思，瘋女幫中的女人，都是瘋子，她們爲什麼穿得這麼整齊？

難道她們不是瘋女幫的人？

她們是！

□□　□□　□□

齊敢剛剛問了一句你們是誰，他就得到了回答。

笑着的回答：「我姓花，我叫花飄香。瘋女幫的兩大護法之一，飄香花雨，你聽說過麼？」

齊敢搖頭，他沒聽到過。

因爲他對瘋女幫所知，實在不多。

片片斷斷，也不過是從桃花娘子口中聽來而已。

花飄香似乎有一點失望。

但他却依然在笑，指着那白衣少女道：「她姓秦，叫秦流水，瘋女幫的另一位護法，流水琴音，我看，你一定也沒聽說過了！」

齊敢心中略感震駭，他可沒想到瘋女幫的兩位護法，居然同時出現。

這表示，屠小風確是有所爲而來。

他忽然覺得，自己得小心些了。

因此，他微微一笑，抱拳道：「原來是花、秦兩位護法，老朽失敬了！」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什麼失不失敬，齊敢，你怎麼忽然客氣了？」

她回頭看看秦流水，低聲道：「秦姐姐，你知道他爲什麼前倨後恭麼？」

秦流水神色不變，嘴角微動，連嘴唇彷彿都沒張開，哼了一聲道：「因爲我們來了！」

花飄香嬌笑着直點頭：「對！對！因爲來了流水飄香，這根旗杆就不一定能樹立在原地了！有理，有理……」

齊敢終於也忍不住笑了。

這兩個女娃兒倒眞是很自大。

齊敢雖然討厭女人，這時却不能不多看看這流水飄香兩個女護法一眼。

秦流水瞪了齊敢一眼，道：「你看什麼？我們有什麼好看的？」

齊敢皺了皺眉頭。

還沒等他說話，花飄香已經笑道：「秦姐姐，我們長得好看嘛，他是個男人……」

她眨眨眼：「他雖然是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但是，男人見到漂亮的女人，少不得總會多看兩眼的！秦姐姐，你怪他幹嗎？」

秦流水依然寒着臉，哼了一聲道：「這兒只有他在看我，我又一向不喜歡別人看我，我不怪他，還能怪誰？」

花飄香笑了。

秦流水的話，很有理，所以，他只好笑。

齊敢沒笑，他不用想也可以料得到，這兩個女人，不是善與之輩。

因此，他冷冷地掃了二女一眼，道：「兩位姑娘，老夫不管你們心裏怎麼想，但老夫有句話，兩位最好聽明白一點！」

花飄香笑道：「哦？什麼話？」

齊敢道：「馬車是我的，我沒請你們上車，你們最好下車來。」

花飄香道：「是嗎？這車子我記得好像本來就該由女人坐的吧？」

齊敢道：「姑娘，你們知道的事是不少，可惜，你們忘了一件事，女人也不見得個個都能坐這輛馬車的！」

秦流水目光轉動之間，寒芒四射，叱道：「你說我們不配坐這輛馬車？」

齊敢道：「不錯！」

秦流水突然閃身而起，尖喝道：「放肆！齊敢，你膽子眞不小……」

她身子像條魚一般滑了過來，雙手像兩支利剪，一左一右，夾向齊敢的雙肩。

齊敢的身子特別高，所以，秦流水雖然在馬車上，但出手的部位，依然只在齊敢肩頭上。

齊敢嘿嘿一笑，右手一揚，迅快地抓向秦流水的左腕，左手卻由下向上一翻，拍向秦流水的右股大腿。

這兩手反擊，用得恰到好處，看似下流，卻不下流，看似不下流，卻又令秦流水大感不自在。

女人的大腿和腰腹，總是不允男人去拍打的！

所以，齊敢一出手，就料定秦流水會閃避。

秦流水果然咬着銀牙，恨恨地向後滑退。

她退的跟來時一樣快。

但齊敢卻沒料到，花飄香還在車上。

所以，秦流水一退，花飄香就上來了。

齊敢但覺左腕一痲，已經挨了花飄香一掌。

這一掌並不重，但已足夠齊敢吃驚。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齊敢，疼嗎？」

齊敢呆了一呆。

他可沒有料到花飄香會問自己疼不疼。

動手過招，本是玩命的事，誰還會計較疼不疼的事，要計較的，該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

但花飄香卻只是問他疼不疼？而且，明明她這一掌可以暗下殺手，而她沒有，這是爲了什麼？

齊敢忽然有些想不通了。

也許，這就是瘋女幫女人的作風。

也許，這就是瘋女幫之所以稱爲瘋女幫的原因。

行爲乖僻，出人意表吧。

不過，齊敢也不是自己以爲聰明絕頂的人，所以，他還是要問清楚才放心。

「花飄香，你這一掌……」齊敢乾咳了一聲道：「你本可以出手再重些的！」

花飄香流波停眸，嬌笑道：「是麼？你希望我打你得重些嗎？」

齊敢怔怔地道：「那倒不是……我……只是覺得，姑娘是手下留情……」

花飄香道：「手下留情不好麼？你想我怎麼樣，把你一掌打死？」

齊敢皺眉道：「那倒不是……」

花飄香道：「好啦，我跟你也沒有深仇大恨，我只是要讓你知道，我們女人也不是好欺侮的，還不夠麼？」

她又向小風招招手：「小風，你過來。」

小風一直站在遠遠地看着，這時，只好走過來。低着頭，道：「花阿姨……」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誰是你阿姨？瞧你，把我都叫老了嘛……」

她看了秦流水一眼：「秦姐，你看看，這孩子眞是越來越……越壯了！」

秦流水冷冷地哼了一聲，沒說話。

小風又恭敬的向秦流水一禮道：「秦阿姨好！」

秦流水只點了點頭，仍然沒說話。

花飄香却笑了：「小風，你犯了大錯了，知道麼？」

小風點了點頭，低聲道：「我知道我錯了……可是，求兩位阿姨看在……看在……」

秦流水忽然低喝一聲，打斷了他的話道：「屠小風，你犯的錯，沒有人能替你擔待，你最好少打歪主意。」

小風臉色一變，大聲道：「阿姨……我……我……並不是自己說出來的……都是他……他在自說自話呀……秦阿姨、花阿姨……你們要……要救救我……救救我……」

秦流水冷冷地道：「救你？沒有人能救你……」

小風頓時似乎呆了。

他本來還以爲來了救星，但是，這時他才發現，來的竟然是煞星了。

齊敢也大感意外。

他根本就對瘋女幫這夥瘋女人行事不了解，此刻，當然更是覺得她們行爲乖謬得不像話了。

他憐憫地看看小風。

小風也正看着他。

忽然間，齊敢覺得心中一震。

小風的眼光充滿了惡毒的仇恨。

這眼光似毒蛇吐信般可怕，也似烈焰般燒人。

如果齊敢是一張紙，這時只怕早已被這火燒熔了。

幸好他不是，所以，他還能笑。

但小風却不再笑，打齊敢那句你娘敢是瘋女幫幫主開始，他就沒有笑過了。

□□　□□　□□

齊敢的笑聲未歇，小風就變成了大風。

他忽然像狂飈般，撲向了齊敢。身形之快，出手之毒，更是前所未見。

但是，齊敢似乎早就料到一般，正在等着他出手。

小風剛剛撲了過來，齊敢已經不見了蹤影。

但小風去勢太快，想收勢止步，業已不及，眼看雙掌已然劈向那輛華麗的馬車。也劈向車上的流水和飄香。

然而，小風却忽然就在半空中停了下來。

他雙脚離地一尺，虛懸在半空。

□□　□□　□□

花飄香又笑了。

「好工夫！齊敢，你放下他，我們還你的馬車。」

齊敢也笑了。

只有小風笑不出來。

一個人如果被人像拎小鷄一般提在手中，雙手雙脚都撈不着一點兒使勁的地方，他當然笑不出來。

小風現在就是被齊敢像拎小鷄一樣提在手中。

齊敢冷笑着回答：「好！你們先下車！」

流水飄香互看了一眼，跳下了馬車。

秦流水冷冷地道：「齊敢，我們低估了你。」

齊敢道：「不錯，所以，你們也只好聽我的話了！」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你可以放下他了！他只是個大孩子嘛！」

齊敢道：「我會放下他！不過，得等我的馬車拉走了以後！」

他看看車下的小牛，大喝一聲，道：「把馬車趕走！」

小牛似乎早就知道般，爬了出來，跳上馬車，揚鞭趕馬，順着官道，向杭州馳去。

九

車影已杳，蹄聲已寂。

流水飄香，悄立不語。冷冷地盯着齊敢。

齊敢也沒有說話。

只有小風在掙扎、喘息。

但是，他根本沒有借力之處，掙扎也是徒然。

齊敢人高手長，一臂揚舉，小風想踢他也不容易。何況，在他被提起那一剎那，齊敢已順手點了他腿上的穴道。

終於，還是花飄香忍不住，低聲道：「齊敢，你……你的馬車已經走得很遠了！」

齊敢道：「是！」

流水冷哼了一聲，接道：「你該放人了！」

齊敢道：「我會放！不過，你們得告訴我一件事。」

花飄香道：「又有什麼事？你剛才好像沒有說過還有別的條件吧？」

齊敢道：「這不是條件，我只是想知道，那七個不穿衣服的瘋丫頭，去了何處。」

流水大聲道：「你管不着！」

花飄香也笑道：「瘋女幫的事，你最好少問！」

齊敢道：「你們的事，我本來不想過問，不過，我忽然想起，我做錯了一件決定，所以，我不得不問！」

花飄香忽然笑了。

流水道：「你錯了麼？活該！」

齊敢道：「不一定吧？姑娘，他還在我手上呢！」

小風失聲道：「阿姨，這人好……好兇好壞……」

花飄香笑笑：「他不如你想的壞！小風，你放心，他要是眞像你想的那麼兇，你早就沒有命了。」

好一頂高帽子，恰到好處，不卑不亢。

齊敢心中一動，暗道：「這丫頭倒還眞不簡單，看人倒是看的沒錯。」

顯然，齊敢接受了。

因而，他笑了笑道：「不錯，屠小風，如是我眞的很兇很壞，跟你老子一樣，十個你，此刻只怕也全死了！」

秦流水臉色一變，脫口道：「你認得屠谷主？」

齊敢大笑道：「我認得屠九，不知道什麼谷主不谷主的！」

花飄香笑道：「這麼說來，閣下該是我們的前輩了！剛才得罪之處，萬求齊老前輩不要見怪！」

她看了流水一眼，二女居然同時向齊敢福了一福。

齊敢這回更笑了。

飄香送了兩頂高帽子過來，齊敢還能不笑麼？

賢如聖哲，也會喜歡聽好聽的話，何況是江湖好漢？

他笑了笑，道：「不敢！我跟屠九並無深交，你們不必跟我套近乎了！」話音剛落，揮手已將小風拋落：「屠小風，你跟她們走吧……」

屠小風雙足踏着實地，剛想破口大罵，飄香一閃身飄了過來，低叱道：「快走！」

小風還想爭辯，流水也走了過來，瞪了小風一眼，喝道：「你眞想找死麼？」

小風不說話了。

他狠狠瞪了齊敢一眼，倖倖然跟着花飄香、秦流水，向官道側面的一條岔道行去。

齊敢目送他們身形俱杳，這才搖頭一笑，放開大步，向小牛駕的馬車追去。

□□　□□　□□

馬車疾馳而行。

小牛又唱起了小調。

不過，他唱的腔調有些怪，根本就有些不搭腔，也不成其爲調。

但，他却唱得很起勁。

那匹白馬，踏開四蹄，也奔行得很起勁。

車輪滾過泥土地上，揚起了一陣陣灰塵，塵土迷漫中，車身上鬃的那朶桃花也變了顏色

但桃花變色，却比不上白馬身上變色。

因爲奔行中的白馬本不該變色，但此時却忽然也變了顏色。

白馬變成了混身斑點的桃花馬。

馬頭飛在一丈以外，鮮血染紅了馬車，也濺了小牛的一身。

沒有了頭的馬，當然也走不了多遠。

馬兒倒下，車兒當然也只能停下。

幸好小牛還算得上駕車的一流好手。

所以，馬雖然倒下了，車却沒有翻。

小牛也沒有被摔下車來。

因爲，小牛已經被這件事給嚇呆了。

□□　□□　□□

齊敢的脚程不慢，很快就追到了馬車。

馬車已經不能算是馬車。

因爲，除了那匹斷頭白馬而外，車却不見了蹤影。

齊敢雖然見識過不少殘忍的場面，但是像這樣的砍下馬頭的恐怖形狀，齊敢還是頭一次見到。

齊敢咬牙頓足，長嘆了一聲。

他終於千算萬算，還是算錯了一着。

白馬既然斷頭，小牛大概也活不下去了。

齊敢忽然心中一陣絞痛。喃喃道：「小牛，是齊大叔害死了你……」

他忽然大吼一聲，叫道：「瘋女幫，我齊敢不會放過你們……」車轉身子，就待去追趕流水、飄香。

突然，路邊的樹上，傳出一陣唔唔呀呀的喊叫之聲：「大……叔……齊……齊大叔……」

齊敢一呆。心想，這是誰在叫我？誰？

他驀地旋身，向林中奔去。

齊敢心中明白，叫他齊大叔的人不少，但是，這十多年來，男人叫他大叔的，只有一個小牛。

難道小牛沒死？

難道瘋女幫的人只殺馬，不殺人？

這本是不可的事。

但是，當齊敢步入林中以後，這本是不可能的事，却已變成了可能的事了。

小牛果然沒有死。

他被吊在樹上，嘴裏塞上了破布。

因此，他叫喊的聲音，才會唔唔呀呀的。

齊敢笑了。

小牛不死，他胸中的悲憤，已消失了一大半。

當他看到小牛被四馬攢蹄的捲吊在樹上，一副無可奈何的可憐相時，齊敢終於忍不住笑了。

□□　□□　□□

小牛的火氣，比齊敢大得多。

他指手劃脚，連吼帶罵，說了半天，齊敢也沒聽清楚他說了什麼。

齊敢不忍心責備他。

小牛究竟還是個沒見過世面，在海邊上長大的孩子。

所以，他等小牛跳得差不多了，才微微一笑道：「誰砍了馬頭？」

小牛道：「是個女人！」

齊敢搖頭道：「小牛，大叔要知道，那個女人是什麼樣子，她有沒有告訴你，她爲什麼要砍斷白馬的脖子？」

小牛想了一想道：「大叔，那女人很標緻……」他打了個手勢，道：「比先前看到的女人都好看。」

齊敢哦了一聲：「她……除了砍斷馬頭，還說了什麼沒有？」

小牛道：「她說了不少話，可惜……大叔，對不起，我記不得那麼多……」

齊敢笑道：「揀記得的說吧！」

小牛抓了抓頭道：「大叔，我好像記得她說……她說……她要我轉告什麼桃花娘子，想要馬車，不妨到……到……什麼天香什麼去……」

齊敢呆了一呆，道：「小牛，是不是天香樓？」

小牛拍手道：「大叔，敢情你是順風耳，你早就聽到她說的話了麼？可不是？就是天香樓！」

齊敢沉吟不語。

一個瘋女幫，已經夠受了。

再加上一個天香樓，看來桃花娘子結的怨，還眞不少。

敢情，齊敢心中明白，屠小風的話是騙得了別人，騙不了他自己，他說什麼要馬車去玩，鬼才會相信。

現在，天香樓的人，奪走了馬車，使齊敢立即想到，瘋女幫的目的，也是志在馬車了。

這馬車難道有什麼秘密？

還是，桃花娘子的馬車，其中藏了什麼珍寶？

齊敢呆呆望着小牛，小牛倒是有些不安了。

他抓着頭道：「大叔……我說錯了麼？她明明說的就是天香樓啊！只是……只是……那桃花娘子是誰？大叔，桃花娘子跟桃花仙娘認得麼？我……可不可以把這話問桃花仙娘？」

齊敢搖頭道：「不必了！」

敢情，小牛並不知道自己所認識的桃花仙娘，就是別人口中的桃花娘子。

小牛怔怔地道：「大叔，你認不認得桃花娘子？」

齊敢點點頭。

小牛笑了笑：「怪不得大叔不急，原來大叔認得那位桃花娘子……」

齊敢忽然脫口道：「小牛，那個女人有沒有說出她的名姓是——是什麼？」

小牛想了半天，搖頭道：「大叔，她……沒說。」

齊敢道：「哦？眞的沒說？你再想想看……」

小牛道：「大叔，她眞的沒說呀……她只說，桃花娘子在石姑奶奶眼中，算不了什麼……」

齊敢笑了笑道：「她姓石？」

小牛一怔道：「誰姓石？大叔……」

齊敢道：「搶走馬車，砍了馬頭，把你吊在樹上的人，姓石！」

小牛道：「大叔，你怎麼知道的？你能未卜先知？」

齊敢大笑道：「小牛，是你說的呀！」

小牛道：「我說的？我幾時說的呀？」

齊敢道：「剛剛說的！」

小牛似乎有些難以相信，他想了一想道：「大叔，我眞的說了？我好像——」

忽然，他彷彿拾到了一個大元寶一般，大笑道：「石姑奶奶就是她，是不是？大叔，我眞笨……」

齊敢道：「小牛，你還不算太笨，太笨的人，會永遠想不起來的！」

小牛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笑道：「大叔，您可別誇獎我，其實，我要不是看到那馬頭忽然掉了下來，嚇了一大跳，那個什麼姓石的女人，她想把我吊到樹上，門兒都沒有！」

齊敢噗嗤一聲，笑得彎了腰。

小牛看看齊敢，道：「大叔，什麼事這麼好笑？」

齊敢强忍笑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世上好笑的事很多，所以，大叔才笑。」

他看看綑過小牛的繩索，又道：「小牛，這綑你的繩子很值錢，留起來！」

小牛看了看那根細長的天青色絲條，搖頭道：「我才不稀罕呢！大叔，這帶子綑過我，我看了它就難過。」

齊敢道：「天香樓的飄香帶，江湖上有很多人想要要不到，你知道嗎？」

小牛道：「有人想要最好，我送給他。」

齊敢大笑道：「傻瓜！你別小看這絲條編成的帶子，很結實的，不信，你試試看，能不能弄斷它？」

小牛道：「好！我不信，我——」

他拾起地上的飄香帶，兩手用力一拉，大笑道：「大叔，你看，斷了……」

齊敢根本不用看，只是微微一笑：「眞的斷了？」

小牛脹紅着臉，還在用力。

飄香帶却沒有斷，斷的是小牛自己束腰的褲腰帶。

他用力太大，運氣太猛，把腰帶脹斷了。

小牛訕訕一笑道：「大叔，帶子是有一根斷了，可惜，是我自己的褲腰帶。」

齊敢大笑道：「那很好，天香樓沒了一根褲腰帶，以後永遠不會斷了！」

小牛冷冷地哼了一聲，道：「倒楣！看來，老天是要我一輩子別忘了被一個女人吊起來的事了。」

齊敢哈哈大笑道：「你能夠忘不了，以後就不會再被別人吊起來了！」

小牛忿忿地把飄香帶繫好，頓了頓足道：「大叔，我們沒有了馬，也沒有了車，怎麼辦？」

齊敢笑道：「馬可以買，車麼？去找！」

小牛一怔道：「找？到那兒去找？」

齊敢道：「當然是天香樓。」

□□　□□　□□

天香樓，就在杭州。

齊敢本來也就是要去杭州。

所以，到天香樓去找回馬車，正是順便的事。

小牛當然不知道。

他從來沒有來過杭州。

這南宋的都城，雖然已不比當年，但是，因為有了一個名滿天下的西湖，所以，依然是花香十里，冠蓋雲集的所在。

進了城，小牛已目迷五色，張大了嘴，合不攏來。

等到踏入西湖的白沙堤，小牛更是傻了。

他看慣了海水。海水的壯濶、洶湧；海水的險惡、陰沉，他都耳熟能詳。

但他却從來沒有看到過像西湖這樣的水。

海水如果是潑婦。

西湖的湖水就是淑女。

海水如果是猛士。

西湖的湖水就是書生。

小牛傻了。

天下那兒會有這樣的水？

像是一面鏡子，更像是一片天機織成的碧綠錦緞。

他想說幾句什麼話，但却說不出口。

就他所知，他的記憶中，從來沒有這樣寧靜的水。

海，無風三尺浪。

西湖呢？沒有風的時候，看起來可以當床，可以軟軟地躺在上面熟睡。

□□　□□　□□

棲霞山上青樓立，懶雲窩內拜天香。

天香樓在棲霞山中。

岳王廟在山麓湖濱。

但天香樓却在山巔。

延掃帚塢上去，有山洞可行到山頂。

天香樓就在山上。

齊敢知道，馬車不可能抬到山上來。

但是，他既然知道馬車是天香樓的人奪走，他當然只好找上門來了。

□□　□□　□□

小牛楞楞地跟在齊敢身後。

西湖的山光水色，已經叫他大開眼界，他那裏還有心思去想別的？

所以，當他們來到天香樓前面時，他才發現，好多事情都是出乎常情之外。

小牛雖然識字不多，但他至少還認得天香樓三個字。

「這就是天香樓？」小牛忍不住笑了。

齊敢也略感意外。

他也沒到過天香樓，他只是聽金鶯說過。

現在，他跟小牛同樣的感到驚訝。

天香樓根本就不像樓。

它只是一棟石塔。

小小的一座三層石塔，矗立在萬竹叢中。

環繞着石塔，是不少像僧舍的平房。

齊敢仔細的打量了一下進口處的門戶，發現這號稱天香樓的大門，只不過是跟一個尼菴

相似的小小山門。

門上掛着一面匾額，朱書「天香樓」三個擘窠大字。

山門，是關着的。

三層小石塔，延着山勢，高出山門十丈以上。

齊敢沉吟了一下，看看小牛道：「小牛，叫門！」

小牛笑笑，伸手就去叩門。

但他手還沒有挨到山門，門已呀然開啟。

小牛一怔，一個梳了兩條小辮子的丫頭，正瞪着大眼睛，看着小牛直笑。

小牛向她眨了眨眼，道：「我叫小牛。」

小丫頭皺了皺眉頭，不屑的哼了一聲道：「誰管你是小牛、小豬？你來幹什麼？」

小牛一揚頭，大聲道：「當然是找人！」

小丫頭道：「找人？找誰？」

小牛忽然楞了。

找誰呢？

他回頭去看齊大叔。

齊敢正在笑，他向小牛招招手，小牛退了回來。

小丫頭狠狠地瞪了齊敢和小牛一眼，伸手就要關門。

「且慢！」齊敢一抬腿，就到了門口：「姑娘，天香樓的主人，在麼？」

小丫頭抬頭看看齊敢，搖頭道：「不在！」

齊敢道：「有位姓白的姑娘呢？她在不在？」

小丫頭搖頭道：「姓白的？不知道！」

齊敢忽然有些被騙的感覺，怒道：「天香樓就只有你一個丫頭麼？找個大人出來！」

小丫頭忽然笑了，她甩甩頭上辮子，道：「天香樓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你們要找，只有找我！」

齊敢呆了一呆，道：「別的人……都不在？」

小丫頭道：「不在！」

突然一閃身子，就關上了大門。

小牛眼看這小丫頭對齊敢無禮，不禁大怒，衝上去就要撞門。

但齊敢却一把拉住了他：「別冒失……」

齊敢沉吟地看着那小門，搖頭道：「不對！」

小牛呆了一呆，道：「不對？大叔，我那裏不對了？她這個丫頭太橫蠻……」

齊敢道：「小牛，我不是說你不對！是這天香樓有些不對！」

小牛恍然的笑笑。

但他還有些不明白，天香樓究竟有那些不對。

□□　□□　□□

齊敢由側面繞到了山頂。

由山頂可以俯瞰全湖，也可以俯瞰天香樓。

小丫頭的話，使齊敢起了疑心，但他却無法證實，天香樓內是否眞的只有這個小丫頭在。

所以，他和小牛攀到山頂。

他想確實查明，天香樓的主人，在弄什麼玄虛。

天香樓內，見不到有人。

小牛忍不住低聲道：「大叔，好像那個小丫頭，沒有騙人呢！」

齊敢點點頭沒有說話。

因爲，他發現，天香樓表面上看來，是沒有人，但實際上，却並非如此。

那座三層高的小石塔，就有很多可疑之處。

齊敢雖然自視頗高，雖然目空一切，但他此時却也不敢冒然撲入天香樓內。

小牛却沒有想那麼多。他笑笑向齊敢道：「大叔，我們跳進去好不好？」

齊敢也笑了。

他打從上得棲霞嶺，就沒有笑過，但此刻却忽然笑了起來。

小牛很意外，看看齊敢道：「大叔，你笑什麼？」

齊敢道：「我是笑，天香樓的小丫頭既然說沒有人在，我們跳進去，又有什麼用？」

小牛抓了抓頭，尋思道：「大叔說話爲什麼忽然這麼顛顛倒倒的？難道……」

小牛還沒想出齊敢反常的理由，齊敢已經拉了小牛一下，低聲道：「走！」

小牛當然只有聽話，跟着他走。

不過，他們走得也不遠，只是隱身在一叢竹林之內。

□□　□□　□□

山頂，來了幾個人。

這幾個人，小牛居然認得。

小牛看看齊敢，齊敢又笑了笑，低聲道：「她們也來了，天香樓一定會有人？」

小牛點點頭。

他當然還是弄不明白，爲什麼自己和齊大叔來，天香樓沒有人，這幾個人來了，天香樓又會有人。

小牛有些緊張，手心又在冒汗。

他看到穿得太少的女人時，他手心就會冒汗。

原來，這現身的幾個人，正是瘋女幫的人。

她們正是齊敢抓住小風時，忽然不見了的那七個半裸的女人。

□□　　□□　　□□

齊敢凝視着這七名少女，注意着她們的每一個行動。

七名少女也似乎很小心，她們在山頂出現以後，就分成兩批，向天香樓的後院慢慢地邁進。

這種動作，小牛也看得很不解。

他想問齊敢，却又不敢問。

因爲，有四個少女，正向他們隱身之處走了過來。

齊敢暗中拉了小牛一下。

小牛也乖巧，回頭笑了笑，點點頭。

四名少女，已經到了他們身前一丈遠近。

小牛手心的汗冒得更兇了，他忽然發現，這些瘋女幫的女人還眞是很瘋。

她們居然混身上下，眞的只有一個肚兜而已。

先前，她們在官道上跳舞，小牛都是在馬車上居高臨下看着的，所以，還看不到某些奧秘。

此刻，他是蹲在地上看。

蹲在地上，當然就是由下向上看，所以，他看到了不少不想看而又非看到不可的事。

四少女走得很慢，每一步邁出去，都很小心。

於是，小牛才有機會欣賞到那瘋女們的光滑大腿之上，竟然了無寸縷。

本是一片青草和泥土混合氣味的山上，小牛居然鼻子裏充滿了肉香。少女的肉香。

小牛眨了眨眼，不敢再看，但却又忍不住要看，甚至連他心想回頭瞧瞧齊大叔的念頭，

都忘掉了。

齊敢當然也在看。

他看的不是那四個少女的大腿，也不是看的她們那平滑的小腹。

齊敢看的是她們的眼神和臉色。

他發現，這四名少女的神情，遠比自己沉重。

這說明了一件事，瘋女幫的女人，忽然找來天香樓，必有所爲。

而且，她們只怕不是跟天香樓來攀交情的。

否則，她們似乎不必這麼小心翼翼，不必這麼擔驚駭怕，也不必跟自己一樣，掩掩藏藏。

□□　□□　□□

四名少女終於走到天香樓後院的矮牆之外。

小牛這才深深地喘了一口大氣。

齊敢也喘了一口氣。

「大叔……」

小牛剛一張口，齊敢就揮手阻止了他。

小牛一驚，本已站了一半起來的身子，又蹲了下去。

齊敢低聲道：「別急，說不定她們還有人……」

小牛心想，還有人？會不會是小風和另外兩個女人？

他轉頭向山頂方向看去，沒有人。

他看看齊敢，道：「大叔……她們……她們好像也跟我們一樣呢！」

齊敢只笑了一笑。

小牛忽然覺得很得意，自己終於料對了。他忍不住又道：「大叔，她們……會不會也是爲了馬車來的？」

齊敢不笑了。

小牛這句話，叫齊敢忽地覺得，有些事，不必勾心鬥角，轉彎抹角的想，反而倒是不失赤子之心，就會想出其中奧妙。

齊敢原先根本就沒想到這七名少女爲什麼來到天香樓，也沒想到過，她們與自己來此有相同的目的。

但小牛一說，齊敢却不能不相信，桃花娘子給自己乘坐馬車，其中必有文章。

他忽然一拉小牛，低聲道：「你在這兒等着，我要去抓一個瘋女來問問。」

小牛一怔，低聲道：「大叔，你——你——」

齊敢笑道：「我只抓一個，怎麼，不夠多麼？」

小牛笑了。他搖搖頭道：「大叔，抓一個已經不容易，是不是？」

齊敢也搖搖頭，道：「你去當然不容易，但是，我去，就算抓來七個，也不難！」

小牛伸了伸舌頭，笑道：「大叔，這種事我當然不行嘛！」

齊敢拍了拍小牛，閃身向天香樓的後院行去。

小牛伸頭想看看，但却什麼也沒有看到。

十

後院的牆，都不很高。

尤其是像這種依着山勢而築的牆，後面本來就比前面高出不少，所以，砌得矮些，更是理所當然。

七名少女，分成兩批，由兩側的角落，正在窺伺。她們站直了身子，已經可以高出牆頭，向院子裏面看。

說窺伺，就不如說她們在欣賞什麼更對。

院子裏面有什麼？

七個人都很神經，因此，齊敢明明就在她們身後，居然沒有人發現。

齊敢高出她們很多，所以，院子裏面的景物，他一眼就看穿了。

在齊敢眼中，院子裏實在沒有什麼值得他注視的東西。因爲，一個男人，在他眼中，是看得太多了。

卽令那是一個肌肉凸起，虬筋怒結，壯得像一頭公牛一樣的男人。

齊敢不屑一顧的事，對七名少女而言，却不見得也是不屑一顧。

特別是遇到這樣的男人，只圍了一塊布巾在腰間，暴露得比七名少女自己還多的男人。

難怪她們 看得發呆了。

公牛似的男人，在砍柴。

一個兩人合抱粗的巨木，在他的斧頭下，一劈就成了兩片。

兩劈就成了四塊。

他從來似乎劈每一段柴木時，都不用補第二斧。

乾淨俐落的斧法，直把七名少女看得呆了。

砍柴人沒有注意牆外，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有七雙妙目，在盯着他。

他更不知道，有七顆芳心，在隨着他的雙手，一上一下的跳動着。

因此，他沒有抬過頭，七名少女也就無法看清楚，這頭公牛，長得是俊還是醜。

不過，齊敢却走了運了。

他幾乎是一點兒也沒有費勁，就從四個人一組的這邊，抓走了一名半裸的少女。

少了一個人，她的同伴竟然沒有發現。

齊敢還眞沒有吹牛。

以他這種蜻蜓點水似地一伸手，就點倒了一名少女的速度，他眞要把七名少女都抓來，並非不可能。

所以，小牛看到齊敢抱着那光滑滑少女回來時，不禁高興得拍手笑了。

「大叔，你眞行！」小牛跳了起來，眼睛瞪得跟銅鈴一樣的大。

不過，他看的是那少女，不是齊敢。

□□　□□　□□

齊敢放下了少女。

少女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看着齊敢。

穴道被制，她不能動，也不能出聲，只剩下那一雙眼睛可動，却又驚訝得轉動不了。

小牛看着她，直聳鼻孔：「好香！大叔……她爲什麼這麼香？」

小牛聞聞自己胳膊，皺眉搖了搖頭，笑道：「大叔，我可一點兒也不香呢！」

齊敢笑了笑，道：「你會香？你要是會香，她們不把世上男人香得燻死才怪！」

那少女似乎想笑，但却笑不出來。

齊敢沒有解開他的穴道。

因爲，齊敢知道，那六個少女還沒聾，解開穴道之後，只要她張口大叫，痲煩就會跟着來了。

至少此時此刻，齊敢還不想再招惹痲煩。

小牛對這位少女的興趣可大了。

他蹲在那少女身邊，從頭到脚，看個不停。

如果不是齊敢在旁，他恐怕還得把這名少女翻過身來，瞧瞧她背後是什麼樣子。

齊敢在旁，也在看這名少女。

不過，他看的跟小牛還是不同。他只盯着少女的眼睛，想瞧出她心中在想些什麼。

小牛終於不是君子了。

因爲君子是動口不動手的。

現在，他眞正變成了動手不動口。

他伸手去摸那少女。

齊敢在笑。但他也忽然發現，那少女眼光中也忽然有了笑意。

□□　□□　□□

小牛的手伸出去，緩緩地伸向少女的手臂。

他很膽怯。

他從來還沒有伸手摸過這麼香的女人。

十六藏的男孩子，在這一刹那，變得很緊張，乃是必然的事。

他的手剛剛摸到少女白淨光滑的玉臂，齊敢忽然大聲道：「小牛……等等。」

小牛一驚。

那少女也吃了一驚。

小牛像受驚的兔子，一下跳了起來：「大叔，您怎麼啦？我……」

齊敢冷冷一笑：「小牛，這丫頭在笑，你看到了麼？」

小牛搖頭。

因爲，他根本沒有心思去想那少女是不是在笑，他只是想着自己的手，摸到少女時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他怔怔地看着齊敢。

齊敢冷冷地一笑，道：「摸不得！小牛，你最好看看她的臉。」

小牛倒也眞的很聽話，湊過去看那少女的臉。

當然，小牛也發覺了不對！

她爲什麼要笑？

一個人穴道受制，生死難卜之下，她爲什麼還能笑。

小牛雖然沒有齊敢那麼精明，但是，遇到這種關鍵之處，他也並不笨到色迷心竅。

何況，他根本還是個大孩子！

因此，他搖了搖頭，站了起來，笑道：「大叔，這丫頭在使詐。」

齊敢道：「小牛，你明白就好！不過，你雖然不能摸她，但你可以打她！」

小牛一呆，道：「打她？」

齊敢道：「是呀！」

小牛抓抓頭，笑了笑道：「大叔，我眞的有些糊塗了。」

小牛問道：「打她……爲什麼？」

齊敢笑道：「爲什麼？當然是爲了要問她的話！」

小牛道：「問話？那又何必打？大叔，你要問什麼？我來問！」

齊敢笑了。

少女也笑了。

小牛想了想，終於，也忍不住笑了。

人就在面前，齊敢要問儘可以問，爲什麼還要小牛來轉達呢？

所以，連小牛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

齊敢揮了揮手，笑道：「小牛，你是不是捨不得打她呢？」

小牛道：「這個──大叔，我不會！只要你叫我打，我就打！」

他想了一想：「不對呀，大叔，她穴道被制，怎麼回答我們呢？」

齊敢笑道：「先打再問，打過了，我自然會解開她的穴道。」

小牛道：「好！我就打……」

他說打就打，眞的一個耳光打了下去。

那名少女一動也動不了。

左頰頓時就浮起了五根鮮紅的指印。

小牛看看齊敢道：「大叔，還要打麼？」

齊敢笑笑，搖搖頭。

小牛似乎有些不忍，蹲下去看那少女。

那少女大大的眼睛中，已經泡滿了淚水。

小牛噗嗤一笑：「大叔，她哭了。」

齊敢笑道：「打疼了，她若不哭，難道還會笑？」

他也彎下了腰身，目光在少女臉上一轉，冷笑道：「丫頭，我要改點你的啞穴，你雖然不能說話，但上身可以移動，你最好乖乖地別出什麼花樣，明白麼？」

齊敢拍開了少女穴道，改點了啞穴。

那少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撐着地面，坐了起來。

小牛笑了一笑道：「大叔，她的腿，能不能動？」

齊敢搖頭道：「不能！」

小牛看看少女，又看看齊敢，道：「大叔，啞穴被你制住，你問她話，她怎麼回答呢？」

齊敢笑了笑，轉向少女，冷冷地道：「姑娘，我問你的話，你只要點頭，或者搖頭，就可作爲回答，明白麼？」

少女點了點頭。

小牛笑道：「對！對！大叔這辦法眞好。」

齊敢指了指天香樓，道：「瘋女幫跟天香樓，是不是一條線上的？」

少女似乎想了一下，才搖了搖頭。

齊敢道：「你們認得天香樓主人？」

少女很快的搖了搖頭。

齊敢笑了笑，道：「你們是來暗算天香樓主人的？」

少女先搖搖頭，既而又點點頭。

小牛一怔，叫道：「大叔，她……既搖頭，又點頭，這是什麼意思？」

齊敢笑了。他目光轉動，看了看天香樓方向，道：「姑娘，你剛才既點頭，又搖頭，是不是見計而作的意思？」

少女點了點頭。

小牛怔怔地看了看齊敢，心想，齊大叔怎麼全料得這麼準？他怎麼能猜到這少女的想法？

小牛明白，自己只怕一輩子也想不到這些。

齊敢這時已經又問了少女兩個問題，少女都搖了搖頭。

小牛忽然發現，齊敢也迷惑了。

他陡然臉色一沉，喝道：「你們是爲了馬車來的？」

少女笑笑，點頭。

齊敢終於喘了一口大氣。

小牛也喘了一口氣。

果然，一切都是馬車惹出來的禍！

□□　□□　□□

馬車有什麼秘密？

爲什麼瘋女幫和天香樓都要奪取這輛馬車？

齊敢幾乎是一點都不明白。

小牛當然就更不明白了。

桃花娘子沒有說。馬車是桃花娘子自己用的，這次要齊敢坐到杭州，也是桃花娘子的主意。

桃花娘子這麼做，究竟是隱藏了什麼陰謀？

齊敢呆呆地看着那名少女，半晌沒有說話。

他在想，桃花娘子必定有什麼事瞞了自己。

只可惜，他却想不明白，桃花娘子隱瞞的是什麼！

齊敢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如果我放了你，你能夠不說出被我擒來此處的事麼？」

少女遲疑了一下，終於，又點了點頭。

小牛一怔道：「大叔，你要放了她？」

齊敢道：「是呀！」

小牛脫口道：「大叔，你放她，你不怕她們會來找你麻煩？」

齊敢笑道：「找我麻煩？她們敢！」

小牛道：「可是……大叔，我，我……」

齊敢道：「你怎麼了？」

小牛看看那少女，實在是捨不得放她走。僅僅是聞聞她身上的香味，就夠小牛歡喜半天了。

所以，他終於紅着臉，低聲道：「大叔，我……我很喜歡她嘛！」

齊敢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少女却柳眉雙鎖，大爲着急。

小牛則羞紅了臉，只敢偷偷地看那少女。

「你喜歡她？只怕人家不一定喜歡你吧！」齊敢搖搖頭，道：「小牛，咱們的痳煩已經不少了，你還想多找痳煩上身？」

小牛抬頭看看齊敢，一臉婉惜而又不安地神情，低聲道：「大叔，我知道……可是——」瞟了少女一眼，頓足接道：「放就放吧……」

齊敢失聲笑道：「對！」

他轉頭向少女冷冷地道：「姑娘，就算是你們幫主自己來了，老夫也不在乎。老夫拍開你穴道之後，妳如果大聲喊叫，這後果，妳應該明白！」

少女依然是點了點頭。

齊敢一伸手，拍開了少女啞穴，也解開了腰間的穴道。

半裸的少女，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她一面活動了一下雙腿，一面微微一笑道：「多謝！」

小牛可沒聽到少女的這句多謝。

他瞪大着眼，盯着那少女的玉腿的雙腿，和雙腿伸縮之際所展露的出來的神秘地帶。

齊敢跟小牛正好相反，他不但沒看那誘人的雙腿，也沒看少女的臉色。

他正面向天香樓，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發現那另外的六名少女，已經不在圍牆的外面了。

□□　□□　□□

不在牆外，當然就在牆內。

被齊敢抓去的那名少女，這時也到了牆內。

砍柴的男人，還在砍柴。

身外，是那六名少女。

六個半裸的少女，圍着一個半裸的男人，看男人砍柴，這可是世上少見的事。

被抓走的少女，剛剛跳進牆內，似乎那些少女才發現自己的同伴，少了一人。

長髮上繫着青色絲帶的少女皺了皺眉，看了這位長髮上繫着白色絲條的少女一眼，低聲道：「小白，你怎麼這會兒才跳進來？」

敢情這七個身穿綉着骷髏的黑色肚兜少女，分辨身份的標識，是她們頭上所繫的那根束髮的絲絛。

她們都是瘋女幫幫主手下的花女。

她們的名字，就是依絲縧不同的顏色而命名。

被齊敢抓去的是小白。

問話的是小青。

另外五個是小紅、小藍、小金、小黃、小紫。

小青正是這七彩花女的首腦。

小白低下了頭，紅着臉笑笑，指了指肚子。

小青皺了皺眉道：「你眞的那麼急？哼！叫你別多喝水，你就是不肯……」

小白笑道：「反正我們穿得少，方便嘛……」

小青看看自己，終於也笑了。

小白的話不錯，她們確實是很方便！

□□　□□　□□

齊敢和小牛在牆外探頭。

小白和小青的話，他當然聽得到，也聽得懂。

小牛不然，他似乎明白，却又似乎不明白。忍不住低聲道：「大叔……」

齊敢兩眼一瞪，伸手掩住了小牛的嘴。

小牛吃了一驚，忙向院子中看去。

七彩女沒有什麼反應。

但那個砍柴的男人，却正好抬頭向院子外面看來。

好在，齊敢和小牛隱身在樹叢之中，砍柴的男人，若無穿雲透霧的視力，就根本發現不了他們。

即令如此，小牛依然嚇出了一聲冷汗。

齊敢也微微吃驚。

因爲，他根本沒想到這個砍柴的男人，居然比那瘋女幫的七彩女高明。

他既然比那七彩女耳目靈敏，爲什麼又要在這些女人面前裝作又聾又啞的樣子呢？

齊敢忽然爲那七名少女躭心了。

這砍柴的男人，必有所圖。

否則，他早該喝問七女的來意才是。

齊敢拉了拉小牛，緩緩地向後退了出去。

小牛似乎有些捨不得走開，但他却不得不走開，因此，才走了幾步就急急問道：「大叔

，我們爲什麼不看下去？大叔，他們一定會……」

會怎麼樣，小牛却又茫然了。

齊敢笑了笑，道：「小牛，我們來找馬車，不是來看他們要把戲的！走！咱們該到前門去了。」

「前門去？」小牛楞了：「大叔，我們不是打前門來的麼？爲什麼又要去？」

齊敢笑道：「剛才不能去，現在情況不同，所以，又能去了，小牛，你不懂，別多問！」

小牛確實不懂，所以，他也就不再多問。

□□　□□　□□

齊敢在十六年前，就是江湖上的第一流殺手，他的反應敏銳，自然是意料中的事。

那名砍柴的男人，不理會瘋女幫的七名彩女，而注意到小牛的那一聲低喚，這明明是表明了一件事，他不理會七名少女，原來就是要把她們羈遲在後院之內。

爲什麼？

他爲什麼要把七少女留在後院？

這只有一個解釋，前院如果不是眞的沒有天香樓的重要人物在家，那就是天香樓主人正在辦什麼重要的事。

爲這重要的事，是不容許別人來打擾的。

齊敢想到的就是，她們若是在辦的正是自己的那輛馬車的事呢？所以，他必須立即趕去查個明白。

前門跟他們初來時一樣。

靜悄悄地。

齊敢當然不會再去叫門了。

小牛也知道，那個應門的小丫頭，若是見到他們又來了，一定會同樣賞以閉門羹。

小小的山門，怎能擋得住齊敢？

所以，眨眨眼，齊敢和小牛已到了前院之內。

□□　□□　□□

小丫頭不在。

從天井到第一進小廳，沒有一個人影子。

小牛笑笑，剛想張口說話，却被齊敢敲了一下。

小牛雖然蠢，但他也明白，這一下，是要他別出聲。

他伸了伸舌頭，扮了個鬼臉。

齊敢領着小牛，步入小廳。

這是個小小的佛堂。

正面是一座神龕。

絨幔低垂，看不清供的是什麼神像。

神龕的前面，有一個香案，簡簡單單地供着三盆清果，和一個寶鼎篆文的黃金香爐。

爐中，正有陣陣青煙昇起。

無鐘無磬，當然也沒有木魚、卦爻等之類拜祭陳設。

但是，香案的下面，却擺着一個蒲團。

這顯示，這小小的佛堂，還是供人誦經禮佛之處。

小牛東張西望，倒也謹慎，沒去亂摸亂碰。

而齊敢却不，他似乎很冒失，不停地在香案上摸觸。

小牛很躭心，怕他弄出聲響。

齊敢沒有。他只是做了一件很出乎小牛意料之外的事。

他掀起了神幔。

神龕內的神像，露了出來。

小牛低吁了聲：「觀世音菩薩。」

齊敢搖了搖頭。

小牛怔了怔：「送子娘娘麼？」

齊敢又搖了搖頭。

小牛心想，那一定是媽祖了！

他是自小就在海上討生活的人，他可以不拜任何神祇。

但是，媽祖却不能不拜。

媽祖是漁民們的救星、保母。

所以，他唸了一聲佛：「媽祖娘娘……」雙膝一曲，納頭便拜。

這下子，齊敢笑了。

小牛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才站了起來。

齊敢看看小牛，笑道：「你見過媽祖娘娘的塑像麼？」

小牛道：「見過！」

齊敢道：「媽祖娘娘是這種金裝麼？」

小牛呆了一下，向神像看去。

當然，那美麗的神像居然向他一笑。

小牛心中一跳，媽祖娘娘顯靈了？

他揉揉眼，再看。

神像的眼睛似乎眨了一眨。

小牛怔了怔，一彎腰，又跪下磕頭。

齊敢也呆了。

因爲，小牛這回可不止是三拜九叩，而是像小雞啄米一樣，磕個不停。

齊敢皺了皺眉頭，低聲道：「小牛，你怎麼了？」

小牛還在磕頭，口中却不停的喃喃唸佛，齊敢問他的話，他半個字也沒有聽見。

齊敢略一沉吟，忽然掉頭。

有人在對他笑。

那個木雕泥塑的人，在對他笑。

忽然間，齊敢明白了。

媽祖顯靈，小牛當然會不停的磕頭嘛。

但是，媽祖怎會在天香樓？

砍柴的男人還在砍柴。

瘋女幫的七名少女，還在看他。

一個男人能讓七個這麼標緻少女看着，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但那砍柴的男人，臉上並沒有絲毫高興的神情。

小青看看小紅，笑了一笑。

小紅忽然哈的一笑，道：「嘿，我幫你砍柴好不好？」

砍柴的男人，還是在砍柴。

小紅的話，對他而言，彷彿充耳不聞。

小紅怔了怔，看看小青。

小青也大感意外。

她們出道江湖以來，除了齊敢，幾乎還沒有別的男人能對她們抗拒過。

這個砍柴的男人，居然也像齊敢，不把她們放在眼中。

一天之內，遇到了兩個這樣的男人，這七位專門迷惑男人的少女，也自己迷惑了。

小白笑了笑道：「大姊，他也許是聾子！」

聾子？

對！他也許是聾子。

小青忽然心中好過多了。

他如果是個聾子，小紅的話他聽不到，那也是不足爲怪了。

小青笑了笑道：「小白說得對！他可能是個聾子，小紅，你去替他……用手勢，至少，他還不瞎！」

他當然不瞎。

小白也笑了：「大姊，你想到沒有？他既然不瞎，爲什麼視我們如不見？莫非我們都是醜八怪？」

誰說她們是醜八怪，那個人一定是不辨黑白的瘋子。

這個砍柴的男人，看來不像瘋子。

至少，他不如瘋女幫的這七個少女瘋。

雖然他穿得不比她們多，但他是在做苦工，做苦工的人要流汗，穿少些，很合情理。

可是，他却對她們聽而不聞，視而不見。

小青的心又沉下去了。

小紅則走了過去，她比劃着，指指自己，指指對方，然後，作出下劈之勢。

砍柴的男人，這回到是看見了。

他咧嘴一笑，照小紅的手勢回做了一次。

小紅點頭。

他又笑了笑，然而舉起的那柄板斧，忽然就向小紅當胸劈去。

小紅嚇得向後跳了八尺。

她做夢也沒料到，他會拿了斧頭砍她。要不是她退得快，此刻不是早已香消玉殞，橫屍當地了麼？

小青等六人也驚呼出聲。

小白瞪着那砍柴的男人，叫道：「你……怎麼可以拿斧頭砍她？她是要幫你忙砍柴呀！」

男人笑笑。

小青沉聲道：「小白，他是聾子，你跟他說理，有什麼用？」

小白怔了一怔，大笑道：「可不？我……」

男人忽然哈哈一笑：「誰是聾子？」

七個少女又呆了。

他不是聾子，也不是瞎子。

可是，他爲什麼拿了斧頭砍小紅？他居心何在？

小青忽然怒火上沖，喝道：「你不聾、不瞎，爲什麼要裝聾裝瞎騙我們？」

男人哈哈地掃視了七女一眼，道：「我騙你們？我幾時騙過你們？我說過我瞎、我聾麼？」

他沒有！

七少女互相看了看，每個人都發不出火了。

他眞的沒有，所有的，都是她們自以爲是，都是她們一廂情願，都是她們……

但小紅却盛氣難平，冷笑道：「你沒騙我們，沒錯，但你爲什麼拿斧頭砍我？我……本來是要幫你的！」

男人笑笑：「你做的手勢，是要我兜心砍你一斧，對不對？」

小紅想了一想，怒意也消失了。

她發現，自已做的手勢，還當眞是好像在請他用斧頭砍她一下。

她笑了：「我——好像是錯了！你……你叫什麼？」

也許是覺得太不客氣，小紅嫣然一笑，又道：「對了，你貴姓大名？」

「柴鐵夫。」男人放下了斧頭：「我天生就是會砍柴，所以主人給我起了這個名字。」

小紅笑了。

小青、小白一夥也都笑了。

柴鐵夫，很恰當的名字。

她們忽然發覺，天香樓主人很聰明。

柴鐵夫看看七女，道：「你們是瘋女幫中人？」

七女一怔，心想，他知道我們來歷？

其實，除了瘋女幫，天下有幾個女人會像她們這樣的打扮，還敢跑出閨房？

柴鐵夫能瞧出她們來歷，根本不足爲奇。

小青那雙水汪汪地大眼睛轉了一下：「柴大哥，你……你……知道我們麼？」

柴鐵夫大笑：「當然知道！除了妳們之外，天下有幾個女人敢學妳們這樣不穿衣服？」

七女也都笑了。

可不是？除了她們七個人，天下還有什麼女人膽敢穿得這麼少？

當然也不是沒有。但那却是在上床的時候，再不然，就是下水的時候。

小白却笑道：「我們穿得不多，可是你——」她指指柴鐵夫的肚子，「你豈非比我們穿得更少麼？」

柴鐵夫摀了一下自己胸膛，大聲道：「我不同，我是男人。」

小白笑道：「柴鐵夫，誰規定女人一定要比男人穿得多？」

小紅也笑道：「是啊！柴大哥，誰規定的？你嗎？」

柴鐵夫怔了一怔道：「道……誰規定的，我怎麼知道？我只是……看到打赤膊的，都是男人！」

小青道：「孤陋寡聞！」她忽然一指六女：「柴先生，你看看，現在，打赤膊的，是男人多，還是女人多？」

「女人多！」柴鐵夫答得很快：「七個比一個！」

小青笑了。

小紅也笑了。

只有小白沒有。

因爲，她此刻忽然想到了一件大事。

齊敢爲什麼不見動靜？

□□　　□□　　□□

齊敢不會沒動靜。

泥塑的女菩薩會笑，他怎能還木立不動。

小牛還在磕頭。

他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得罪媽祖娘娘。

齊敢可不。

何況，他早已經知道，這尊塑像不是媽祖。

「姑娘，別再裝神弄鬼了！老夫可不是被鬼神唬唬大的！」齊敢冷冷一笑，道：「下來吧！」

小牛忽然抬起了頭，他看着齊敢：「大叔，你在說什麼？誰在裝神扮鬼？」

齊敢沒回答。

小牛也不必等齊敢回答。

因爲，那個受了自己大禮參拜的媽祖娘娘，忽然由神龕中飄然而下。

她不是神，是人。

小牛有些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相信。

「你是齊敢？」假菩薩的第一句話。

小牛聽得還眞是吃了一驚。

若非菩薩，怎會未卜先知？她還是神仙麼？

小牛呆呆地瞧着那女菩薩。

女菩薩也瞧了瞧他，而且還微微一笑。

小牛忽然有一點兒頭暈，直楞楞地看着女菩薩和齊敢，心想她笑得有點兒邪門？

小牛搖搖頭。

他退後了三步，遇到了女菩薩，他再也不敢逞能了。

齊敢膽子當然比小牛大得多，他見到了女菩薩以後，一直是在笑着。

此刻，他就是在笑：「不錯，我是齊敢。」忽然，他的笑容歛去：「姑娘是天香樓中什麼人？」

女菩薩擧手掠一掠頭上的青絲，笑道：「沈夢竹，天香樓四君子中的一人。」

四君子是梅蘭菊竹。

她叫沈夢竹，那自然是四君子中最小的一個了。

齊敢仔細打量了一下沈夢竹，冷冷地喝道：「老夫的馬車是你們偷走了？老夫拖車的白馬，也是你們宰的？」

沈夢竹笑道：「齊敢，你既然已經知道了，何必多此一問？」

齊敢道：「老夫當然要查證一下！」

沈夢竹笑笑：「你已經查證過了，還有什麼話要說麼？妾身還有事……」

齊敢不容她把話說完，突然跨前一步，大聲道：「殺馬偷車，爲了何故？」

小牛心想，齊大叔問得果然在刀口上，有意思。

沈夢竹却跟小牛的想法不同。

她柳眉微揚，搖了搖頭，道：「齊敢，你是聰明人，爲什麼要問這麼笨的話？殺馬，當然是爲了奪馬車嘛！」

她笑了一笑：「爲了好把馬車藏起來，當然要把那匹馬宰掉了！」

小牛忽然有點兒不解。

沈夢竹的話，好像是有理，但却聽來又極爲勉强。

齊敢忽然大笑道：「姑娘，你總算告訴我一件事了！」

沈夢竹怔了一怔，道：「哦？我告訴你什麼了？」

齊敢道：「馬車被藏起來了，是麼？」他突然橫移兩步又道：「說吧！姑娘，藏在何處？」

沈夢竹搖頭：「妾身不管這件事，不知道！」

不知道？小牛心想，這個女菩薩居然也有不知道的事！那，誰會知道呢？

齊敢也正在問：「姑娘，你不知道，誰知道？是不是就藏在天香樓之內？」

沈夢竹又搖頭，但却笑着：「齊老，天香四君子，是只管君子之事，這殺人、偷馬的事非我所司，恕妾身無可奉告。」

齊敢呆了一呆。

他當然不相信沈夢竹的話。

但他却又無法多予駁斥。遇到了君子，想駁斥她，那一定要浪費很多唇舌。

齊敢一向是惜話如金的。

所以，他決心不以君子之道對待君子。

君子是動口不動手的。

齊敢此時就反過來動手不動口了。

他冷笑一聲，忽然出手。

□□　　□□　　□□

天香樓後院。

瘋女幫的七彩女，也在動手。

不過，齊敢動手，是用的他那高絕的武功。

瘋女幫的七彩女不是，她們動手，是用的女人本能。

十四隻手齊動，柴鐵夫已經有些目不暇給。

當十四隻手停下來的剎那，柴鐵夫已經沒辦法來分辨這七名少女究竟有多少不同之處了。

因爲，她們本來用以識別的肚兜，全都跌落在地上。

她們每個人都像剛出娘胎般赤裸裸地。

柴鐵夫是人，是男人。

男人就天生有他的缺點。男人見不得漂亮女人的。

男人也見不得漂亮的沒穿衣服的女人。

更何況，像肉屏風一般，身邊圍着七個這麼漂亮而又不穿衣服的女人。

柴鐵夫的缺點終於露出來了。

劈柴的斧頭，跌落地上。

肌肉賁起的胳膊，本來像是兩段鋼臂。

但是，此刻這兩段鋼臂，却不再是鋼鐵，而是變成了兩隻觸鬚般，向外伸展。

觸鬚據說就是爬蟲的眼睛。

所以，柴鐵夫的觸鬚，也似乎長了眼睛。瞄準了目標，觸向那該觸到的地方。

七彩女格格地笑。

柴鐵夫當然也在笑。

七彩女在團團轉。

柴鐵夫則在原地轉。就像是一個陀螺，被七個白森森的裸女，牽着亂蹦。

春色滿院關不住，無限風光出牆來。

□□ □□ □□ □□

出牆來的不是那旖旎風光。

而是那名原本穿着白邊肚兜的小白。

她那垂肩的長髮，隨風飛揚，一閃一閃的閃出牆外。

她那斜揷鬢角的一朵白色梔子花，也在閃動着。讓人能辨明她的身份。

她是小白。

何況，她還抓起了自己那件肚兜，才跳向牆外。

□□ □□ □□

牆外，空空蕩蕩。

齊敢和小牛當然不會在。

小白似乎感到很意外。

她本是想找齊敢的，齊敢不在，她當然很意外。

小白仔細地向四下察看。

沒有人，她忍不住嘆了一口氣：「爲什麼總是在緊要的時候，就找不到人呢？」

小白爲什麼要找人？

她爲什麼要找齊敢？

瘋女幫不是跟齊敢站在對立的地位上麼？

她找齊敢，用心何在？

此刻，大概除了她自己，沒有別人能明白。

不過，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在這山野之中，一個未着寸縷的大姑娘，手上提着肚兜，到處尋尋覓覓，要是有人遇到，不把她當作狐狸精才怪。

□□

小白很失望。

她悄悄地了回來。

不過，她只走到天香樓後院的矮牆旁邊。

牆外，靜靜地。

牆內，當然很熱鬧，也很好看。

一男六女，如果不熱鬧，不好看，還有什麼事熱鬧，好看？

不過，雖然女人是六名，但眞跟柴鐵夫纏在一起的女人只有兩個。

小紅和小黃。

也是老二和老六。

青、藍、金、紫四女都圍在外圈，蹲在地上看。

她們當然在笑。

但是，笑得却不很誘惑。

唯一笑得很迷人的是小紅。

小紅是躺在泥地上的。

在她的身上，有着兩個人，小黃和柴鐵夫。

小黃也在笑，盪氣迴腸，奪人魂魄的笑。

柴鐵夫很像鐵打的金剛。

他此刻就在顯露着金剛般的勇猛。

小白看看，嘆了口氣：「鐵打的金剛，遇到小紅和小黃也會化掉的……」

□□

齊敢在前院。

他不是君子，所以，他出手了。

沈夢竹似乎早就料到眼前的這位不會是個君子。因此，對方剛一伸手，他就閃退了三步。

三步對一般人來說，已可以足夠避開對方一擊。

但齊敢不是一般人。

所以，沈夢竹沒有避得開。

齊敢出手一招，就制住了沈夢竹。

小牛拍手笑了。

「齊大叔的武功，沒話說，天下只怕快沒有人比得過他了……」

小牛心裏想着，口中叫道：「大叔，這女人不還馬車，我們也學瘋女幫女人，不給她衣服穿。」

齊敢哈哈一笑，道：「小牛，你果然越來越聰明了。我想，這位沈姑娘一定很怕冷的！」

沈夢竹臉都青了。

她不敵齊敢，被人所制，她並沒嚇壞。也沒有怎麼害怕的神情。

但是，小牛要剝她衣服，她可嚇壞了。

「不！不行……你們最好殺了我吧……」沈夢竹脫口大叫。

齊敢雖非憐香惜玉之流，但要他殺死沈夢竹，他可不肯，至少，在馬車找回來之前，他不會殺她。

「想死很容易，但還沒到時候！」齊敢伸手連點了沈夢竹三處穴道：「馬車在那兒？說！」

沈夢竹跌坐在地上。

小牛走過來瞧她。他離得那麼近，就像他看瘋女幫的小白姑娘一樣，直看得沈夢竹混身發抖。

她搖頭：「齊老，我說了，你也不信，馬車在那兒，我根本不知道！」

齊敢果然不信，他冷笑道：「你不是天香樓的人？」

沈夢竹道：「是！」

齊敢道：「馬車是天香樓的人奪去的，你既是天香樓的人，爲什麼不知道？」

沈夢竹嘆了一口氣道：「天香樓的總舵雖然在棲霞嶺，但江南各地，至少還有十處分舵……」

她瞪了小牛一眼，又道：「齊老，馬車運到何處，我怎會知道？」

她說的很有道理，簡直是無懈可擊。

小牛似乎有些發呆，他睜着眼，一轉也不轉地在看着沈夢竹。

因爲，他覺出，這個女人比那瘋女幫的女人，更令人入迷，也更香、更嫩。

至少，她說話時的吐氣如蘭，就夠叫小牛醉倒。

當然，小牛雖醉並未倒。

他伸手，手在沈夢竹的雙頰上摩娑。

「大叔，她說的好像很有理啊！」小牛笑笑，手還在沈夢竹臉上遊走不停。

沈夢竹的臉，紅得像秋天的柿子。

她想躲，但穴道被制的人，怎麼躲得了？

毒蛇般的手，還在動着。

齊敢當然會看得很明白，哈哈大笑道：「小牛，她說的雖然有道理，但却不實際。我根本不信！」

小牛怔了一怔，道：「大叔，你不信？」

他那雙手忽然重重地捏了沈夢竹一下。

沈夢竹失聲叫道：「你要幹什麼？你……」她張大了櫻口，臉已經脹成豬肝般的紫色了。

小牛笑道：「沒什麼，妳的臉很嫩，很柔，我喜歡摸摸嘛！怕什麼？我也不會割下一塊來。」

沈夢竹既氣又急，但她却弄不明白，這個楞小子究竟是眞是假。

敢情，小牛的眼神中沒有那種色情的意味。

所以，沈夢竹也糊塗了。

她完全分辨不出，這楞小子心裏打的什麼主意。

齊敢這時却哈哈大笑道：「沈夢竹，小牛說的對，妳根本不必怕，他只是一個未經過人道，也沒和女人好過的傻小子，如果有人要吃童子鷄，我想，此刻也絕對找不到第二個人比他更好了！」

沈夢竹剛剛暗叫僥倖的心理，被齊敢這兩句話，說得直沉到底。

她切齒怒罵道：「你……這個老混帳，你居然敢在天香樓口出髒話，看看你會有什麼下場吧！」

齊敢也蹲了下來了。

他湊在沈夢竹身前，微笑道：「我會有什麼下埸？天香樓主人有多大能耐？沈姑娘，你何不說出來讓我琢磨琢磨呢？」

一個小牛蹲在身前，已經夠受了半天，現在又加了一個又高又瘦，又老又醜的齊敢，沈夢竹眞恨不得有個地洞，把自己埋下去。

但是，這地下却沒有洞。

沈夢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怒道：「齊敢，誰要是欺侮了天香樓的人，他會受到那種報復，你聽說過麼？」

齊敢搖頭。

小牛却道：「怎麼報復法？你說說看！」

沈夢竹道：「碎屍萬段。」

小牛先是一怔，繼而大笑道：「碎屍萬段麼？」

沈夢竹道：「不錯！」

小牛看了齊敢一眼，大笑道：「大叔，我只道是什麼惡毒的方法整人呢，想不到只是碎屍萬段……」

他搖搖頭，笑着直喘氣：「一個人殺上三刀就死定了，碎屍萬段，有什麼用？三刀以後，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沈姑娘，後面那千萬刀都是白費，你想過沒有呢？」

沈夢竹沒有想過。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過一個人要幾刀才會死。

她只覺得碎屍萬段應該是很痛苦的事。

此刻小牛這麼一反問，還倒眞把她給問住了。

她楞了半天，沒說話。

小牛的手又過來了。

這回移動在頸子上了。

沈夢竹似乎遭到了蛇咬一般的直發抖。

但是，手足却偏偏不能移動分毫。

她急促地喘息，大叫。

小牛可充耳不聞。

齊敢也充耳不聞。

沈夢竹終於不叫了。

因爲，小牛的手，已經快到她的胸前了。

長衫的衣領，已被小牛拉開，雪白的螓頭，玉石般灼人雙目。

小牛的眼睛，睜得更大。

齊敢此刻却拍拍小牛道：「小牛，別再往下摸了。」

小牛笑了笑：「是！大叔。」

沈夢竹總算吐了一口氣，心想：「齊敢好像還不是一個惡毒的壞人……」

但齊敢接下來的話，却敎她大吃一驚。

「小牛，大叔要再問她一次，如果她還不肯照實回答，你就不妨讓她也變成瘋女幫的女人一樣，你就會發現，她跟她們有什麼不同了。」

齊敢一面說，小牛就一面點頭大笑。

「是！大叔……」小牛的手收了回去，得意地直瞧着沈夢竹：「我希望她這回千萬別說眞話！」

沈夢竹看看這一老一少，終於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低聲道：「你不必問了，我告訴你，馬車在那兒！」

齊敢大笑。

小牛却搖頭：「眞可惜！你不肯說多好！至少我可以看看妳……」

沈夢竹怒喝道：「住口！」

小牛倒很聽話，立即住口。

齊敢微笑道：「沈姑娘，說吧！」

沈夢竹瞪着一雙大眼，淚汪汪地說道：「馬車在杭州，並沒運到別處去……」

小牛看看齊敢。

因爲他沒有判斷沈夢竹說的話，是眞是假的本領。

齊敢似乎也有些兒困惑。

沈夢竹似是頗爲惶恐，眼前的光景，使她大大不安，她脫口大聲道：「你們可是不信麼？」

齊敢道：「不錯，這裏是天香樓，這裏也是杭州，姑娘，你說的不夠明白。」

沈夢竹略爲喘了一口氣，道：「我說在杭州，當然是指的街上。」

齊敢笑了：「很好。」

沈夢竹呆了一呆：「很好是什麼意思？你爲什麼還不解開我的穴道？」

齊敢笑道：「穴道當然要解開，不過，那還得等到我見到馬車之後！」

小牛笑了。他忽然發現，齊大叔眞有一手。

其實，齊敢何止只有一手，簡直是很有幾手。

沈夢竹破口大罵。

凡是女人能罵得出口的話，她都罵了出來。

罵歸罵，齊敢不聽就是不聽。他哈哈一笑道：「小牛，有一件差事，你一定很喜歡。大叔讓你幹好不好？」

小牛怔怔地：「什麼差事？大叔……」

齊敢指指沈夢竹，笑道：「背着她，去找馬車。」

小牛傻呼呼的一笑道：「背她麼？好啊……」雙手一抄，就把沈夢竹給抱了起來。

沈夢竹大叫：「放開我……男女授受不親，你們都不懂麼？」

齊敢大笑道：「懂！可惜的是，老夫此刻却沒有把你當作女人。」

他目光轉向小牛，眨了眨眼：「小牛，你背的是俘虜，不是女人，明白麼？」

小牛不一定明白，但他却笑笑道：「明白！」

沈夢竹三度破口大罵，吐沫噴了小牛一頸子。

□□　□□　□□

小白還在看。

她盯着小紅和小黃，盯着瞧她們是如何在纏住柴鐵夫時，不讓柴鐵夫心有旁騖。

本來，任何男人在這種時刻都不應該心有旁騖的。

但柴鐵夫似乎是個例外。

因爲，他不時還要伸手去逗弄小青那圓潤的大腿。而且，他還能張嘴去咬蹲在他旁邊的小金的耳朵。

小白忽然覺得，柴鐵夫果然是天生異禀。看樣子想讓他筋疲力竭，只靠小紅和小黃兩個人還不行。

小青似乎也發現了柴鐵夫定非常人，她推了推小金道：「老五，妳也去！」

小金笑笑。

其實，小青就是不說，她也早已忍不住躍躍欲試了。

推開了老六小黃。

小金替代了她的位置。

小黃已累得半死，躺在草地上直喘息。

小青看看老七小紫，低聲道：「老二好像也不行了，老七，你換她下來歇歇！」

小紫似乎還有些害羞，但小白知道，在七姊妹之中，如果眞數淫娃浪婦的話，小紫該算第一。

小紫左手橫掩酥胸，右手下垂，遮住小腹，忸忸怩怩的走到柴鐵夫眼光所及之處，朝柴鐵夫嫣然一笑。

女人徹底的暴露，不一定能誘惑人，但欲露還掩，就能叫男人興奮發狂。

柴鐵夫眼睛瞪得好大，他突然推開了小紅、小金，跳起來抱住了小紫。

小紫嚶哼一聲，像一隻小綿羊般被柴鐵夫壓在懷中，放倒在地上。

小白忽然也覺得芳心有如鹿撞。

因爲，她們見到的，已不是人，而是兩個春情發動的野獸，一團燃燒着的烈火。

七女中，只有老三小藍和老四小白是最冷酷的。

小青常說她們是兩個冰山。

但冰山遇到烈焰，還是會溶化。

此刻，小白和小藍就有着被溶化的感覺。

小金當仁不讓，也跟過去了。

小紅想過去，却似乎已雙腿無力。

只有小青還能很自制。

她忽然拉住正要衝向柴鐵夫的小藍，低聲道：「我們到屋裏去……」

小藍這才如夢初醒，笑道：「是！」

二女一閃身，直向屋內奔去。

小白心中一動，迅快地穿起肚兜，向山下的前門奔了過去。

——請看第二册——

臥龍生專輯

①聖劍情刀
②俠骨柔情
③牡丹園
④玉手點將錄
⑤沉劍飛龍記
⑥桃花劫
⑦巫靈八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趙震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地　址：台北市景美區景福街二六五巷十一號
電　話：九三四五四九六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港幣二八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出版